

真文丛录

卷五十七  
至六十七

滇文叢錄卷五十七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書牘類四

答戴雲帆

池生春

別五月矣方欲奉書左右忽翁齋遞到來函讀之再四釋然暢然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芷灣先生書眷眷於吾二人閱月遂聞先生下世師門之感吾二人尙何言哉弟有輓聯云江水雲山哲人遠矣文章政事學者宗之聞信以來大傷懷念又感燥金風木之氣抱病者月餘今無恙矣教學相長不言可知索居一方與琴書爲友閒中今古此其時也惟北方氣候寒暖無常珍重珍重來諭云舉二十年前罣礙種種一切空之善哉言乎然書中頗介介於亨屯之運而有遁佛以求出之說生春則不以爲然大凡豐於才者遇之所不得而嗇也厚於德者時之所不得而蹇也其嗇其蹇人爲我戚戚我何有焉風之落花也有茵席上者有溷廁中者茵席溷廁雖殊花則一也士君子惟求其所以不朽者而已豈與流俗人較亨蹇哉人遇而亨我遇而蹇計較之心即乖戾之氣戾以召戾而蹇者不得通矣或怨天或尤人計較之所生也如夢幻如泡影亦計較之所生也吾儒視死生利害乃尋常之事自然之理釋氏

不知遂厭苦求免然而不能免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生強欲齊之豈能齊哉物莫不以身心爲緣釋氏見其然欲并身心而解脫之求如槁木死灰則不勝強制之苦蓋身心之不能如槁木死灰亦猶槁木死灰之不能知覺運動也不順其理而逆其天是乃乾坤之賊子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人能知命則聽其自然盡其當然富貴貧賤處之一矣今以境之困而心亦與之俱困豪傑顧如是乎欲求心之不困而遂遁於異端是乃所以困也願將西銘一篇日誦千遍靜存動察須臾不離於所用力之久舉念皆有中和位育氣象即境之困我者更有甚於今日焉視之皆樂境也生春愚陋自十八歲時見尹退谷先生得讀是書十餘年來自覺有得於此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區區今日之願也毋遁於佛也雖然責人則明恕己則昏生春所不及者多矣願不鄙而教之曷勝幸甚

答彭蘭曉

池生春

鍵戶讀書屏絕外事鄉人促之歸不歸戚友招之去不去智出柏馬之上勝楊之罟一輩人遠矣此行得一士爲宜山縣學廩生璩宣仁投我詠史詩百篇史事爛熟才氣縱橫不似三家邨人說話當與君旗鼓中原矣千萬人中祇得一二士非天地之

生才有所慙也誘之以科名束之以八股又無聞見以資之師友以導之則漸滅矣於庸庸瑣瑣中能崛起卓立不桡於俗如君輩者當不徒生足下勉乎哉各棚諸生詩古文辭亦復不少皆覆瓿物也不能化身千億人人而教之時時而牖之使者之憾無窮矣署齋清冷起居飲食有不適者願以實告已屬泗躬先生加意視之殘盃冷炙到處酸辛僕所身受之苦故不禁言之切而慮之深也劉生蓮丞幼而好學亦復可愛足下出其餘以示之彼已獲益多矣目疾至慶遠始愈柳州試事僅而能支餘無恙二月二日左江舟中蓬窗偶暇裁勒數行以報

事林上蔣方伯論求錄遺書

上

董灼文

董灼文

竊聞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者何禮義廉恥是也是故論治者必以興教化美風俗爲先務凡以爲此而已矣然生竊以爲此非可遽求之於愚民也士者四民之首故言禮義廉恥之事者必以士人倡之故養士者不可不察也夫所謂士者誦先王之法言服先王之法服處則爲鄉里之表率出則爲州縣之令長豈徒事帖括工揣摩而已哉而一旦臨利害之間處得失之際則遂變怪雜出而不可端倪是其所養者非也故欲知士之賢奸必先觀其始進之正否其人而賢與則其始進之



正可知也其人而不肖與則其始進之不正亦可知也方今大比之秋錄遺彙送赴試者雲集挾策者蜂擁即此連茹彙征之日實則蒼生托命之始而或文理刺謬致遭屏黜宜即速駕盡歸閉戶潛思以圖後進而乃投刺轅門屈膝與隸蠅營狗苟毫無愧畏自昔迄今相沿不改雖功不可以必成名不可以倖邀而禮義廉恥之風已蕩然矣嗟乎如此人者又可授以民社之司升之廟廊之上耶且生虛夫士人無廉恥而天下遂無風俗也夫民者狎與士處彼習見士之所行如此則凡寡廉鮮恥之事將何憚而不爲然此非特士人之罪亦職司進退者喜於貢媚而樂於市恩耳伏惟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其於化民成俗之道亦既言之詳矣而此風弗翦倖進日聞則是趙良弗寒心於衛鞅相如得藉資於狗監也豈不謬哉竊觀周禮有不率教者屏之遠方之文今各憲大人業已屢示禁飭而伊等猶冥頑不悟端行無忌斯亦不率教之極者矣竊以爲宜屏之斥之使請託之路不行而廉恥之風漸長此豈非興教化美風俗之一助與謹上

欽定上寧州知州第一書

董灼文

昔者雋不疑謂暴勝之曰大凡爲吏太剛則殘太柔則廢由此觀之殘固不可而廢

亦惡足以爲治哉眉山蘇洵曰治天下者貴審所尙若審今之勢以易今之俗則莫若尙威而已矣何者語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可以勝殘去殺夫君子之馭羣黎未有不好言寬大者也顧獨以爲今無善人百年之效而遽欲有勝殘去殺之功則人必多犯法人多犯法則必有嚴刑以繼其後而遂至於多殺人既至於多殺人則雖欲諱其從前寬大之恩而亦不可得矣計莫若謹之於始而先斷以嚴使人凜然有不敢犯法之心而後刑措之治可幾而理也且夫州縣之法秉於天子者也州縣之治嚴於下則天子之法尊於上非特此也如使奸猾得志則良善蒙辜又况承平既久上多因循之政下多僥倖之民而欲以優柔平中之化施之桀驁不逞之族則雖聖人復起其亦不足恃以爲安矣故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言馭士之法可通於治民者也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此言用刑貴審其輕重也今以吾州之勢揆之爲治乎爲亂乎自頃歲以子殺父而不問弟弑兄而不知及一切傷人性命者無論故殺悞殺悉皆聽其處和至萬不可和然後申之臬憲而又慮其翻供也則且明示以可生之路而鞭笞不以及其身纖毫不以介其虛响响然若慈母之遇驕子恣其所欲爲而莫之或禁於是囹圄皆福田而

魑魅盡赤子而爲民上者方且偃然自負曰吾以救生者也然獨不思被殺者之慘而爲之一雪其冤乎且又何以禁暴止亂乎歐陽子曰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夫小人者刑戮之所必及也而擅殺人又小人之尤者也今縱牽於一切之論不盡置之以死亦當摧抑之困苦之使出於九死一生之塗以陰折其不肖之心而潛生悔悟之萌使旁觀者知殺人之重如此而不敢以輕犯斯亦足以明吾志之所存而不愧爲民父母之意矣今乃不然及其刑政縱弛人輕犯法至一年之中殺傷人命者不可勝數則又以爲刁悍難治於斯時也計惟有徘徊觀望展轉依違以幾幸其人之不我督耳迄乎案牘勞形誹謗盈耳則決然去之以爲快於乎是殆謂天下有不可治之民耶夫天下誠有不可治之民則今日車馬過處何以坐者起趨騎者盡下乍聆溫言則媚如家狗忽逢怒色則栗比凍蠅何其視官府若此之尊而自視若此之賤乎今人之遇其父兄猶或坐而不起至如接見官府則雖佐雜冗賤鮮有不畏而趨者何則其威足恃也若有威而不知所用乃真不足以爲治矣蓋觀於吾州之事而知其淪胥敗壞日積月累不可收拾者由於眎生者太重死者太輕愛藝而威不勝也然則前事之失亦斷可見矣閣下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哉頃者聞

下視事河西廉察英毅之聲聞於隣屬及其蒞茲土也元號無告之民翹首跂足若  
枯旱之望霖雨思有以大慰其意而生也聞諸道路皆言閣下容容自守其所施爲  
亦未有大過人者或曰今之爲吏大抵多攝閣下之於寧州亦攝也攝之爲義取具  
官而已閣下謙讓未遑故欲以俟能者而理之耳是大不然夫君子居其位則思守  
其官不能則辭未聞以攝而廢其事者也昔張敞五日京兆猶思論殺絜舜而當時  
後世曾無有議其非者彼誠無所怠於事也今縱令即攝亦遠且數歲近即期月其  
他庶事或未能遽舉至於抑強扶弱栽培傾覆則一用威而已足矣可曰非我責也  
而不急加之意乎或者又曰閣下小其官夷其人而以爲不足治也是又不然昔者  
子路治蒲仲尼稱其三善言偃宰武城弦歌之聲不絕於耳今以專州之任而無一  
邑之績此生所謂惑矣且諺曰不知爲吏眎已成事生請爲閣下陳之昔者乾隆三  
十年間刺史張公論殺行劫者八人而寧州大治又四十年間刺史劉公杖殺不孝  
者一人揚其灰而棄之以昭示閭里而寧州亦治及嘉慶初年徐公爲政實能以寬  
治民時有拉殺其父者公曰是人年老死將至矣此亦會逢其適未可以是非也於  
是人咸知父之可殺兄之可弑而一時之事遂紛然起矣蓋威克則治法撓則亂往

事然矣信乎吾州之民非真不可以法飭也非真無所憚於其官也閣下何難以一怒之威稍易頽靡之習哉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故習俗彫敝之後必待賢能者起而振刷之閣下非所謂賢能者乎孔子曰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失人閣下非可以言者乎是以不勝區區之愚思竭其樸忠以備詩人葑菲之義惟執事擇焉于濱尊嚴無任慚惶之至

上寧州知州第二書

董灼文

蓋聞爲治之道在因乎其時而已時者聖人之所不能易也當創夷未平民困未蘇之時而深刻以馭下峻法以督奸是謂操之已蹙而其道易於長亂暴秦之法是已當承平既久姦僞叢生之時而法禁不修刑政縱弛是謂持之太緩而其弊易於容奸漢元成之間是已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如使孔子生堯舜之時將不梟四兇乎此爲夫純任政刑者言之也若明德以慎罰將不得爲善治乎哉且夫無聖人之實而矯語德化當速革之秋而每事因循則庸君之怠緩有甚於暴主之淫威也竊以爲天下有之國亦宜然大固有之小亦宜然吾州不逞之徒若楊尙義劉宗選方元吉等皆巨奸大猾或聚黨千餘人

橫行閭里豈但弱肉強食其意欲爲黃巢宋江所爲而當時亦未有以處也或且授以約保之事置之心膂之任幸而天奪其魄遂令此等骨骸形銷化爲異物若使至今尚在而一旦事起衙署之間變生肘腋之內吾不知泄斯土者將何以任之此則養癰之患可爲痛哭而流涕者也今又有甚於此者自吏目傅公之來而元惡大憝已聚於廳衙矣自刺史劉公之來而狐鼠跳梁之輩又聚於州府矣夫一州三吏皆爲此輩所主深原其意以爲置之左右彼將不敢爲非而不知置之左右彼乃所以愈肆其毒也其餘散處民間蜂屯蟻雜者往往多至不可勝數愚竊以爲此輩皆冠虎而翼心辣手敏當之者破植之者亡其平日又皆能出妻獻子交結左右希合取容散布腹心連爲一體以故遭其荼毒者雖欲赴訴而無可如何自非廉察英毅之主其孰肯從而辯之嗟乎當此之時亦政刑修廢之一大關頭也長民者苟不欲治之治之此其時矣書曰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緒弗其絕殆謂是與伏維閣下仁心以爲主直內而方外向者河西之人亦旣化而從矣而吾州之民尙未能一睹其丰裁者豈謂未發其端故治之無蹟與而今之威逼人性命折傷人足者已相率而赴訴於其前矣故愚誠以爲急今之務者莫若慎修其罰而重行之所謂慎修其罰而

重行之何也亦曰罰之不慎則懼及於善人施之不重則無以驟遏其流而已矣且夫天下之不能無頑兇猶天下之不能無猛鷲也頑兇雖多而不足以傷化理之原者以有刑禁爲之具也猛鷲雖繁而不足以害生成之理者以有弓矢爲之制也今植稂莠於嘉禾之內縱豹虎於園圃之間欲其相生相養於聖人之世也抑又難矣且閣下之所以爲是寬緩不急之務者將謂急之則亂緩之則治耶是不然矣原此輩之所以安忍而自肆者恃官府之貪庸與斯隸之慘刻故相倚而爲非耳若一旦渙發雷霆威加以不測之罪則彼既奪其所恃將退避之不暇而尙何惡之能爲是故大明一出而羣陰自伏也當今天子聖明國家無事此輩虫臂鼠肝能肆惡於無人之境而不能自逃於法網之外若使邊隅有警風塵稍動則此羊狼貪之族又有非尋常意料之所能及者凡今之人明於慮患而闇於防奸自非如生之至愚孰肯科其頭而編其鬚哉所以區區爲閣下一言者誠以生長是邦休戚與共故也書曰時哉弗可失傳曰需事之賊也閣下其可不加之意耶

上相國敦甫太老夫子書

前侍家君旅次奉謁猥蒙彌日辱賜誨言且得悉大君子出處之深心既感且服昨

家兄歸又接前所賜書獎飾過當豈昔人所謂誘之使至於道耶惶悚惶悚來教以分部學習愈於入詞林昨歲在都聞顧南雅師云國初選翰林不用朝考乃成進士後同鄉公舉善屬詞章者居之桂林陳相國即被舉而以欲學吏事辭就部職者大賢所見毋乃大都相合耶至教塲以讀史讀律志期乎聖賢豪傑學貫乎天地民物以尊師取友博古通今爲務而將以應國家棟樑舟楫之選塲之愚昧何足語此顧念當代大賢既以爲孺子可教而厚望深許之雖不敏敢不以今日所私志而未敢必者布陳左右倘辱而教之不勝幸甚竊謂學有體用有次序即來教所云存心制行又爲學問事功之本也三代之士由小學以入大學至筮仕之年則修身以上之事固已講明而切究之矣故云學而後仕未聞以仕學者也後世以文章取士士之幼而學者皆制科之具耳一旦入官其下者遂以爲道在是而猖狂自恣以誤其終身其稍自振拔者欲留心於匡濟之學而前日所爲皆已無用夫前所讀者未必非四子書五經也然但知其可爲文章耳不知其以之存心制行而孰者爲體孰者爲用孰者宜先孰者宜後也譬諸負販之子取諸此以鬻諸彼但利其貨之足以取息耳或未必知其何用而能自用之也塲前之病亦坐此今亦安敢妄言學乎夫仕而



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今學既不優而仕矣仕固未常優也而又不學然則其仕乎是不學無術之仕也其學乎是將曠職而尸位也其待仕優而後學乎然則不學而仕尙能優乎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學有體有用有先有後爲今日不得已之計而欲仕學並務亦豈可舍體而求諸用舍先而求諸後哉亦惟務體曰敬曰靜曰恒何謂用曰當官盡職往來酬酢之事是也何謂先曰讀律其次讀道德性命之書其次讀史何謂後曰即來教所云凡古來名臣循吏經師良將列傳以及天文地理河防邊務農田水利學校人材皆宜講習而取其精是也所以必如此者何也朱子嘗言今人旣失小學惟敬字可以補之自古作聖之基未有不主於敬者也蘇長公言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定慮以靜明有合乎濂溪主靜立極之說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若是乎其重有恒也蓋存心養性勿忘勿助之功未有無恆而能成者堉嘗篆敬靜恒三字佩之深愧其尙無一得也然此三言者堉所自得又未知其足以該爲學之體否也夫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身之所主者惟心無論盡心知性以知天也日用之間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後所謂當官盡職往來酬酢以及讀書講學之事乃有精神以濟之不然而聲色貨利擾其外是非邪正情慾亂其中且又勿論其

於事多顛倒錯謬也欲其日奔走於長安市上車馬之勞且不能耐安望退而讀書講學哉堉竊嘗謂學聖賢豪傑須從養病學起蓋人之身少病必其心不病也心之不病嗜欲少而虛明故也夫然後精力充滿血氣和平而後由體及用由先及後之學乃可從容以講也其必先讀律者何也今日當官之急務也不知律則不可一日爲官矣故道德性命之書不得已而爲其次也而史者所以爲律之證也故又次焉至於其所後者非謂其可後也隨其聰明才力之所及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不敢凌躡涉覽以曠其職守也此仕學並務不得已之計也請試再以京官論之堉到吏部四月矣吏部之事莫煩於功選二司而功司考覈功過視選司尤要合天下分爲四甲以四甲之事分任之一司之員每甲滿漢五六人同辦多者十人一甲所屬數省數省之官統計不下數千某省某官今日有功某司員看稿紀之明日有過又一司員看稿紀之前之錄其功者不知其有過否也後之書其過者不知其有功否也是未嘗無卷册可稽也而或看稿之員怠焉而不稽或稽之於此而不知尙遺於彼且稽之於册而不稽其卷知其功過矣又未盡悉其功過之實情故吏得因緣爲奸者由司員之不能周知也堉嘗謂外官督撫藩司所治不過一省官不過數百其功過

紀於一人之手矣煩稽冊卷而後知哉故弊無所容也則功司之考覈功過何不一司員專管一省或滿漢各一員亦可司員非不足用也專司一省之事則一如外省之督撫藩司周知一省之官其功過何自而能混淆哉且如戶部刑部一省之事專於一司故清而易理也嘗以此商之於同司前輩云彼前亦以此條陳堂官堂官爲紛更不許墾初涉仕途少所閱歷亦未知其何以不可行也此其紛擾難稽之一也其餘弊端大都類此夫潦淨潭清游魚可數怪族何自居焉惟重淵百尺濁流千里則龍蛇魚鼈之怪得以混行而無所避故例案雜叢混淆吏胥之利也昔人見歐陽公多談吏事請曰學者之見告先生欲聞道德文章今多教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貶官夷陵取陳年公牘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褊小尙如此天下可知也當時仰天誓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古之儒者其居官敬事如此誠鑒於事之紛擾難理恐稍不留意而將有曠職尸位之譏也墾在都時友人謂初到部者不必日日到衙門藉可偷閒讀書墾不知此何說也夫所謂學習者習吏事乎習讀書乎夫上之取下也曰此讀書之人也而命之官下之待上也俟命我以官也而後讀書吾不知讀書至何日而後習吏事乎且此讀書之日

固依然食休而備員矣能無覲然乎塿所以每念及此懼而有所不敢也惟有務其體以期致於用急圖其先以勉盡其後仕不敢曠職尸位學以求博古通今周子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或庶幾萬一不及而不失於令名焉尙非塿之愚昧所敢望也故曰今之所私志而不敢必者此也年少末學本不長於文辱承厚望故吐其胸次所蘊以待教誨太夫子於去國之日殷殷以接引後進爲念此非私愛其年家子也是爲國求才之意古名臣良相之用心也但恐駑馬散材終誤伯樂匠師之賞鑒耳不勝惶悚感激之至

寶塿上曾滌生節相書

寶塿

滌翁中堂閣下大功成矣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顧所以善其後者於國於民何如於家於身何如知必籌之已熟圖之已預矣竊嘗妄意閣下所以爲國爲民者欲以勤儉二字挽回風俗所以爲家爲身者欲以退讓二字保全晚節此誠憂盛危明之定識持盈保泰之定力也芻蕘之見以爲大綱既得而細目亦不可疎獨斷乃成而衆思尤所宜集區區欲獻者此耳他無足言塿於五月十九至汴六月初三至禹州泰水拜登大衍者二

滌生任浦各寄贈丹溪太夫人各五十金由塿轉文

自注可以每食有肉南向額手俯而涕零塿爲經紀

其家政約八月初始能由汴起程則重陽前後抵都也知蒙垂念並附以聞肅泐恭  
賀鴻禧即請勛安瑋頓首上

七月十九

與曾沅浦中丞書

沅浦中丞閣下瑋於七月初在汴始得見克復金陵外城之抄汴人不知尙疑有內  
城之於何日克復也瑋竊笑之然又恨不得從鍾臯下躍馬隨大帥上二十丈破城  
入天王府觀奇技淫巧所以爲賊而取滅亡者筆之爲後世戒又觀城門大啓爲鵝  
爲鸛隊而嚙入磨牙吮血噬彼虺蛇又觀寒而衣之饑而食之滿城婦子盈門笑語  
凡此雖不得觀而二千里外如親見之也願所以善其後者於上中堂書中言之矣  
竊嘗妄議古人謂王濬所能者千尋鐵鎖一片降旗風利不泊直抵石頭其所不能  
者角巾私第不言平吳諸將之功我何有焉此則聖賢之力更有大於豪傑者閣下  
前旣言之矣今豈不能行之乎瑋倘得歸來訪閣下於星沙嶽麓間開昌黎之雲而  
了向平之願綠野堂中挑燈夜話其樂當不減於安德門大營也閣下以爲何如一

與戴筠帆書

戴淳

筠帆大弟足下長至前四日讀惠書及詩八千里外不異面談至劉景升兒子亦加

獎許能勿汗顏星查兄上元前後定可抵都相見時爲備述尊府一切想吾弟文生於情潘岳悼亡諸作自不得專美於前矣惟揚名顯親爲金碧蒼洱間一新氣色尤有大於彼者通人卓識必能消遣若漆園擊岳薄於人倫又吾儒所不道也淳株守衡門課柴問米外唯取先世所遺數卷書爲饋貧之糧然茅塞我心腹枵依舊每念四五十終於面墻處穴爲食不能下者久之狂奴故態花開葉落不廢苦吟往往醋甕踢翻而瘦鳥寒郊要不直詩豪一噓耳寄庵師旋里後出門四顧竟無所之同譜如吾弟又復隔山太行之峻黃河之深握管作答神馳左右伏惟心照不宣

其謝上杜芝農相國書

愚言二一日人

不呈

何桂珍

日來久欲求教以公退少暇未敢冒瀆尊嚴耿結之私無時或釋前聞談及鏡海先生學養仰見心誠好賢不啻口出欽佩良深某從遊先生有年矣竊信先生學足以策安全而不涉於空疏不失於拘滯養足以任艱鉅而不激於意氣不震於功名蓋其由博反約戒欺求慊已積四五十年之功故所著諸書與歷任之循績在朝之嘉謨俱能言必可行知明處當而於海疆倡和之始首發奸萌尤爲見先機而持大節者京官數年不求聞達安貧樂道退老林泉聞召即來盡言無隱豈嘗有希於利祿

哉抑亦謂聖君賢相不世之遇正天下大有爲之機耳夫七十致事禮也士之自處也惟其禮國家之用人也惟其賢主上春秋鼎盛天亶聰明而於老成典型特倦倦焉固先生年高德邵之實足以感之而亦閣下休休有容之素有以致之也茲聞先生有秋間南歸之請二三識者竊意聖主求賢若渴必預有以待之况閣下相知之雅豈聽伊人之逍遙而不一縈維乎某聞古大臣所以堯舜君民者非必事事而爲之謀也亦非徒隨事而補救之也將欲爲久大之圖則必求可久可大之賢以助成其德業今天下不足之患有二一曰人一曰財人不足則就現在之人而策勵之財不足則就現在之財而搜括之此救目前之急而非所以謀久大也急之至而始謀久大其勢似無及其術亦似迂然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自今畜之則猶可爲天下事當其暇則遲疑必多乘其急則奮興轉易主上勵精圖治得一二任事之人贊襄其間實社稷生民之福矣某竊以爲人才不患不足而患教之不明財用不患不足而患生之無本故教人莫切於翰林編檢而生財莫善於畿輔水利二者皆非任賢不能以有成請爲閣下析言之國家設翰林以待士原冀其讀書養氣爲用世之資非徒工於詞章點畫以博取聲華已也然而習俗所趨每下愈况實學之不講一

其而任之以事不亦難乎昔安定立教有經義治事兩齋其弟子入官各有實效今編檢幾二百務實者當不乏人但下之所趨惟視乎上之所好好文字則人皆求工於文字好聲華則人皆爭尚夫聲華試移其徇外說人之心反而求之祇此材力聰明皆爲有益之用大抵精於文字者即其能精於義理者也競於聲華者即其能競於功業者也誠得一品學兼優通達世務如唐先生者爲之師舉凡經史性理以及禮樂兵刑農田水利鹽漕河工各隨其材而造就之目考月試務期有成三年大考則論以經史策以時事若者可以膺外任若者可以備內廷若者可以司文衡若者可以竄綜部務養之有素則用之必不至乖方即以實求者不無以名應而較之文字聲華之所得固已多矣近因輪進講義人皆嚮學書肆中性理精義大學衍義諸書幾於購盡上有好者下必甚此非其明驗耶況以耆儒漸摩之則啓沃之資必有進於此者而數年之後人才亦卓有可觀此所謂教人之切務也畿輔水利之事前人已詳言之雍正初年辦有成效唐先生著爲備覽可考而知前林文忠公議漕一疏特歸本於此某在滇時屢與講求公卓然以爲可行且著有成書深以不遂其志爲憾而陸立夫制軍議折漕摺內亦以此爲言聞其鹽務節省項下可以通融辦理唐



先生謂只需一二十萬便可開局總以水田爲主一頃有一頃之利一年有一年之利行之數歲原本可以歸還不必耗費一錢而利及萬世與文忠所論大略相同某於此事未曾閱歷而信之於兩先生之言兩先生之言尤信之於兩先生之爲人今士大夫以爲不可行者其學問閱歷果高出兩先生之上乎世亦狃於習見畏難苟安而不深求天下之大計也文忠往矣而唐先生尚在趁此商辦未必無裨其他講求此道者亦不乏人但決意必行則羣材效用如謂粵西未靖力有不遑亦無妨先爲查勘廣爲咨訪經畫妥善隨時皆可舉行此所謂生財之善策也夫事之所以難成者有其法而不得其人也有其人而不遇其時也今唐先生之體用兼該聖主眷之閣下與淳甫相國皆深知之而其德氣所感後學傾心莫不仰望丰采以爲朝廷引重昔文潞公年九十猶立朝先生雖未負此重望然謀猷之裕齒德之尊實足以備顧問而資矜式蓋不求仕進則無急功近名之心而慮事必當不任繁劇則無案牘勞形之累而課士益專旣爲國家育有用之才又爲國家興無窮之利留賢之益其亦閣下所心焉數之者耶某非有私於先生也素蒙垂愛不以葑菲而棄之竊思所以仰贊相業於萬一故敢縷陳用資採擇

上祁淳甫相國書

何桂珍

某與幼章令弟交數年矣得悉閣下品學精純久深欽仰嗣聞開礦有議力爭而止益信真儒事業之不虛每欲趨謁台端教聆禁訓祇以贊襄少暇不敢冒瀆鈞顏而事賢之心未嘗一時或釋也今天下事既如此矣其他不必深求如閣下者古之所謂諤諤也而外人或以爲不言某竊疑之誠以閣下素行久孚豈肯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意者或有難言之處或有言而不見用之處或有有用而不見效之處遂至與不言者無以異斯浮議之所由來與然此亦無足計所患者不在不言在言之不能必行耳夫但論其事之是非而不能期其言之必行此諫官之職也若夫大臣者君所恃以爲安危一日在朝當盡一日之責固不可阿諛以取容亦不可憤激而隱忍如但曰吾已言而不聽其奈之何徒坐視國事壞於冥冥之中而爲天下怨甚非計之得也且使自古人君皆抑邪崇正言聽計從天下安得有亂至於直道沮塞錮蔽已深惟因其明處而通之則易爲力故易曰納約自牖前讀上諭嘗有自責之言惟以勦除逆虜爲志而究之公憤未伸人懷疑沮者雖由措置之失當蓋亦言未切而志未堅耳昔陸敬輿勸德宗以悔過求言詔書一下聞者無不感激揮涕夫以敬輿之

善諫使德宗專聽其言豈猶不足以致治然必以此爲急務者所以慰人心而廣忠益也今閣下當敬輿之任若不乘此開陳善道啓悟君心使天下同申其公論朝中無溺於苟安恐積亂已成雖一士諤諤終有難勝之勢川之壅也必疏其勢病之深也必治其根失宣暢之機而益加以淤塞必潰之道也舍心腹之患而從事於肢體不救之症也又況不思治之之方且養而縱之是自敗之術也惟望積誠以悟之極力以爭之乘其謀之有間以破之因其機之可奮以助之勿牽於顧望而有所游移勿迫於威嚴而有所疑懼有言之難盡者則退而疏陳之有理之不能悟者則據其事情之利害而反覆申明之蓋過耳輒忘不如目覩情狀之尤耐參詳也同心難喻不如即身痛懲之易爲關切也使由此而掃除積弊開誠布公示海內以同仇勳羣僚以大義言路廣則人才出人才出則治道明今不務直言之求而謂天下無才此事之不可解也言者固未必皆才亦未必能深參機密之務但在外之訪聞不諱或較在內之文報而更真以衆人之見識相參必助一人之智謀而更大矧當今之世不乏人才其遠而竄焉者不復論即目前所見如唐鏡海前輩鍾雲亭先生要皆學問經濟卓有實用而竟投閒置散匿采韜光况其遠者乎夫有濟世之才者必無

希世之事若奔走形勢之途以見長取榮皆苟道也欲撥亂反正而不引建大策決大疑之人相助爲理惟孜孜焉片長薄技之是求將何恃而不恐語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閣下能責難於君某敢不責難於閣下百草盡萎始見松柏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尙望始終如一虛己以受人竭忱以致主務期大綱克振公憤得伸正道行邪說息人心何患不固天意何患不回邦本何患不安國用何患不濟逆夷不足平也狂愚之見不揣冒昧率爾瀆陳伏維原鑒

上吳甄甫師書

何桂珍

日前侍教未罄欲言竊思滇省僻在邊隅距京窻遠官斯地者率以易於掩飾諸事因循寢至疲敝前林文忠公在任未久所亟欲整頓者尙未盡見諸施行今福曜親臨幸叨庇蔭實心實政立見作新允爲滇人厚慶伏以圖治之道除弊斯可以興利激濁乃可以揚清吾夫子歷任整飭紀綱不避勞怨帝心簡在民望繫焉滇黔雖小未始不可宏此遠謨也某三載家居未干外事然曾經閱歷及得諸傳聞者不敢不冒昧縷陳用效涓埃於萬一門牆之下無所避嫌非有關於恩怨可否施行之處尙乞審擇而查驗之抑某更有請者起衰振靡法在必行然平日教化之功似亦不容

偏廢前陸立夫制軍奏請崇正學以黜邪教奉旨允行竊謂宣講聖諭責之州縣仍恐視爲具文而性理精義滇中絕少且非初學所能與知現刻有張清恪公小學集解宜民善俗至爲切近謹呈鈞覽以備刊行又前刻理學正宗並訓蒙千言板存滇省特屬昆明舉人楊勳印呈如蒙採取於士習不無裨益僭妄之罪諒邀鑑原

一士子向來多不務經學前賀制軍新設背誦五經膏火月課兼用經文查書院膏火每年甄別一次用一四書文一詩似可解作經文或用一四書文一經文免詩覆試或作一史論以勵實學至舉人向無膏火賀林二公俱有志未逮現在地方安靜似可捐辦約設三四十分每人四兩於會試後數月甄別一次多用經文策論月課似亦可照此辦理

一各地方科派徭役最爲繁重前林制軍力爲裁減命昆明舉人楊勳等董理其事民沾實惠而亦不誤官差但縣令吏胥不快所欲恐有更動查楊勳理學純儒有志匡濟以母老需養屢不會試實屬一鄉之望允無愧孝廉方正之稱

一永昌漢回之亂經林制軍勦撫平定但恐仇費未盡消融尤需地方官辦理得宜方無後患思茅土司之變亦不可不擇人以善其後也

一他郎金廠向來游民聚集爭鬥仇殺官不能治經林制軍奏請委員彈壓督辦雖  
草於國課無大益而藉此安養游民俾不滋事似宜照舊辦理口不謹行而  
一開化廣南臨安三府及廣西州屬彌勒師宗邱北等縣土人習爲盜劫官不能辦  
辦民間私自結會名曰牛叢每獲竊盜則傳集鄉人各出一柴焚之亦有藉此報仇  
不訛詐把持街市者甚爲可慮似宜官爲之主化作保甲團練之法獲盜則送官懲  
辦如解司之費不敷即就本道審明正法仿照從前永昌民變奏歸迤西道就近  
辦理之案或州縣可靠即聽其盡法懲治亦似便宜可行懲治之  
一川匪販賣鴉片千百成羣各持鳥槍器械經過地方不勝滋擾似須設法嚴禁以  
杜奸萌匪徒  
一民間私種芙蓉各處皆然良田美地盡作煙產每值開花取漿之時地方官巡歷  
各鄉收納稅錢肆無顧忌故鴉片之害愈廣五穀之產愈稀似宜申明舊禁有犯  
者必懲亦養民之一術也禁種  
覆恒州收擬定河工條例書憲意悉心前署巡撫所工池重五侯允欽

昨蒙溫諭命將申詳立案之瀾直河工各欵擬稿送政欽謬不自揣竊以爲從前河

工之弊在於利歸督而害歸民而我慈父母改辦之良務使利歸民而害悉去真所謂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者矣欽仰承德意悉心商籌以爲河工所重在民力應首嚴夫額之條河工率作在首事應次嚴督工之條改派之舉因文見義原不必明言也於是力集而事起亦澤普而虛周似應有夫票儘發之條有比欠給發之條有就局銷夫之條官爲民用力如山而陋規一清如水在在捐廉後難爲繼則闕王之夫馬宜備步金所以養廉恥則督工之薪水宜裕枵腹詎可以辦事則書吏之津貼宜償需數若干空額以俟鈞裁統計出數綜核入數度支有欸非故較量凡此皆我慈父母反弊爲利之仁可大必期其可久者也惟是利之所在人競趨之於是督辦之鑽營不可不防夫票之領發不可不稽比項之收掌不可不謹橋錢枋木之存留不可不晰普已然之利即預防未然之弊原不可不深長思也顧弊旣防於未然而利宜推於盡致蓋必求州主之勤於赴堤而後人人知警懼准督工之普爲約束而後事不掣肘懇隣封之嚴爲繁囑而後在在不悞公他如險堤宜修包攬宜禁科派宜革興工宜早上以廣濟德意即下以濟民生欽倍覺心知之而口不能言或言之而未能約以達惟是博採輿論用獻箴藎謹將所擬十二條另冊呈覽惟冀諒其愚直

普賜斧裁以垂永久則欽幸甚鄧人幸甚

復陳友人書

鄒澤

謹白仁兄足下曩者辱賜教言辨駁奇偉議論百出令人關口奪氣僕尙何言然以不言之故致使足下誤於詖淫邪遁之辭而不知所底在足下固不自以爲過而僕有責善之義倘坐視其謬默不一言以相救正又惡得爲無罪乎且所見或未盡是所言或未盡當正宜陳於賢者之前以求針砭諱疾忌醫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故敢獻其愚說惟足下教之夫道統傳於孔孟道學明於程朱程朱之於孔孟世之相去雖千數百年而道之相同實若合符節慨自周衰以來沿及五代大道不明正學將墜其間異端曲說紛然而起者幾於壞爛不可收拾時雖有賢豪之士若董廣川韓昌黎諸儒起而紹述之非不足以發明其旨歸之所在然而區區修補僅存大體至於精微之域則多所未盡也及程朱諸大儒出而續千載不傳之絕學而聖人之道乃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如饑渴之於飲食如寒暑之於裘葛不可一日而離也自時厥後道學昌明教行於土術正於下凡人之知以學問自勉者莫不以程朱爲宗矣豈慕於其名哉抑亦謂欲求聖人之道舍是無由也蓋聖人之道猶大海



然程朱諸大儒則已觀於海而至於海也程朱之書則觀海者之途徑舟楫也舍程朱之書以求聖人之道是猶舫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其不能也必矣是以士生今日苟有志於爲程朱之學者求入其堂奧可矣且不必別闢門戶也求盡其實踐可矣且不必妄生議論也則是程朱之學其見於書而可考者固已一本於孔孟而無可疑矣而何可即其書尋釁索疵肆爲攻詆哉僕近見足下議論往往好爲新奇而有不足於程朱之處竊嘗疑其似妄旣而徐思其故而知非足下之樂爲妄也則以信袁子才之過也信之者過則心悅誠服尊之惟恐不至况其言之誠淫邪遁者每足以新耳目而鑿心志其識見之狂誕議論之怪奇又足以沿襲引据以馳騁辯論而誇耀文章久之入而日深而在己之意見與彼直相符契勢不得不推尊其人以爲自己地步夫以足下具聰穎之姿賦醇謹之質而又孜孜於學苟肯近裏著己求夫理道之正所造豈猶可量而乃溺心異說不顧其非依附之以爲得計且欲爲彼張其幟而助其畿僕竊爲足下惜之然而袁子才之敢爲攻詆程朱者並非無說也夫袁子才文士也文士所愛者詞華也六經之詞古雅深奧利於引据增文章之觀美故不能踐其實而猶取其華焉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新奇之論

無雕琢之觀既已不便於撫拾而其言又正大嚴肅顯明詳盡切論近今情事有以刺譏吾之所言所行而大有所不利且其人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雖有異議人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己所不利之處盡形爲攻詆而不能復忍者勢也顧彼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皆燦着於六經四書詆之則爲詆孔孟將如大罪大惡之必犯衆誅焉故不敢不得已乃取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變至刺刺累幅不休嗚呼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萬事萬物之所以蕃變而咸宜者莫不畢具於所言之中如第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誅於孔子何也况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見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呶呶焉不知止適見其猥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前者足下爲僕盛稱袁集僕初以爲偶然耳繼而無不然然則足下之見亦左矣蓋嘗取而閱之袁集所載其上者則傳會經義以曲成議論其下者則飾取義理以強合事情而其怪妄之性乖僻之見便捷之才刺譏之口又足以支吾影響震耀而張皇之故其爲文新奇詭異

足以震世而駭俗亂道而惑衆其所行則又譏訕師長誣誣朋友結納名公以爲聲援招致婦女以爲弟子其他寡廉鮮恥悖禮犯義之事不一而足以文若彼以行若此而猶且猖狂自恣恬不爲非是其人實爲士林賊中之賊其文實爲文字妖中之妖彼及身苟免於名教之誅者幸爾而尙足稱哉然而僕之爲此說者非有憤嫉於子才而故爲是攻排也非有回護於程朱而故爲是報復也夫彼即攻詆程朱於程朱何損但以臆砮雖與美玉並產而純駁不可不辨也稂莠雖與嘉禾並生而美惡不可不別也使子才之說不息則程朱之道不著拒子才之說不力則信程朱之心不篤蓋論學術邪正之辨雖其害未甚於楊墨洪水猛獸之可懼而其罪亦比於王弼何晏樂廣之當誅僕右所陳本屬平心非同刻論不然君子待人方將勉爲忠厚之不暇而顧好辨論前人短長哉抑亦有不得已者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以僕之愚陋無識一見其言而即有以知其爲人何足下讀其三十種而猶未之知耶豈感於其言心悅誠服遂並其在己者而忘之耶則亦未免於意見之誤矣至足下謂朱陸互有異同門下有操戈者後陽明與時儒亦然云云其意以爲各有所見互相就正並非執拗以自是此尤足見足下虛己之高致但僕亦非好自是以與人

異者而足下乃引以相況猶不免於門戶之私見也夫朱陸陽明之學其爲異爲同見於陳清瀾之學蔀通辨羅整庵之困知記陸稼書之三魚堂集者至明且詳矣今亦無庸贅其說矣然亦有不得不畧爲陳者象山持己之嚴與荆門之政表著史冊陽明功業文章彪炳天壤殆不可與其學術并論也至於學術之際則有非愚之所敢知者若夫程朱之學居敬以窮理循序而漸進尊德性矣而必道問學極高明矣而必道中庸不爲過高之言不爲躐等之教此其所以直接孔孟之傳而爲萬世所當法守也究之諸儒雖有異同而擇術宜歸一是學程朱之學是也而猶以疑於程朱之學者則非也不學陸王之學是也而轉詆毀程朱之學者則尤非也若既知程朱之學之是已乃日誦其言未嘗深思致力於其際而但尋釁索疵以相訾議此袁子才悖誕之故智足下何樂而効之哉而況口未盡讀程朱之書目未盡見陸王之言但持其異同之說求解其偏執之見以爭勝語言之間而自豐其蒞者不惟其相疑之不倫而其用心且有不得而解者也足下又引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言及楊升庵六經中有僞文章之語此尤見足下讀書有識處然僕尤有說焉秦火之後學士文人皆私著書立說以僞託於先聖其弊也支離影響蕪穢混雜真僞疑似

幾不可辨而顧無難辨也書之所言者理耳理苟揆於至正至當雖後世著作之書固將信之若其不然雖古來流傳之言亦將闕疑而不敢信蓋一斷於理則書之真僞是非自昭然若黑白之分而不亂亦如操律度量衡以平百物而其輕重長短多寡大小之自不能紊也先儒有言三代以前折衷於孔子三代以後折衷於朱子孔子朱子其理一也且今之爲書者益不然矣其顯背乎理者無論也即爲明理而作者要亦意見各殊純駁相半求其旨歸合一醇乎其醇者蓋未易多得也至若考據之學出專門名家著述自信究之穿鑿附會繁瑣餽飭其弊更有不可勝言者雖其中豈無一得而以揆之於理恐亦未必即無可疑也故如李卓吾毛西河之輩其所著書要皆以隱僻典籍考證聖賢之經傳以末世制作求合帝王之規模意見既出於偏枯語言復涉於勉強凡義理所關毫無辨白其是否而第逐逐於名物之間其亦不達於理也矣而袁子才則益卑卑無足論者足下乃信其邪說不揆於理而遂以妄議先儒之言不益謬哉至若引袁氏宋儒應聲蟲之說以譏僕其意蓋謂僕過信宋儒之言而於足下所論往往有所不然此尤非僕之意也凡事必論其理之當否當於理則其言可以質聖人而不易不當於理則其言雖以愚庸人而不能此其

大較也向使足下所論果其盡於理無疑也則雖宋儒之言又何以加此若其未然而欲隨聲附和是猶舍康莊之路而入荊棘之叢舍菽粟之常而食惡臭之味顧僕能從之乎必無是情矣且袁氏之爲此說者果何爲哉特以己之離經畔道而重爲世詬病也於是懼其以理相折服而思有以解免其狂暴之狀乃始創此輕薄之語用以杜塞規誡者之口耳而豈真謂尊信程朱者之爲非耶足下不察乎其立說之初意而誤舉以相誚然則吾儒之尊信孔孟而必求其道於六經四書之中以講明夫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者豈亦皆非耶何不思之甚也蓋道之不明也久矣文人學士恃智矜才每樂放蕩而惡檢束於是見有規矩自持者則相與惡而非笑之目爲迂腐又以其言不稱孔孟則稱程朱則不得不發爲怪僻之論入室操戈以求快其私意而抑知天理民彝之公固自有其不可得而泯者而非邪說之所能妨也又安可以弗辨也哉顧僕茲所陳非好爲迂論與足下角一日之長也誠以理在天下其是非明白如日星之光有目共覩因不揣固陋布此區區但語言之間不無抵觸開罪已甚惟冀恕其狂愚而察此邇言未必無補於高明之見如有未合尙希不棄而復教之則又幸矣其餘教言甚多僕亦不暇縷述惟撮舉大端還以相質

惟足下諒之

與曹春秋書

鄒澤

自都門別來八閱月矣抵家後牽於俗累冗甚未暇奉書具問近况鄙衷歉然比楊友來具道足下近祉安善且諾厚養約旆發晉陽假館渠署齋以便明春與禮部試聞之喜幸何如夫以足下之才之文固宜早取一第而名登仕版矣乃累試而累躓若是豈文之不工耶抑時命之有未至耶鄙意竊謂八股文者所專用以取科第者也如其文已足以取科第矣而猶不得則命也非文之罪也若遂窮歲月斂精力於是以求必得則惑之甚也假如足下今日之文足以追蹤王唐並駕金陳卓然自名一家亦不過於書肆中增一某人文稿而已究未知其於身心性命之要經世理物之方爲何如也鄙意竊謂一月之中以十日工夫治八股文以二十日工夫治經史及理學經濟書如此則於舉業不至相妨而於學問亦有實效迨其久也中誠有得則又不必兼治八股而至於臨文之際其積中發外者自實有見人所未及見言人所不能言者而非從前所謂文之可比也足下高明必早有以見及此而猶妄言之者蓋欲陳其一得之愚以求正也因便布此區區尙冀起居白玉不盡馳仰

答曹春林書

鄒澤

日昨令親過舍送到二月四日賜書辱承注問并過加推獎且感且慚憶僕與足下交十餘年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故前書陳愚見之一得亦欲以求正其說之是否爾非真能如此用功者也而來書乃謬謂其識見卓越蘊蓄閎深云云僕殊訝其相誕之不倫而客氣之未除也夫學問之道爲己而已非以爲人切朋友之交相與切劘而已非相爲標榜也故學苟志乎爲己而又得良朋直友以也劘之則知日益明而業日益進若第務乎爲人不求實用而朋友之交則又互相標榜競尙聲氣雖日談學問而並無切劘之益亦何異貧窶之子累日枵腹不自知其身之飢餓而將殆也而徒侈談山珍海錯豔說旨酒佳肴又何嘗果得入其口而飽其腹哉則以徒言之無益也惟冀自今以後凡有所陳務望直加駁正少譽多規雖不有益於君當必有益於我也夫美玉之未純潔者以有瑕疵累之耳治玉者但力攻其瑕疵而使去之則不須復稱其美而其美自見矣斷未有僅稱其美不事攻治而能見瑕疵之悉去者也鄙見如是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因便復此臨池企切

致袁後塢前輩書

馬恩溥



載啓者侍此次出京極平生之奇苦而亦盡天下之大觀冬末春初雪雨盛布沿途泥淖兩旬始至衛輝而擒匪已出矣蘭儀津一帶萬不可行暫駐旬餘探聞匪踪遠至唐鄧遂繞滎澤渡河行抵裕州擒適回竄合家在圍城內六日匪既退馳抵南陽則聞髮賊已陷距斬黃德隨等處萬不得已請家慈率眷屬等回轉衛輝寄寓令親何圓溪太守處輕騎減從自襄陽買舟順流東下風鶴之驚時迫於心槍炮之聲不絕于耳探路開船擇地停泊而風濤之險不暇復計幸江水勝漲異常舟從中流逕過得以行抵皖境依傍帥營差足休息東流兵火之後屋宇全無其稍有存者又以江水漫入城中不能居往現仍以舟爲衛雨則滲漏風則撼搖無雨無風又苦酷熱承曾帥優待諾支養廉凍餒之虞似乎可免本衙書吏無一至者稿案尙待稽訪寄存何處一切公事無從措手捉筆無人書札均須親製現覓得一儒吏僅僅可作謄錄生以本官而兼稿案書稟簽衙帳房四席大約自有學政以來必不能有此情境惟自出都後需次既多閱歷漸廣居民聞有賊踪即紛紛遷避扶老携幼蹣跚擔篋者綿屬奔走于道者盈一二百里內外此流離慘覩之大觀也各處設鹽卡抽厘小販乃結夥而行意圖抗避挽小車駕小舟以運鹽售利者蟬聯魚貫雖官驢官船亦

當引讓狹路仍須停俟此小股奸商之大觀也裕州城闕俯瞰匪踪其馬隊周郭旋繞凡四市度不下三千其步隊夾城而過分前中後如蜂如蟻自初七至初十日午彼股來此股去銜接不斷度不下七八萬此大股賊匪之大觀也長江東南巨浸水發有時而亦有常本年春夏之交雨澤滂沱襄江之水已如往年大江大江之水則更添數倍鄂渚水及城下黃州以下城半在水中隔岸數十里民居都歸水伯管轄平衍處一片汪洋幾不見岸其有夾束者亦度不下二十里寬咸以爲此數十年始一遇此長江浩瀚之大觀也軍興以來人才淘汰而出其英偉奇傑者所在均不乏人曩所知者無論矣所及見者于尹牧如葉令秦竹人茂林裕牧孟溥泉宣泗襄陽令沈愛暄清鑑江夏令夏雲舫錫麟望江令周如陔景濂于監守如正定守王蔭堂榕吉衛輝守何圓溪懷珍南陽署守傅青餘壽彤襄陽守啓香圃芳安陸分守吳春谷嗣仲武昌守李午山宗憲湖北糧道盛旭人唐署鹽道厲伯符雲官粵臬彭雪琴玉麟于將弁如軍門顏相庭朝斌總戎趙公鵬舉軍門鮑春霆超觀察張開章運蘭水師統領周弗卿有全都統多隆武而於當代名望衆論皆孚者如秀峯相國胡潤芝宮保曾滌生節帥均于此行得瞻風采所嫌未見者惟午老伯大人及駱雲門前

輩耳此人物欸接之大觀也既罹奇苦而幸獲大觀溥之抵皖不得謂爲孟浪現在禍亂已亟天心必有默轉之機而師旅頻年衆皆習戰但使土守漸復餉糈有出土飽馬騰賊可指日盪平他年携手玉堂相與從容歌詠隆平豈不快哉以不得意人強作得意語狂愚之譚藉資一噱

復劉蓋臣制軍書

馬恩溥

久欽偉望並耳賢聲自牙旗深入不毛早額慶溢於全睫徒以芝儀遠隔未敢蕪瀆陳詞茲承華翰先頒並蒙規示全局想見韜鈴夙裕擘畫周詳盥誦數周五體投地矣敬維蓋臣大公祖節帥大人鼎鐘篤祐棨戟揚休隊整貔貅萬里破蚩尤之霧陳開鷺鷥七擒繼諸葛之勛行看績紀旂常燕頤晉公侯之秩恩承綸綍蠲文垂帶礪之盟翹企鈴轅傾心鼙鼓弟蓬瀛忝列穀狀毫無敵廬恒念於先人枕戈徒切於中夜今幸中原底定籲懇軫念邊方在朝廷原有高厚之恩特芻蕘之并採於執事或有萬一之助亦梓誼所當然辱荷齒芬祇增顏汗所冀粵鹽抵餉絕少低潮各省協緝不稽時日前於江廣各大吏知好中亦常函懇矣行師次第來函具示成竹不俟鄙言惟軍餉無出紀綱廢弛誠如明諭切冀無違言撫無輕信降撻伐既張然後徐

圖安輯火烈民畏法立知恩自古皆然今滇尤切前製有雲南事勢形勢兩說蔡公祖會錄有稿如賜取觀或亦土壤細流之助也謹肅統希藹鑒不宣

復岑彥卿中丞書

馬恩溥

做省之事不在兵單而在餉絀誠如來示客秋籲請軫念邊陲增兵籌餉亦知滇中戰事非外兵所能習第亦須借彈壓耳惟各省協撥滇餉類多紙上空談又如明諭涓滴莫實漏卮之處誠堪浩嘆弟誼屬梓桑每思効土壤細流之助去冬部議定後廷寄各省現在江浙湖廣各大府有知好處曾經奉函懇告頗相應許約俟秋間當有報解者但未卜果否能源源協濟耳茲有鄙見二條冒昧滇陝一千里轉餉士有饑色况滇南僻處西陲不止千里擬請邊司道大員於川滇衝要之處設一滇餉轉運局不時咨催各省協餉有解到者即由局酌量分解某營若干某營若干庶不至輾轉遲延停兵待餉一滇省距大理七百餘里仰攻既難而杜逆以迤西全力相持奔難進取查四川竄遠之鹽源縣與迤西永北廳接壤永北至大理不過三百餘里誠得四川以勦爲防遣一路兵由鹽源永北進攻大理牽制杜逆公祖遣兵由楚雄姚州節節進剿俾其腹背受敵首尾難顧似乎成功較易且速懇即咨商川督奏行

芻蕘之見伏候酌裁

復馬雲峰軍門書

馬恩溥

雲峯軍門宗大兄大人閣下中秋前張弁到京交到賜書媿媿數千言凡年餘戰守艱苦情形恍如身親目覩迴環維誦欽佩莫名辰維榮膺異命簡授軍門虎帳揚威作全滇之保障鷹揚奏績靖三逸之烽烟凡茲節鉞優加良由忠貞世篤翹詹榮戟曷罄藝軒弟蓬瀛供職穀狀無聞每念梓鄉生靈墜炭補救乏術時切憂煎幸得閣下及岑中丞極力保護省垣以維大局洵爲萬家生佛頂感曷既弟使各省協兩源源接濟均勻分給協力同心不難指日盪平逆賊俾滇人復見天日也竊惟天下大勢民風土俗無如滇南之儉樸者山川道里無如滇南之險遠者外間寇盜無所希冀祇以好勇鬥很同室操戈墟里生烟老弱駢首殺戮切運亦無如滇南之慘且久者揆其禍原總由於不知上下之分不悟順逆之理不敦相好之誼也究之甘爲亂者不過數人撻伐既張脅從自化現今粵匪捻匪均已盪平陝甘各匪亦已潰逃口外朝廷頗有餘力整頓邊陲閣下以梓里之責任梓里之重因勢利導較易見功所冀虛己和衷與中丞亟籌勦辦紅旗一報即膺五等榮封時哉弗可失禱切盼切

復劉制軍第三書

馬恩溥

承示及滇黔大局不難於辦賊而難於籌餉不難於目前而難於善後誠爲篤論惟窮之一字滇尙不至如黔耳滇中全省錢糧原不及南方一大縣而物產不乏道路疏通關稅自旺楚郡克復鹽路亦興大利尤在銅觔而銅產多在東昭尙可亟圖修舉所難者銅本耳今部議各省月撥滇餉十二萬餘未及廣東則廣東前欠滇餉四五十萬之款不妨指撥爲銅本如蒙剴切陳奏請仍撥解以作銅本採辦得銅或備京運或留本省鑄錢搭放兵餉當可允行至於滇中情形漢民近已習於驕蹇回民則驕蹇而兼以狡詐其中脅從人第使有一線可原定無不蒙寬宥若其積惡較著者似亦不宜輕縱致留餘孽道光年間林少穆制軍辦永昌案甚屬妥協可飭查仿辦也至於清釐戶口招集流亡表章忠節振興教化則又在大君子選賢用能不俟鄙言狂愚冒瀆望鑒恕而訓飭之幸甚

復劉制軍第四書

馬恩溥

附啓者收復郡縣即望遴委賢員前往安撫難民編查保甲禁止游勇搶掠惠農通商與之休息並奏請蠲免通賦以紓民困其漢民受害最深者如老幼被殺妻女被

擄自有積忿之處惟請婉加示諭勸以人心悔禍然後可望太平務釋前仇永敦和好庶善後事宜乃可次第舉行文教誠宜興復然以學校化導爲急務至於鄉試本年既已補行第照例三年一次不必特請開科僥倖者少人材始奮芻蕘之見仰候電裁窮之一字實爲滇黔病源惟各省現籌京餉又籌甘餉勢不能不以滇餉爲緩所望大君子隨時補苴力任其難爲國爲民曠懷自玉是所感禱

復岑中丞第六書

馬恩溥

近聞激江可望收復迤西軍務亦大有起色此皆仰賴碩畫宏才力圖補救惠我滇人欣感無既惟尙有愚見數條敬陳左右一各府縣新收復之地戶口彫殘人心疑懼應請選廉能文武官吏前往安撫居民清查盜賊使民愛官愛兵而不願從逆庶不至得而復失一賊匪中大逆不道者不過數人其餘皆被脅良民也應請明白曉示誅首惡不治脅從果能悔禍投誠即俾各安生業其有縛送首逆來歸者仍一體論功行賞一各省兵興以來地方有團練自衛修城築堡者所有捐輸經費均准援奏請加廣學額中額雲南通省軍興以來圖練經費及釐捐各項合計應已鉅萬凡在同治三年以前者仍請照舊章貳萬一名學額二十萬一名中額加倍加廣懇飭

令各該地方官清查實數造冊呈報仰候奏請一各省辦理善後均設有採訪忠義局凡忠孝節義之人准其由局呈報彙爲數次分別奏請旌恤應請於省城設局仿照辦理一雲南兵興以來各處地丁錢糧欠解欠徵者爲數必鉅且失陷地方大概皆無著之款收復之後民困未紓應請奏請分別蠲緩以示體恤一雲南軍興以來漢回之民各有慘遭殺戮者自多積忿難平之處但人心悔禍而後天心可轉應飭令地方官及教官隨時勸諭各釋前仇永敦和好不得妄相告奸致生事端以上六條應早在洞鑒之中且業有議及施行者惟狂愚多慮願竭蕪忱鑒恕爲荷

復岑中丞第百書

馬恩溥

附啓者大理克復雲南漸就肅清閣下旣建奇功亟須擇賢相助爲理查民安民乃可不勞而治如迤南道蔡芥舟觀察錦青人甚勤能曲靖府賈振之太守鐸頗有整頓又分發知府徐日良太守承勛識見尙好貳府王雁峰楷樸實可用務祈留意善後事宜以修文講武訓農通商爲要滇餉奇絀尤以通商爲要查雲南商稅以西通緬甸絲花爲大宗但能疏通道路保護商旅不必多設釐卡只須將各府稅局奏請暫時改爲釐局量委廉吏照稅科則例監收儘收儘解則贏餘不入私囊每年應可



多歸公數十萬金此外地丁錢糧即不妨稍加寬貸以紓民力至籌撥銅本恐歸無濟或者招募民間自行籌本採辦官爲經理亦是一法此外黑白琅暨各井鹽課再加整頓即可復常惟遣撤兵勇苦無餉糈愚意此時滇中曠土閒田無人管業者甚多若能實力清查歸公即仿古人屯田之法分給兵勇先借與牛種并每月每人給銀三四錢俟成熟後即爲常業無事則務農自食有事則荷戟從公此最妥便總之雲南雖在邊方而物產尙多較之貴州頗有生發惟目前支絀異常若平定三五年後稅課復元即無外省協助亦可自給惟望閣下爲此方實心實力造福咸陽西平不能專美於前也瑣瑣瀆陳伏乞霽鑒

致岑彥卿宮保

張澐卿

敬再啓者敝省加廣定額一節仰蒙入奏具見作育人才推廣德惠欽佩莫名無如戶部自去年改定新章之後堅執成議未能稍事變通祇准暫廣一次惟是部議以業經加額之省不得再行濫邀與敝省從未請加定額較有區分况八年以前業經奏准在案今若前後兩異殊無以昭示信義激勸人心且敝省自回匪倡亂以來十有八年搜括閭閻累至一千餘萬之多此皆閣下盡瘁竭忠迭經盤錯遂得廓清版

圖創鉅痛深難逃洞鑒乃同一輪將而僻在偏隅之壤竟不得與直省一視同仁殊爲向隅弟等先後肅函詳告未知曾否登覽現下挽回乏術祇祈執事趕速復奏以冀幹旋檢上曾文正諸公原摺三扣皆係異常曠典不得援以爲例然思以貧瘠之脂膏盪凶頑之狂寇尤非他省可比若藉此措詞得遂所請以宏作育而勸義舉豈不仁風廣被輿情鼓舞第非大才區畫無從轉旋用特奉布敢祈詳細入奏一得之見尙祈尊裁以臻妥善俾邊遠之區亦得同霑嘉惠則滇南士民頌德無疆矣張仲模王至雯兩星使奉旨簡放不日即當起程南行壬戌恩科廣額十名業經在北闈呈請中式今歲敝省例應舉補壬戌一科所有是年恩榜加額無庸再廣知蒙屢注用敢附陳統祈鑒納

與嚴問樵太史

保庸書 甲午年在案內以論語一書與家問樵太史訂交近於書篋中見程稿爰抄錄而存之即書此爲樂園詩話自序亦無不可

嚴廷中

僕束髮受書潛心詞翰偶得古人名篇什幷手錄而口誦之雖當時亦未能盡解而自覺心悅口適莫知所以然也惟時文一道與性不近故未深究以父兄之期望師友之督責不敢不違心從事如是者年餘覺此道似亦未難一題入手道著處頗有獨得之詣而終非所甚願也入邑庠後旋丁父憂客都門遂取一切制藝文字拉雜

而摧燒之專致力於詩詞廿年來此中頗有甘苦嘗自蓄偏私之論未敢舉以告人  
今爲執事陳之詩餘一事偶爾遺興無論矣每見今人論詩動謂尊漢魏學六朝吁  
此真人云亦云耳食之論也漢魏六朝詩骨自高以去三百篇未遠耳然詩中往往  
取字之晦者句之澀者入之讀之令人口齒不利間有一二言情之作可以動人而  
終覺古人之言情太淺未若後人之深也豈古人之情薄於後人耶抑古人之言拙  
於後人耶明月照高樓池塘生春草等句皆平平耳何以遂傳誦今古也此中急切  
索解人不得僕之不解者此其一又有祖工部抱韓蘇以自誇格調者吁僞矣工部  
一代大家名重今古僕何人斯敢置一喙然竊有鄙見以爲工部之詩壞於宋之詩  
話因之以誤後人蓋宋人尊之過甚往往附會穿鑿引某字曰此淵源於某書也引  
某句曰此一代之史筆工部詩誠高矣而柯至字字皆書句句皆史且工部當日下  
筆時又何必字字皆書句句皆史如此其不憚煩遂至後人不體此意不學其沈雄  
闊大而學其字字皆書不學其忠厚纏綿而學其句句皆史幾至堆砌直率而不自  
知此非工部之誤後人宋人之詩話誤之也亦非盡宋人之詩話誤之後人以耳爲  
目自誤之也以溫柔和平纏綿雅麗爲主韓蘇集中無此也韓以排募爲主蘇亦以

排募爲主韓不善言情蘇亦不善言情韓以文爲詩蘇亦以文爲詩其失一也且二公集中五七古猶可五七律絕則不可短於言情剛而不柔故也盤空硬語詰曲聳牙豈詩之正格哉而宋人祖述之尊崇之此弊遂延流至今而不已僕之不解者此又其一又有所謂館閣體者一詩偶出本不足以驚人乃飾其詞曰此名貴也此端莊也嗟乎此如錦堂命婦畫閣夫人金翠滿頭自誇富貴綺羅徧體自喜矜持而不知旁有澹妝侍兒且啞然偷笑也又有矜淹博而不知死氣滿紙者講對仗而不知語意隔絕者凡此皆近世之所尙而皆僕之所不解也執事江左名流騷壇飛將生平所見與僕略同用敢爲執事傾吐之得不笑其狂妄否附去拙稿一部望裁正之僕面目在左思羅隱之間文章亦與面目相似然都是自己面目非如蘭陵王狄武襄帶假面具嚇人也未審執事閱之以爲何如

與王南廬書

楊麗拙

闊別久矣戀戀故人時縈寤寐月前拜捧瑤函眷注情殷溢於紙背燈光席影之旁髣髴促膝談心也去冬君出岫之日適僕賦歸之時抵里後囊澀一錢家餘四壁加以故鄉薦饑流離載道人民城郭大非疇昔所比竊欲携家遠遁避此凶荒繼緣家

君年登耄耄諸凡掣肘卒不能踵葛稚川羅浮之轍日與鳩形鵠面之人領略些淒風苦雨羅魯城忽化出一座餓鬼地獄怵目傷心實不忍道入春以來田稼頗稔略有生機奈人情洶洶爭自營私未投乞米之帖先來絕交之書米貴如珠親朋隔面九十年華却向病愁中度去求如昔時灑酒清談竟同瑤池之宴以視足下適彼樂國終朝鼓腹接名流於翰墨之場寄閒情於風月之地者直非啻霄壤隔已僕才學固窘詩文一道夙少見解矧年來數罹凶殃坎珂潦倒之中不暇究心於風雲月露之事茲蒙下顧聊將舊稿四本賚來希爲鑒教雖自慚形穢不堪寓目但流光易逝知己難逢正高漸離所慨念畏約出其匣中裝時也澹初少宰以夙未識荆礙於通懼嚮往之私并爲道及刻下客窗著作定富他時古松怪石間其亦許鄙人貰一瓢酒相與快讀否

漢文叢錄卷五十八

書牘類五

上曾滌生樞帥論學書

方玉潤

竊自古無不傳之學亦無不承之道道所從入厥途惟三曰穎悟曰討論曰實踐實踐者篤信謹守自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細而日用飲食大而國計民生無不躬親體驗以求無戾乎道所謂自明而誠者是也討論者博紀參稽自詩書禮樂以及射御書數上而郊廟朝廷下而農田水利亦無不探源確證以求折衷諸道亦自明而誠者類也若夫穎悟則一本萬殊萬殊一貫自天地鬼神以及事物性命大而參贊化育小而爲飛魚躍亦無不上下以察以求必盡乎道所謂自誠而明者非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故恒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以夫子而必至五十始能從事乎易則門弟子曷可易言聞乎集註訓五十作卒鄙意謂不若仍如其字之爲當蓋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易道也年未四十以前志雖定而慮猶有惑年逮五十而後耳將順而心尤易通故學易非五十不能然而門弟子之自

明入誠者有其人矣顏淵聞一知十不違若愚曾點鼓瑟心希上理子張好爲苟難問及十世皆穎悟學也其餘或以魯得或以勇致或多學而識無非討論以致其知實踐以勵其行則皆由明以入誠耳人生資稟聰明各異故所學亦殊而要其成則聖哲同歸初不必以穎悟而薄討論亦不得以實踐而輕穎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缺一不可欲生知困勉皆可成功而獨至從入之途則不能無異焉高明俊偉之資每憚細繁若必施以繩律使不得馳騁以盡其才則不致遁而他岐紛心異學者亦幾希矣即沉潛敬謹之士難致精微若必望其穎悟使不得從容以盡其誠則不至奔馳泛駕失足顛蹶者又幾何哉以故孔門設教必列四科亦欲廣收英才而教育之不使狂狷之士不知所裁終其身以背於道焉斯聖人之所以爲大也後世儒者或流爲虛無俶詭奇異以恣其誕或流爲縱橫裨閭陰陽以肆其慾又或流爲苛刻刑名法術以成其暴道之不明也甚矣於是起而救之者訓詁詩書講求禮樂欲循制作以窺先王之遺意則有漢代諸儒之學在發明義理見諸躬行欲循誠正以臻聖道之淳則有宋世五子之學存宋學流弊其失也空疎無據明末諸君子不能無其咎焉漢學流弊其失也附會繁蕪本朝諸君子亦不無貽譏焉甚至漢宋二

學各立門戶互相攻擊則道之不明也又孰甚歟桐城姚惜抱先生生諸儒後而欲爲之正其失也謂義理詞章考据三者無容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詞章有所附考据得所歸亦必考据是徵而後義理非虛蹈詞章無泛涉然其所論義理者特詞章之學耳考据者討論之功也要皆聖門所謂文章詩書執禮子所雅言可得而聞之者也而又得漢宋諸賢及近代儒者與姚先生講明切究身體力行取其同而裁其異集其成以匯其歸聖教大明於此爲盛矣然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豈竟不可得聞乎哉夫性與天道備載大易散見中庸而其精蘊則藏諸河洛河洛之學肇自羲畫顯於箕疇而悉著於文周孔三聖人之觀象玩占繫辭序卦而各以心傳之學寓諸象象爻辭之間故凡盈虛消長吉凶禍福之事靡所不備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而謂夫子易言之乎夫子雖不言而學者概置弗道或指爲高深憚於講求或斥爲荒渺勿庸體驗與夫子假年學易之旨悖矣而豈聖教之全也哉後世楊雄準易而作太玄經邵堯夫通畫前易而著皇極經世所謂豪傑士矣然世方競尙漢宋儒者之學各立標準互相攻擊之不暇則雖賢哲挺生代不乏人疇復能於墜緒茫茫之中獨深探索力肩



大道以二三同志推闡河洛發明易道爲夫子廣不言之教以補漢宋儒者所未備耶竊嘗深究河洛蘊蓄雖精而其大要則不過理氣象數四者而已曷謂象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其形分布八方與八方之位適相齊洛書之象圓象也一六共宗位乎北二七同道位乎南三八爲朋位乎東四九爲友位乎西五十同途位乎中其形分布五方與五方之位又適相配河圖之象方象也故凡求形於天地之中者不外五位八方河洛所以備其形而爲天地顯自然之象焉黃帝則而象之於是有握奇陣之作周公則而象之於是有太廟明堂之制武侯則而象之又於是有八陣圖之蹟是皆有取於圖書之象而成獨爲制作之精則雖象也理與氣與數寓乎其中矣曷謂理三八之位乎東者於時爲春於行爲木於德爲仁溫敦之性也二七之位乎南者於時爲夏於行爲火於德爲禮高明之性也五十之位乎中者於時爲四季於行爲土於德爲信篤實之性也四九之位乎西者於時爲秋於行爲金於德爲義剛毅之性也一六之位乎北者於時爲冬於行爲水於德爲智沉潛之性也而人之秉乎五行而生者或偏於其溫敦而成其爲仁或偏於高明而成其爲禮或偏於篤實而成其爲信或偏於剛毅而成其爲義或偏於沉潛而成其爲智

有所鍾必有所異故求理於性分中者總不外五行五德河洛所以備其理而爲萬物具同然之性焉大禹象洛書而衍疇範一曰五行二即五事而又恐貌言視聽思五者各有所偏不能作肅作又作哲作謀作聖故六三德必濟之以剛克柔克使其無偏無陂無反無側而後德性正直乃可思睿以作聖此五皇極所以爲聖功之準而實王道之極則也易象亦貴中行先天對待理寓形中後天流行理載氣內氣已成形而理亦具焉故文王則洛書而畫後天八卦並演易而繫之以辭曰元亨利貞者善之之辭也曰吉凶悔吝者木之之辭也蓋元爲統宗會元之象亨爲欣暢和動之機利爲強直順遂之氣貞爲完固堅實之體在天爲天道在德爲聖德在人爲大人天有元亨利貞人亦有元亨利貞即事物亦莫不有其元亨利貞一念天理則吉而先咎一念而非天理則凶而有悔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以二五中爻爲得位初與上非過即不及易象弗取焉是易道即中庸也而謂非聖人心傳之學乎理之蘊於河洛者有如此又何以謂之氣盈天地間皆氣也故河洛所蘊亦無非氣氣有升降有閑闢有呼吸呼吸者人物之氣閑闢者陰陽之氣升降者天地之氣天地易閉而氣不息人物易毀而氣不消故人欲凝鍊其氣以與天地長存非有以窺

陰陽開闢之機體天地升降之理返而治其身之一呼一吸以爲凝神固道之本不可與古聖賢爭不朽業也儒者之養氣集義以成學故淵乎浩然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道家之鍊氣取坎以填離故鍊精化氣鍊氣歸神常存乎宇宙之內而推其源則不出乎河洛義旨者近是蓋浩然者乾健之德發而爲陽剛之氣歸神者純陽之精凝而成乾健之象者也洛書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互相衰旺而乃運之氣出焉河圖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金生生不已而五行之氣運焉未有天地以前但有水火以水火能生天地也故坎離爲乾坤之母既有天地以後亦不離水火以天地又自生水也故乾坤爲坎離所麗後天離位即先天乾位後天坎位即先天坤位取離中之陰以射坎中之陽而後陰中之陽氣乃升而與陽中之陰媾取坎中之陽以填離中之陰而後陽中之陰氣乃降而與陰中之陽交迨至坎陽上交離陰而成純陽之乾則天地之中又別闢一天地水火之精又自生其水火而鍊氣之功盡矣養氣之學亦因之粹焉用二而體一派殊而源同也儒與道本相通故祖述源流往往相襲而各成其是黃帝岐伯推究五運六氣而著靈樞素問是爲醫經之相陳希夷竊伏羲

方圓二圖而鍊戊己之功遂開後世性命圭旨仙佛合宗諸著作特學者不善治其術故專以私意盜天地之秘而爲吾儒所不道尙取其性命雙修之理以輔吾天人交盡之功則養生適可以適道鍊氣即所以成神又何莫非參贊化育至誠無息之道也哉河洛之氣之有益於學問也又如此更何以謂之數理數本相依同出於形與氣如陰之與陽迭相消長而無一時一事之或違故言數而遺理數不明言理而遺數理不補數也者所以輔乎理而顯其用於形氣之間者也洛書數四十有五河圖數五十有五象之以八卦序之以五行配之以干支推其生尅究厥吉凶而數見焉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源出河洛也古龜卜灼骨取象參之以卦爻而斷以繇辭亦原本圖書故其用最靈惜世遠傳稀其學不著卜筮家遂專以善代龜且混龜於善失其旨矣於是壬遁太乙演禽風角烏占諸書紛然雜出皆得出而與善龜爭靈假冒河洛亂厥宗旨而數之理愈用而愈隱益求而益晦無怪數與理分理自爲理數自爲數數亦因之弗靈則何咎歟皇極重卦而識古今大數又以聲音圖取天地之機理近自然數尤奇異吾滇葛氏見堯著泰律篇亦專以審求元音爲主實得堯夫不發之秘金氏正希序而傳之蓋有見也夫聲音之道自古樂淪亡其

失已久矣。葛二子獨能起而究其精微，亦足見太古元音尚在兩間。惟人自領而已。獨惜二子後遂無嗣響。皇極經世緒言及祝家鈴皆以己意測皇極，非堯夫舊本以李安溪先生易學之精，尙不能識聲音圖而釋其義。况其他哉。揚子太玄變八用九，其源亦出於九疇。殊知八卦中自涵九象，非八方外又增一象爲九也。太元得用而失體，知數而昧形，故理非真理，數爽厥數矣。我朝數理精蘊一書，囊括衆有，包含萬類，可謂博矣。而探其元則不能離理以論數，是又在乎神明其術者之各有心得。獨明道蘊以期無負乎羲文畫卦筮禹衍疇，周孔繫易之心而已矣。則數也，又豈聖教所能外哉。是四者理寓乎象，精而求之，見河洛之體數；運乎氣，顯而神之，見河洛之用理。數明則體用彰，而功德箸。雖抱此以治天下焉，無難也。講學云乎哉。洪範首五行而究其極，則徵應不爽。其八政五紀三德七稽，疑分布四方，秩然有序。五皇極居中，運化端拱，無爲遂使經世宏模爲王道聖功所莫外。又况圖書爲疇範所本，而乃疑而弗究之也。何哉。蓋自夫子罕言而門弟子遂不得聞，顏淵子貢輩雖有聞者，又不言其所以得聞之故。迨至子思作中庸始備述天下大道，與周易相表裏，可見性與天道。夫子雖不言於一時，未嘗不流傳於後世。學者雖不得聞於語言之間，未嘗

不可求諸文字之內倘於此有人焉為之表明而滙參之於象則深明乎陰陽向背以究其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之義而為遠方定位者立之準則凡天官之二十八宿羅針之八千四維視諸此矣於理則深究乎天人性命以辨其剛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而為踐形盡性窮其蘊則凡太極之動靜交養西銘之肥與為懷又無不萃諸此矣更於氣則旁通乎修心煉性之術以其直養無害之功而為保生衛道者調其氣而永之年則凡參同靈鑰陰符秘奧與夫逍遙御風之學無不可以涵養其性天且於數則深驗乎禍福吉凶之理以定從違去就之機而為明哲保身者決其疑而堅之信則凡易林詹卜星經測驗與夫周髀曆數之術亦無不可以神明其志氣由是而體諸躬行既廣大而精微由是而發為文章尤宏通以奇肆抑由是而精乎證據愈見淵源之有本是上參三代以前之學而成為一是下萃漢宋以後之儒而集大成者也則其功豈不偉哉某雖不敏亦嘗有志從事乎此欲纂泰古以來性道之書符乎河洛者萃為一編分別理氣象數四端以闡夫子不言之道為聰明穎悟者啟其機而導之數庶使其自明而誠有所從入不致昧厥旨歸也祇以稟性昏臨學無師承不敢妄有所述故事不就而其志則固卓然不易也於是出風所得

諸河洛之象者仿黃帝周公武侯之制師其意而變通之著為天地全體卦象洪範  
三才一貫五行徵應圖說及神機陣仿河洛建城諸圖說是為辨方之準又以素所  
得諸河洛之理者仿濂溪子雲之學觸其類而旁通之著為性善相近圖說及兵經  
智海圖說一書以剖性命之微而發韜鈴之奧復以素所得諸河洛之氣者擬陳希  
夷所為竊其意而願洩之著為主旨三關圖說又將合三教而為一家也且更以素  
所得諸河洛之數者擬郭璞康節之術會其意而神明之著為羅針原始圖說明史  
卦驗一書亦將以相彼流泉而知治亂根源者也惟是時勢多艱中於外此事遂  
廢亦未成書而心之志乎道者則流離顛沛又未嘗一刻稍懈今春從戎至皖得近  
門牆以為公當今山斗道德勲業文章眾望所歸某竊私心自幸得傳心有要學道  
克成矣而乃以受譖見疎親炙未久復遊於桐訪望溪之壘緒挹姬傳之餘風又老  
成凋謝斯文不傳則欲低徊無盡不忍遽去茲隨歐陽守助防過江又將普謁麾下  
是天終欲使某得聞大道於公也豈不幸哉然而公道德高深固非小子所能測而  
會厥旨歸大要以義理為質躬行是勵守程朱之繩墨參馬鄭之宏通行履姬傳私  
淑望溪又將以所學範圍天下脣歸實踐而一切高深神奇之論在所弗尚某今所

子欲無誦亦必有近乎狂而欲猶私心曲乎氣正有道是欲圖其變而致東方神  
之鑿欲治其狂而故恨參卷之劇者也萬幸合然公之德秦也公之量匡海也泰山  
不以其高而亡伍怪大海不以其深而道細流公又豈以小子之狂狷而不思裁成  
以歸於道歟是以不揣固陋妄陳學如此尚異垂覽而辱教之使河洛心傳一脈不  
至久而失墜得與義理考據詞章同顯斯文之盛而復聖教之全斯道幸甚一已幸  
甚

上曾滌生樞帥論用人書

方玉潤

夫英君異辟能起衰救弊成中興之業者何恃乎惟恃乎得人而已長子丈人能撥  
亂反正成不世之勳者又何恃乎亦惟恃乎得人而已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得人顧不重歟昔周公禮士三吐哺而三握髮  
猶恐有未盡才非謂天下才皆賢於己也蓋誠見天下重務當與天下賢才共成之  
而且小知者未可大受大受者未必小知故必集眾思而後廣忠益耳得人者昌失  
人者亡古諸侯爭先致士未有不由此以致其誠者故入國問政不必先觀其政治  
得失祇與其賢士大夫遊而一國之典章文物百年之善政流風早有以卜其運祚



短長而因識興廢之所由焉故國有仁人強隣不敢遽加兵革楚書所以有善人為寶之訓也然而人才之難盡識也有天有人人稟五行之氣而生沉潛高明互有所偏其各因資稟以成為德性之淑者無論已及一切奔趨效用之徒亦萬有不齊非必盡皆欺世以求進而受氣既殊流品自異故詭變不測表裏難一即其人亦不自知情貌之何若則所謂天也子牙子曰夫士外貌不與忠情相應者十有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不盜者有貌恭敬者而心溫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剛果而不能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返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返易人者有嗃嗃而返靜懿者有勢虎形者而出入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然此由天性使之然耳若夫大奸似忠大惡若善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則泰以掩著人為而故反其天性之常焉故素本柔懦而乃眩之以勇素本私曲而矜之以直素本貪污而更飾之以廉素本刻薄而貌為寬厚素本殘酷而矜談仁愛又或窺在上者性情好尚之偏以工其揣摩迎合之計則尤不可以情貌窮我而專尚撲誠也則有貌為忠實之徒進一切衣冠語言不難暫易以撲而愈顯其囁訥我而喜談道德也則有物

襲義理之學進一切舉動文爲亦不難勤思誦讀以冀合夫矩範我而喜人貢諛也則工於媚悅之流進一切稱頌揄揚更不難極力標榜而隨聲以附和然則用人者之性情好尚早爲人窺而人爲我用者我反不知性情所尚何如是欲用之乃爲人用則用人詎不難哉於此而欲知而用之也奈何觀人之法莫良於眸子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斷未有眇目邪視之人而可以爲端人正士者也吾誠執是以相天下之士則雖譎張爲幻爲鬼爲蜮之情亦將不可隱而況誠中形外能掩於暫必不能掩於常能掩於暇必不能掩於猝而猶謂肺肝難見者豈理也哉武侯新書有云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變興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儉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本此七觀以定一職則人之來吾前者又焉度哉是故使人而求其備將天下皆無用才使人而惟其器是天下又無盡才矣夫聰明才辯之士可與應機變而不可共艱難若必責以寄托之重則大節必有虧端謹誠懇之士可以守常經而不可以處權變若必責以肆應之才則機變鮮有濟豁達恢宏之士可與決大疑而不可親庶務若必責以繁重之任則瑣屑未有諳沉鷺英勇之士可與建雄圖

而不可謀小利若必責以尋常之業則英武無所施深謀老成之士可以籌遠略而不可圖近功若必責以便捷之計則智慮有所窮清操自守之士可與矜節概而不可議富強若必責以恢張之器則操守無足重慈祥愷悌之士可與佈恩施而不可任刑罰若必責以執法之任則漏網者必多慷慨好施之士可與尙義俠而不可典賦稅若必責以征輸之役則徒勞無功故廉可使也貪亦可用智可使也愚亦可親誠可使也詐亦可取賢可使也吝亦可收要在乎用人者權驅術馭威服德化有以使之就我範圍而不過焉已矣方今天下靡亂已極尤爲用人孔亟之秋雖上自天官下極地理中究術數以至一材一藝一知一能無不可兼收并蓄以成指臂之功而顧可預立成格以自隘其包荒之量也哉竊嘗論自古君相善於用人首推漢高知淮陰之國士無雙不惜築壇拜將一旦舉而畀以節鉞之威知留侯之運籌神妙亦不惜親近帷幄朝夕聆其借箸之長又知陳平之智囊寡偶更不惜黃金百鎰聽所爲而成閒楚之勳其次則諸葛武侯李嚴廖立皆被放聞公薨而一大痛一致死以爲非公不足以知己也是雖讐仇而沒齒無怨言者他可知已又其次則莫若唐太宗房玄齡善謀杜如晦善斷魏徵更能善諫太宗皆能用之是集衆才以爲己才

集羣思而爲己思者矣烏在其不爲明且聖哉蓋一人之知識有限羣才之聞見無窮我能用衆則衆才皆我才衆賢皆我賢不必自恃爲賢而賢益著不必自恃己才而才彌彰宋余玠治蜀設招賢館以納衆士而蜀賴以安桓溫不用王猛使投符堅西秦因之至霸治亂之機係乎人才而人才之能爲治亂端者尤不可不加之意焉某曩在滇禍亂方興即聞瀟湘雲夢間首建義旗有侍即曾公者雄才大畧禮賢下士不禁嚮往者久之旣而遊楚遇適相左又自以爲運蹇終不能望見麾蓋也乃今而親睹道範矣備聞偉論矣而且辱承獎誘矣公之愛士誠有大過乎人者雖古之握髮吐哺禮羅賢士何以異是雖然某庸材也上之旣不能側身道德樹儒林之雅望次之又不能走馬馳場騁殺賊之英風大之旣不能顯名科第習當朝之掌故次之更不能轉輸服役勤王事之靡盬而且刑名未詣酬酢非長祇以性好文章薄有著述遂遨遊江淮將帥間而不自知其才之不堪以應世也然於此而得所遇焉勿石投水如膠合漆俾得執尺寸柄贊助帷幄或出片言以定大疑或籌一計決勝千里或訓練士卒演成節制之師或纂輯鉛鈴勒爲東征勝績亦未始非一長所取薄技堪收如必責以馳驅應對奔走服勞圖籍會計之役則賦性迂拙誠難勝任公初

相留未嘗不以此相信既而漸見疎遠若有所疑某至今終不解其爲何故也夫人非聖賢詎能無過惟有過斯欲就正耳而乃以求全之毀失器使之心某去不足惜誠恐今天下抱異負奇之士欲思効用麾下以共成中興業者乃以某故而謂公有使人求備之心則於休休有容之量不無少隘尙冀察之

上曾滌生樞帥論天下大局書

方玉潤

今以一身而繫天下安危望者伊誰人歟此無論賢與不賢知與不知莫不曰兩江總制曾公其人實當代英賢也故居今而欲與論天下大勢奠國家於磐石之安者將舍公其奚從哉某西南下士力無育資之勇智遜平勃之能何敢妄有所議然以從戎日久閱歷漸深目擊心傷不無意見故嘗欲出近所得諸兵戎得失防剿後先理論本末之原披肝瀝膽於麾下之前而未有間也蓋以新進微員親炙尙淺結信未深故不能不有所待耳今則去地較遠無所干求嫌疑既泯形迹俱化言而有當公有芻蕘之探言而不當已無忌諱之嫌公其有意納之乎某敢條其說而備陳之竊以爲當今天下有三大本焉何言之京師社稷本也江浙財賦本也湖湘將士本也欲平禍亂先固三本三本固而後盜賊不足平三本失而禍患將不可問今則財

賦之本既失將士之本稍有所恃惟社稷之本內無備禦外多禍患苟一搖動人心散失雖有財賦無所恃爲強雖有將士無所恃爲勇則病入膏肓針砭莫受將分崩離析收拾散亡之不暇而何能從容幹濟爲整頓乾坤計耶此慷慨豪傑之士所爲目擊心傷深憂遠慮而不能不爲之痛哭流涕者也昔明季闖獻蹂躪天下川陝楚豫殆無淨土楊嗣昌受命專征遠駐襄陽又復驅賊入蜀圖保鄉里卒之襄陽不守天下震動洪承疇孫傳廷盧象昇諸人亦只能馳逐於關陝河洛之間三軍旣沒南方將帥如左良玉史可法又皆逐賊西南京師無備李自成遂乘間由宣大入居庸關京師陷諸將皆不及救此前車之鑒也今將士悉屯楚南畢會皖西又得公創設東征大局合吳楚官紳聯爲一氣北有泳之宮保南有季高京堂夾輔其間水陸併進騎步相參雄師勁旅爭據上游內保桑梓外靖江淮其所以爲三江兩湖謀者至矣善矣而獨如畿輔何哉北方大帥非無雄才遠略可以建義興師團練鄉勇爲國家建樹屏翰如楚南諸公奮臂而起者特以地勢寬闊人心散漫而又與捻爲隣朝不保夕故或上有將材下無兵旅或下多義士上少權略終不能聯屬一氣以成子弟兵也京師制兵不下三四十萬率以承平日久未經戰陣難任征剿朝內公卿又

諱言兵不肯籌獻方略預圖防守尤爲近今大病僧邱誠愨忠勇世罕其匹然津門一潰夷勢猖獗逼及奉天根本動搖人情震恐已極可虞而朝廷之上仍未有議及北門鎖鑰及早建樹長城者尙使髮逆探知虛實故以偏師擾犯楚疆牽制我軍而暗率大隊北出淮徐直指神京外夷內捻互揚虐威則雖有十數僧邱亦恐難以力禦況其在潰敗餘哉故某謂今之大患不在南而在北今之捍患亦不在多殺傷而在先自固賊勢蔓延隱若敵國雖日殺數千何損一賊彼若北犯勢不可當且東南財賦既已失其大半一時難於盡復雖有所克率皆灰燼夫與其費百餘萬難籌之餉以圖一二凋殘無用之城克之不能以固守失之適所以自敝則何若先樹干城以爲屏蔽俟內守既固後議進攻庶克一郡則保一郡復一邑則守一邑賊計無所施賊力不能騁乃可徐翦而除之否則顯有不顧頭失尾顧尾失頭之謂公東征而取道徽寧蓋將欲左襲金陵右圖吳會耳今徽寧既已相繼失陷而仍駐守祁門僻處萬山之中如虎臥窮山蛟困淺水胡能展其威靈若更繞道浙西以趨吳會亦只能旁固東南其北防大局仍無裨也夫爭天下者必守定中原而保天下者亦必先顧中土今中土幸尙可爲若更舍而他顧是猶坐視其病之將斃而後施以藥餌庸

有濟乎現在袁軍淮泗翁守壽春勝防汴梁不可謂之無備而三師既各自爲軍不相聯絡其所將又多散渙難禦強敵亦不得謂之有兵一旦疎虞禍即滔天楚師雖強不能奔救大局何賴哉公不以天下自任則已若以天下自任尙且通籌合算擇其地勢之大小輕重以爲退守進攻之計庶國本固而將本因之不搖焉夫天下大勢首西北而尾東南故西北可控東南而東南不足以制西北況此地爲國本所重尤不能不極力以防之者而顧可外而視之也耶以某愚見不若暫舍徽甯速赴淮揚添設水師於洪湖鎮江二處聯絡袁翁勝三軍以作長城之勢廣收蒙豪英俊任以腹心俾其分地築圍團練民自爲兵即市成城齊以號令教以戰守不過數月淮流上下黃河兩岸添出無數堅城如棋布星羅箕張翼奮互相保守賊不能入然後約會吳楚諸軍齊議攻策或由京口先搗蘇門或由浦六進圍金陵賊救東吳則我擊皖西賊顧皖南則我襲江北彼進我守彼退我攻先人而薄毋後而奔俟彼困憊乃可合圍庶易成功即使一時不能殲除而北防有備自可恃以無恐不至蹈前明故轍有傾覆宗社之憂則徐撥亂世而返之正中興業不難就也至於京師尤宜修備不可稍殊公雖未與其任然位在得言不可不直陳利害早議及之使我聖祖列



宗二百餘年基業永永無患實千載一時不世鴻勳雖李郭復生詎能過哉若再因循不早爲計誠恐逆賊得乘吾間猝不及防如今歲江浙故事則國本再震天下事不可爲矣試問京師有警楚之將士雲屯霧擁將星夜奔馳而救之乎抑坐視君父之危而不起勤王念乎某恐天子後世咎有所歸而不能不爲之慮及也故公駐淮揚其便有三保障北方一也聯絡衆帥二也進取江南三也有此三便盡力以圖濟則之福不濟亦臣之命夫亦何慮而不出此哉雖然楚之將士數憚北防一聞此議必有以危言阻公者獨不思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君臣大義千秋不爽即云將本不可不顧亦必先有國而後有家也國既不保家於何有且南岸一路左京堂一人足以當之何必二師共處互相掣肘使不得行其志耶獨是北方人情與南方異其地勢亦與南岸殊南方山水相環故易設險轉運亦不爲艱山之險一夫可以當關水之險片舟足以扼要北則平原千里故無險可恃無要足扼所恃者溝渠所憑者圍堡非多開溝渠以爲之池多築圍堡以作之城不足以限戎馬而當隱董之用南方勇丁皆農夫船戶有田可耕有家可戀故性多樸質不甚狡詐聚則爲勇散則爲農易於驅使亦易於散歸北則曠悍成風樂爲戰鬥數十年來已結捻爲患不可以

禮化然性尚義俠激而用之又多膽肝亦未嘗不可結之以義也公待人以誠不尚智術似以北人不宜然誠能感人久則相化又何不宜之足慮文文山爲宋策曰一倣方鎮以建守一就團練以抽兵爲今之計正宜倣此而行也蓋方鎮可以爲國屏翰抽兵即所以實鎮主焉以一鎮之儲積供一鎮之餉糈自無不足之食且一鎮之子弟守一鎮之城池亦無不足之兵今天下非無兵也其患在有戰而無守有勇而無謀故或克一城而連失數郡或收一邑而守不數月則以郡縣之權太輕而招募之勇又無常耳勇無常則不能久於其地權太輕則不能固其所守是以屢復屢陷而終未有所恃若夫方鎮則無慮此進可戰而退可守且可連衡其勢以共勦強寇復可徵調其兵以驅外夷古之封建大略類是故能出一國之民以抗天下之兵其守專故其戰亦甚銳也長髮竊據金陵已七八年今更得蘇常財賦之地以益其衆是國富兵強其志將不可量而乃以無常之勇丁攻之於前復以積輕之郡縣守之於後其將能耶文山又云郡縣方鎮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眞今日之第一義也俟支吾年時寇必就

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尙未爲晚某謂今不必有方鎮名亦不可無方鎮意或以一郡領數縣而自爲戰守或一道領數郡而亦自爲戰守其賦稅練饗盤金諸務皆使得自爲籌備以供一路之用欽差大臣往來布置其間指麾既定然後進攻如前所籌則戰以募勇守以郡道天下凜凜然強藩列鎮雄師勁旅不可輕犯亦何盜賊之難平哉其抽丁之法古人或取三家或取之五家文山則定以二十家而抽一丁今雖十家取一亦不爲過總之富者出財而貧者出力事必易集此直省辦賊法也若夫京制則宜仿照于謙十大團營之法而演練之及今尙無大警即宜教以結營行陣坐作進退之方登城守陣日夜輪巡之法使目有所警心有所備一旦事出倉卒亦不至手足無措即使盜聞之知我有備亦不敢輕視神京爲可以妄取而生覬視之心則內地遠方固已至於沿海各隘尤須有專辦大臣委以重任別爲一鎮仿前明胡宗憲籌海方略大開幕府廣羅賢俊示夷以威服夷以德使其靖共無輕中國意然後外患消而內禍可弭矣所患者一盜未平一盜又起東顧西防南征北剿百孔千瘡莫知所治則輻輳方新未有已時能不爲之痛哭流涕也哉夫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乃能建之則非常之亂亦必有非常之人乃能平之公

今之非常人也某故以非常之業望之於公而不自知其言之或當與否也公亦將有意納之乎某臨穎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上楊提學書

甘雨

竊姚州百姓鬧糧株累廩增附多人悉遭斥革身繫囹圄但事涉疑似情實冤誣生等身處局外隱含同類之傷是以不揣冒昧謹爲宗師陳之姚之錢糧積弊日深頃自九月開征以後民情洶洶道路之間觸於目皆怒色接於耳皆怨聲禍變將成該緣事貢廩增附等逆睹其患遂聯名具牘瀝陳積弊冀當事者覽牘省悟剔去弊端以一紙示諭張貼城門則民怨釋而民氣平庶或消禍於無形其立意如此非有他也不料牘甫入於公門禍遽生於頃刻積怨之民男婦數千人紛紛入署凌辱書役而不犯官繼又四出折毀書差及官銀匠房屋破其器物焚其衣被不持械不劫財亦不擾民事已闐然而散被擾之家遂以該緣事生糾衆爲亂訟於州州已惡控糧之激聒又以控牘方來民變遽起事在莫須有之間而不爲詳究即據訟者之詞稟於上遂至株累逮繫至數十人之多實則該緣事生之控糧意主於弭亂並未與民謀而民之鬧糧情出於共憤亦並未與緣事諸生謀不然既聯名具牘於州而又

懲惡民亂甘爲禍首以蹈不測之危何嘗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此在愚者且不肯爲矧緣事諸生誦習書史夙知利害而肯爲此乎民之鬧糧男婦數千人頃刻並至積怨積怒發於一朝不待徵召而然彼緣事諸生有何權力而能糾合四方數百里外之男婦一旦入城又能禁之使不劫財不犯官不擾民乎且民之鬧糧上不犯官下不擾民所仇者惟書差及官銀匠則姚州錢糧之爲弊亦大可想矣惟念該緣事生意在弭亂肯以積弊上陳則其心可諒而事涉疑似遂至鍛鍊成獄則其情又可矜此場大獄姚之兩庠罹禍者貢增附且無論廩生四十名今科試保考者僅生等三人餘皆入於法網士習縱壞惡劣者亦不應如此之多宗師爲學校宗主席序中人苟有冤抑如赤子入井慈母必有挽救之方用是據實陳情倘蒙垂慈伸理而昭雪之俾湯網宏開青衿蒙再造之恩通學有天日之睹幸甚望甚

此先考癸丑歲試一等一名貢與日上提學書也方控糧之初有招先考入名者先考力拒之羣笑先考膽怯及禍發有逮竄者局外人無一人敢過問而先考奮然邁向先生澤霖陳先生芻齋列名上此書書中所謂保考僅三人指此卒蒙提學爲之伸理悉開復衣頂云男孟賢謹注

### 上岑撫軍書

甘雨

竊生等奉督兵楊副將玉科札詣轅稟陳兵事仰蒙批示授以方略城之克復全滇之肅清爲日應已不遠顧蕩平寇亂固翊贊中興之宏謨而表章忠節實收拾人心

之至計姚自道光二十八年漢回交關兵端始兆至咸豐六年城池既陷而旋復九年城再陷十年東南兩鄉起義討賊全師覆沒前後十餘年間士民仗節死義者所在皆有固由天地之正氣不泯於人心實則聖澤之涵濡養成乎節義方九年城陷之時闔門赴義以舉人曾希孔爲最烈及十年討賊之師督兵進戰以文生陳天才爲尤著彰彰在人耳目間十餘年來人競稱之矣其餘若士若民若兵卒若婦女或以陷陣死或以罵賊死或以仰藥死或以赴水死或以不食死或以自焚死蹈白刃而如歸甘鼎鑊以如飴碧血膏乎原草大義薄於雲天誠足以維持名教而壯山河之色夫純忠大節在諸人未嘗計身後之名而獎善褒賢在朝廷原自有旌揚之典用是據所聞見另冊臚呈伏乞據情彙奏倘旌恤幸邀不唯忠魂慰於九泉而草野悉知我朝教忠之義不更維持人心風化於無窮乎臨穎無任翹首待命之至

答襄陽馬齡圃書

楊鳳昌

壬寅六月十日价旋里書從天降悉足下起居如素依依顧念勞人使昌且欣且慚無地自容然天各一方一別而距數千里之遙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足下其諒昌否耶昌荒陬鄙人自就切磋始獲微消鄙吝分手後離腸萬斷船篷之下局促如

轅下駒及抵家見二人無恙兄弟安居如常邇來家政在身匆匆擾擾筆硯生塵而鄙吝復萌誠有不堪爲足下道者來札猶以科第相望夫科第之事昌固未嘗忘也然其不忘科第之心乃其不忘詩書之心之餘意也而其不忘詩書之心又其不忘道義之心之餘意也昌至愚頓束髮受書有年於茲竊以爲聖賢垂教君相立學非從富貴利達起見蓋欲使天下萬世明善復初窮理盡性爲孝弟忠信之人爲禮義廉恥之士取而用之佐朝廷修教化叙彝倫正風俗以致天下於長治久安而特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無由知也於是設爲科第詢事考言而八股出焉謂其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言必其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也然則科第之所係豈淺鮮哉乃世之借八股以希科第者昌竊疑之務詞章忘德行以文藝爲事業以詩書爲利藪而人品學術愈降愈下故採其言皆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言而核其行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昌不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也雖然昌又豈敢謂八股之弗講耶夫朝廷方以八股取士不講八股而無以取科第而吾儒生平之學何以見之施行特以文者行之表行者文之原著於文者宜其勉諸行也夫聖賢教人內而父子兄弟外而師友君臣以及日用飲食之細動靜語默之常莫不有道縱不能驟

舉而身體之亦當強恕而行求其漸而進焉庶幾摩孝弟忠信之言即以勵孝弟忠信之行摩禮義廉恥之言即以勵禮義廉恥之行夫然後不失聖賢垂教君相立學之初意也夫然後不失朝廷設科取士詢事考言之本旨也不然專取浮筆濫墨爲揣摩而於聖賢之立心制行未能體其萬一竊疑孔孟程朱不欲有是後學也即幸得科第不亦愧耶足下博於古稽精於理學不忘荒陬鄙人遠垂下問敢陳蕝蕝之見抒其志之所存以相質凡我同人相與勉之不審足下以爲何如率爾操觚語無倫次懷人千里書不盡言伏惟高明裁教恕我狂妄

答張甥書

楊鳳昌

四月朔日手接來函讀至遇合日長瞻依日短不覺驚訝改容君見及此是深於自悟而得讀書二字之真脉竊幸入道有基而蕝蕝之言亦得稍有補救矣近日令叔出門白頭在堂孤嫠在室皆君之責也况君係一家主器承家守業惟君之責爲重服勞奉養亦惟君之責爲重令祖年力就衰家庭中事無大小凡在分內及可以代其勞者皆宜勉力爲之又不可作強勉之色使老者不安至於寡孀孤弟時命不猶情屬可憫尤須加意體恤種種家務非不足以累人然見得此中俱是道理讀書所



以知其理應事所以行其理故程子有言人事不敢教人做更責誰做可知古人爲學未有日日在酬酢之外者惟立定志趨有事則應事事過則讀書有一日之暇則一日讀書有一刻之暇則一刻讀書如此習慣成自然則身爲事役心不爲事擾又何患家務之累人耶如日俟家務既畢一意讀書竊恐明日有明日之事明年有明年之事歲月如流事無了期終無讀書之日矣諒君之明達亦未必作如是想此亦厚於責人者過爲慮之之詞也若夫功名之得失則天事與人事相半日事文藝而不勵躬行不得謂盡人事也日勉躬行而兼修文藝不得謂之不盡人事也愚舍己芸人僻居山谷疎庭幃之顏色隔親戚之情話荒謬滋甚愧悔難言毫無可以爲君述者自知瓊瑣腐言難免迂拙之誚冀有可採以當矇瞽之誦是則愚之所深望者也

上雲南撫部岑公言兵事書

段生玉

竊以亂之作也必有其人以階之亂之平也亦必得其人以戢之側聞大人知足以察庶幾仁足以撫億兆勇足以滅羣賊加以篤志忠貞鞠躬盡瘁所謂戡大亂其人者非乎然而方理東迤之軍機未遑並燭迤西之形勢恐於迤西人情之向背賊勢

之虛實地利之險要天時之可乘或未盡悉也生玉一介寒微三年書記非有禦侮之才非有辨難之口何敢越俎陳詞冒瀆鈞聽第念數百萬生靈遭十四年賊虐死者枕籍生者凋殘慘目傷心久欲赴愬今適天時可乘地利可資念民志之思歸情實可憫按賊勢之虛實寇不難平故緣朋友之招敬獻芻蕘之策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夫我以順討逆以仁伐暴以衆克寡似乎不勞餘力即可成功何以丙辰至今未克奏效雖曰有數抑亦人事之有未盡也蓋賊自知罪不能逃皆致力以拒敵而民惟思責有可諉即求生以偷安賊以固黨爲自固之術故心力俱齊民以各人求各保之方而圖謀互異且賊自念名虧猶多假買民意我兵徒恃名正大半不恤民情又爭功奪利嫉賢妬能彼此不和互相掣肘此疇昔迤西之弊大抵然也爲國而適以誤國救民而反以殃民賊雖易滅從何而滅哉伏維大人作中流之砥柱挽既倒之狂瀾緒礮箐一征夷匪冰消而雲化環滇省百戰奸回魄喪以魂亡寇勢窮至十分我兵威加百倍由此進勦機不可失有四焉蓋賊以十萬寇省其巢已空賊又屢戰敗亡其勢已蹙兵法擊虛又曰乘勢此機不可失一也西民久陷水火之中莫遂雲霓之望倘得轟雷電掣之師必有箠食盡燦之迂向順者如歸市背賊者

定倒戈此機不可失二也行軍以地利爲要進西多險要之區賊守之則賊利我得之則我利今乘賊之驚惶民之願附即其守險猶可計取况其失守有乎此機不可失三也今年太歲己巳不利於回且賊地災異疊興妖孽並見不惟漢民懷歸良回亦思反正此機不可失四也伏乞大人整飭紀綱申明大義選精兵裕軍實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大約用兵三五萬計日五六旬榆城可復逆魁可擒而大亂平矣倘延時日外賊遁歸而守險內賊驚定而復安謀過今年則進西之復不知又在何年茲獻地理一圖懇賜觀覽至於何地當先取何地宜緩圖何處可以進攻何處不必急戰何處當用明攻何處湏以暗度如何可以籌餉何地可以辦糧非筆所能罄亦不敢以筆罄如蒙賜以晉謁俾得一一面陳或可或否伏候鈞裁

上岑公第二書

段生玉

荷蒙賜見辱采芻蕘言奪時暫含蓄未申謹竭愚慮一再陳之竊以行軍之道有用力多而成功少者亦有用力少而成功較速者視事機之何如耳今承大人掃平黔匪大破逆回誠先聲足以奪人亦浩氣可以吞賊乘此西征真得機得勢時也願使先剪賊之羽翼由遠逼近分股節節進攻非不穩當然必曠日持久且我方遠攻而

賊慮及近必豫作準備則平定誠須歲年也生玉竊以兵貴神速發兵二股一股先取楚雄以開進取之路但姚州城固賊強攻之未易驟得舍之恐其邀截且分兵制之而檄永昌將官出永平攻曲硯中維將官出麗江攻鶴劍以分賊勢一股出黑白琅三井以前隊攻取平川牛井而中後大隊出江營松桂壓鶴劍諭投誠蓋其守城者皆鄧榆漢奸易於反正不然亦可以本地人密投內應鶴劍一復即取浪穹虛張聲勢明攻上關實則過鳳羽暗度花甸哨先紮新溪邑三村斯時平川牛井料亦攻開乘勢過瓦色虛於海東多張疑兵明浮水面實則向關右側暗渡上關兩路兵約會刻期並進反攻上關水路由海東聯絡紮營抵下關陸路由蒼山麓聯絡紮營趨下上下關既得城中必有內應內變者不然亦可用新降之回誘縛渠帥榆城既復餘可傳檄而定即煩兵力潰腹心而批枝葉亦當無抗顏行者矣然而未知天意如何誠有如大人所諭者雖然欲知天意可驗之於民心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伏維大人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竭精力以爲國極體恤以愛民致四民仰如神明望如父母也久矣人心歸向合於天心因人心之所向攻天心之所厭其必得天助也亦審矣勢昭著以可乘機難得而易失惟大人圖之

代楊雲階鎮軍諭回寇杜文秀書

段生玉

書致雲煥足下凡人須明順逆之理審禍福之機而後可以保身而完名想足下機智逾人豁達邁衆宜其思之熟而處之審矣初不料昧焉至此也前永昌漢回互鬥彼時有司辦理不無過當足下歷水陸之辛勤叩京師而赴愬不可不謂足下之明於理而審於機也乃足下儔類不能體此竟狡焉思逞又適當張正泰假義舉滅逆彼此抗衡致使全滇有如鼎沸造千百種之惡殘億萬姓之生豈足下所樂爲哉殆亦生民之劫數氣運之乘除而假手於羣兇耳當此之時中原多故未暇籌邊前大憲遣人諭降不登叛人之黨開以自新之門此去逆效順之機轉禍爲福之兆也即宜俯首以從捨身圖報乃猶抗拒不急收絃又何昧焉至此哉吾於是爲足下惜吾於是爲足下危矣蓋足下有奉君之心而下人爲叛君之事足下有愛民之意而下人皆殘民之爲足下仗義以疎財下人徇私以謀利足下能容而恤衆下人嗜殺以逞威且足下可以捨一己而顧同人下人只欲全一身而害足下以前陳義寶文明之事可鑒也以是知無事時足下爲衆人之萃淵蔽遇變時足下又供衆人之奇貨居也足下何苦哉又前此回之所以倖勝者以承平日久兵不習戰民不知兵一任

小醜之跳梁耳今則天心厭亂人心思治即以足下所練就之還攻足下有餘矣况我戰將百千員雄師數十萬謂螳螂奮臂能當隆車乎是以客歲肅清省會今年平定東南即迤西所屬亦皆恢復足下所踞僅止蒙榆我兵現圍蒼洱足下之形勢如此足下之氣數亦可知也夫識時務者爲俊傑願足下知之恐足下不加察之故不惜齒牙餘論爲足下言之今聖天子在上所用文武官弁悉忠義之員如我不才有忝提督之銜濫膺總鎮之職祇以一點丹心十年血戰荷九陛之寵施爲三憲所倚任竊謂能擒足下者惟我能全足下者亦惟我蓋舖座我可以誠悃通憲懷我得以婉辭進如前在嵩尋獲足下之女及婿我能保之不誅今在喬川獲足下之兄我亦免之不戮足下久已知之不須縷叙也茲乘諸軍未會急覓來歸之路無遭同室之戈或戴罪立功或恩釋歸里我能爲足下全之至如馬仲山楊榮等輩皆可免死錄用急早商議去危即安不然大軍雲集四面環攻足下萬無生理徒多傷民命愈增足下無窮之孽已耳金石良言願早垂聽企盼裁答無貽後悔

致趙某書

楊高德

高德白某某足下久聞令聞莫逆於心福薄緣慳未執贊修士相見禮又無一人爲

之先容忽然遺書無乃唐突之甚然滇黔尙聯鄉誼况同隸西迤遙陰粉榆足下讀書人也德亦勉爲讀書人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唐突之中有不唐突者凡人行空谷忽聞足音是然而喜非喜其人與我素親暱以未聞足音之前踴躍袞袞默爾神傷爲時已久喜心觸境而生殆不自禁不遑問其人與我親暱否也吾滇金碧毓秀代有偉人遠年姑無論嘉慶中葉顧南雅公視學劉寄庵公授經提振風騷一時人文膺萃藥籠盡貯覆峇出者爲騶化鵬處者爲驥率馬終道光之世風流不衰咸豐初年黃少司馬戴侍御相繼主講五華與劉公沈澗一氣無稍隔閡三迤多士觀國之光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德幸厠其列頗荷兩夫子垂青雖不舞之鶴貽笑羊公然頑石一卷曾聽生公說法警欬遺音今猶昨耳丙辰以後運丁陽九不見漢家威儀者十有餘年梁學使持節來僉謂切換紅羊文風復振惜乎珊瑚太闕兼補從前闕如率爾操觚輒拾青紫更遇順風遂搏扶搖而上鄉會試中額增於往年而元氣潛消讀書種子不絕如縷譬如懷抱死鼠入市求售自稱曰璞也買者見其什襲珍藏酌價付之觀者如堵堵轉相耳食莫不曰璞也璞之名則是方之君家連城璧類耶不類耶此反璞之顏觸所以善全而獻璞之卞和難免負屈也經史子集東之高閣帖

括數十篇簡鍊以爲揣摩遂一生吃著不盡間有英髦俊秀有志汲深而老師宿儒半卽凋謝煨燼之後罕有完書冥悟殫思成功卒鮮觀坊間剗剗之本蠶眼細字無慮數十種皆希圖捷獲爲常年讀書時目未見耳未聞者至當年案頭讀本散失無遺執書名求之書坊不啻求馬於唐肆每當睡餘支枕夜未渠央偶有感觸奈彩筆已還景純舊讀之書記憶者十無一二瓶中有酒借書實難且年逾大衍目力先頽天不玉成我爲讀書人可爲拊膺太息兼之離羣索居與許茆山陳又新兩廣文王倉文司馬楊澹園孝廉朱小園副車不常晤談俗態塵氛昕夕濡染徘徊四顧悵悵乎何之聞足下爲讀書人德有鄰德不孤矣頻年塊壘鬱結如久蟄者思啓久邁者思曉手此數行書大放厥詞塊壘立化今而後三緘其口包周身之防不復作狂奴故態足下生雖晚而克自樹立觀書弄翰冠羣魁能剝上九爻碩果不食取象得與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異日雲程遠宦海深遭逢之境卽足下亦不能豫期但使無負所學實事求是富有日新則功名學問一以貫之不必盡在董帷匡壁也全滇讀書人如恒河沙數五尺之童束髮受書卽讀書人也授之讀者更屬讀書人也黃甲諸公進乎讀書人矣然德可以譽足下者祇譽爲讀書人絕無華士標榜之風卽德所



以自勉者亦祇勉爲讀書人非復少年所馳之氣不與當代大人先生爭勢位富厚而僅於恒河沙數中爭讀書人三字名色造物即忌才當不觸其忌也衆女即工謠諶身非娥眉不求入宮當不遭其謠諶也區區見解爲足下縷陳倘天假之緣翠海華山得與平原君爲十日飲更欣飫聞談議以牖啓愚蒙高德再拜

致許葑山同年

楊高德

辛卯三月哉生明高德再拜詢葑山同年無恙頻年闕別思子爲勞在昔合肆五華請業於黃少司馬世方底定魚魚雅雅有槐市風丙辰後蕩析離居至庚午始脫穎出京華一別遂如萍漂水面聚散不常曾日月之幾何花甲已臻往事都成春夢矣適聞省垣創經正書院徵足下爲監院私心竊喜喜監字之義惟足下克副之軍有監軍州有監州古人設官何等鄭重邇來監院非衰憊不堪即剛愎自用諸生挑撻不免視如弁髦夫友發膏火稽察出入亦監院分內事而不足以盡其義也根柢之學異於帖括非胸羅經史子集洞悉各種文體者不能居師席非足下之博雅不能爲監院廣文無慮百餘人如足下者無雙大府用人惟明克允願足下與山長晤言和衷共濟諸生執經問難沈澁之氣所不能遽通者足下爲潛通之吾滇文風之壞

及匡救之法山長不及周知者足下爲婉致之此大府所以特重足下亦山中故人  
所引領冀望者也吾溘不惟文風壞即士習亦不端推原其故皆欲速成之心害之  
宣聖之矻闕黨童子曰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道盡末俗通弊豈逆知後世以科  
目取士而爲父兄師長者或汲汲於逢時舍本逐末故特借此童以發凡起例耶歷  
代尊宣聖爲先師入學之初即皮弁祭菜日誦其言何宣聖所厲禁者羣然犯之而  
恬不爲怪弗思甚矣且宣聖之時科目未設帖括未興所謂求益者求道德之益所  
謂欲速成者欲道德之速成彼闕黨童子誠能敦崇小學隅坐徐行即不難改其前  
失今之求益者求科目中之益欲速成者欲科目之速成率爾操觚束經史於高閣  
一墮此窞沉溺終身是又闕黨童子之不若也陸放翁曰文選爛秀才半南宋秀才  
尙從文選入門今之舉人進士熟精文選理者有幾以古例今江河日下洋板書出  
又爲欲速成者導其路而助其瀾不待蕭繹焚書而書自入蠹魚腹矣有志之士欲  
閱古書如蘭亭繭紙之不易得今大府創此盛舉誠欲障百川而東之惜乎空儲藥  
籠罕遇葠苓偶一有之亦祇晨星碩果栽培之始鑿枘難符愚以爲研窮經義在能  
背誦本文一卷之中有數行背誦不熟此數行之箋註玩之即隔闕莫通無薪則火

不附無器則水莫盛其理然也道光二十六年賀藕庚制府設上舍膏火屬山長督諸生背經德以蘭成射策之年即與其列興懷往事猶在目前咸豐三年黃少司馬踵行其事誠正本清源之卓識如謂峨冠博帶不便於皋比之旁數童子背誦恐命題課士皆得以時文伎倆攙雜其中魚目混珠過眼終迷目五色夫學業之成如構大廈時文如纘畫子史如椽題楹桷之材經義如樑柱經之本文則柱墩也大廈未成僅安置柱墩石本無足觀然權輿實在此今之學者專事纘畫并無樑柱椽題楹桷之材技何所施惟畫地作餅而已時運適至得執斤以率梓人搜巖采幹姑徐徐云爾見有畫地作餅者許爲合志同方予之稍食稍食糜費大廈究何日成乎願足下會商山長添設背經課程豐其膏火背誦果熟以十人計之其五人食古不化文字餽釘如鄭康成車後壓囊其五人深造自得枕上馬上厠上經義皆軋軋若抽必能不負所學拔十得五先民有言五人者各傳授十人亦準以得半之數則成就二十五人又各衍其傳以火分燈生生不已即食古不化諸人雖拙於搦筆教訓子孫亦必黜華崇實不及百年文風大盛如國初閩若璩顧亭林戴東原毛西河諸公不難見於吾滇今日者并鄭康成車後塵囊亦不復見荒年醉人爲瑞可勝歎息但百

穫之樹必待百年樹人者不可欲速成耳芻蕘之見敢以埤益高深惟足下察之求  
州晉省一葦可杭魚雁頻來將傾耳以聽後効高德白



滇文叢錄卷五十九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書牘類六

致趙月村啓

李玉洪

子都不自知其姣也有姣之者而子都以姣著讓蔑不自見其陋也有陋之者而讓蔑以陋聞何者目能辨色審形不能自視也僕質同柴參學謝伊洛顧恒思慷慨激昂有所建樹每見同人伏案聳肩輒眼白齒冷謂丈夫奚事此爲非關矯激情不屬也乃自滇池盜弄烽火燎原徵發簿書艱險備歷窮欲達言勞湏歌事目睹身受隨筆紀之我生不辰空劫夾命一十五載所謂慷慨而建樹者畫餅焉已芻狗焉已此故人目擊僕遭際豈不然乎惟是蚓鳴蟬噪充爨之餘冀除未盡者猶有存焉要亦藉陳時事羌非無病而呻故姣不必子都陋不必讓蔑而瑕瑜不掩妍媸互呈姣之陋之舍故人尙奚屬哉爰自攘臂從戎迄庚午弛擔除散佚不計外得古近體若干首釐爲四集曰畏人桑梓陸沉屏迹窮荒也曰倥傯赤手討賊艱苦異常也曰驅我滇蜀奔馳迹追安處也曰容與鳥倦知還復爲馮婦也情因境異言以時殊姣未必然陋宜夥矣幸爲我刪削焉大刀闊斧毋我棄毋我以

武昌上兩湖總制李宮保書

李開仁

竊聞能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有安天下之大計有安天下之大計者必其能顧天下  
之大局是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一隅未安引爲己責千古帝臣王佐其用心蓋如  
此其至也仰維明公望隆韓范智軼良平應五百年名世之生副億萬輩蒼生之望  
誓師江淮殄滅巨寇鼓行而北削平醜虜能立不朽之功斯受非常之賜位臻極品  
寵冠百僚卓哉弗可及也方今南北肅清惟西南半壁尙關睿慮去秋伏讀上諭首  
派左宮保督辦陝甘軍務而滇省僻在邊陲前以中原未靖遂使回逆縱留其間延  
至丁卯初冬髮逆長驅直逼省垣至今未解署提督馬公嬰城固守剪除內應人心  
始安適岑中丞克復豬拱箐提兵往援獨當一面東方一帶始通糧道乘勝復呈貢  
晉甯現圍昆陽惜腹背受敵動若掣肘進則賊如猬毛倉卒未易成功退則乘勢掩  
殺首尾不能相顧是時劉制府已抵曲靖楚雄三井盡爲賊據鹽課無出惟大關鹽  
井渡所設釐局每歲約抽釐十餘萬兩分解督撫而中丞所帶練兵按月每人支領  
銀五六錢奮勇者不過壹兩其所恃以不變者惟此忠義之氣固結人心而已然猶  
灑涕撫膺躬先陷陣士卒無不感憤捐軀所向輒靡當此之時苟有大軍鉅餉從旁

接應則衆賊胆落慮無不百戰百勝况乃殊勛偉烈赫赫人望有如明公者乎明公以韓范之才運良平之智立大功定大計必能顧大局必不令一夫一隅棄置度外現今節制兩湖滇黔軍務得以便宜行事此天賜滇民以來蘇之望也京職適因請假回籍由樊城迂道至漢祇候憲轅爲民請命祇以滇省被圍一載有餘無兵無餉危在旦夕若不及時進勦萬一省城不守蜀中必然震動將來牽連陝甘火勢燎原斷難撲滅明公撥亂反正天下大勢如指諸掌誠假某馳檄赴滇預作聲援或委解軍需稍爲接濟某雖爲鈍願受驅策然後籌辦鉅餉調遣良將統帶長勝軍若干由巴江逆流而上於昭通取齊招募本省練丁以爲鄉導分兵兩路一由東川直抵武元會同統帶楊先取楚雄阻其歸路一由曲靖楊林直抵省垣會同撫軍岑兩面夾攻一面移知川督駐兵會理防其奔竄如此則回逆望風先遁四方兜勦勢如破竹席捲而西分別勦撫不出二年渠魁授首矣此所謂能顧天下之大局者必能立大功定大計於不朽也非明公孰克當之謹呈管見是否有當伏祈垂鑒

李開仁 戎城再上兩湖總制李宮保書

李開仁

竊維勛名爲氣運所開非其時則動有奇禍治化與經綸相待非其人則難與圖成



是以智者必相時而動至道須待人而行蓋過此則難爲功而得人則易爲理也孔孟有治天下之德而無其位諸葛有安天下之才而無其時子房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可謂智矣而統衆行師攻城定地之略或遜淮陰韓范出入將相功德兼隆亦云盛矣而經畧西夏之外未聞殊績郭汾陽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而相州之潰幾於一蹶不振岳武穆志存匡宋氣吞醜虜而朱仙一戰遽爾班師然則得位乘時立功建業學孔孟之學心諸葛之心智如子房望隆韓范有汾陽武穆之奇勳無宦豎權奸之壅蔽伊古以來孰有如明公之盛者哉明公以天下爲己任天下之所以望公與公所以副天下之望者日起而不窮苟舉天下之大而有一民尺土未被其澤推明公之心必有大不安者豈惟弗安必將拔諸水火登諸衽席不忍聽其塗炭糜爛而至於莫可救援也然則滇民之待救於明公而望若雲霓者今其時矣自頃南北肅清惟陝甘雲貴尙梗王化論者謂治兵大勢由近及遠宜先定陝甘次撫黔疆次平滇境愚竊以爲三省鼠賊其志不過殺戮焚擄而已不足憂也夫干戈以討有罪而罪判輕重撻伐以奏膚功而功分難易今之杜文秀無異昔之洪秀全僭號改制則罪不容誅據城戕官則法無可貸肆其爪牙直困省垣殺戮之慘天日無光神人之

所共憤覆載之所不容舍此不誅更誅何人置此不勦更勦何地而議者乃徒較封疆之大小忘叛竊之巨魁戒塗於啞人之虎而漏網於吞舟之魚豈不謬哉且今之滇省乃川廣之屏障非如玉斧畫河此外非吾土之時也臥榻之側任人酣睡有是理耶杜逆抗命西鄙歷有年所向以中原多故久稽天誅其所憑恃非畏威脅衆即偷生苟活故岑中丞提數萬疲敝之卒當數十萬豺虎之衆非有雄兵鉅餉從旁接應也徒以忠義感激固結人心猶然摧堅陷銳所向披靡豈非經綸氣運有開必先運之又久以待名世之大人而收功於垂成者耶則甚矣明公之將有大造於南土也今天不遺滇民俾明公銜命入川滇省軍務必有便宜籌辦之旨而又適當省圍既解之後此天降大任於明公而故留此不朽之功業鄭重以相須也請將滇省現在情形敬爲明公陳之雲南額設十四府五廳三直隸州分隸三迤惟迤西版圖最寬西道所轄大楚永景順麗蒙永等處方廣四千餘里負山阻險地控極邊盡爲杜逆所據近日楚雄三井已爲岑撫軍遣將克復其餘府縣尙淪異域此迤西一帶之情形也南道所轄普鎮元臨等處有署臨元鎮梁仕美嬰城固守迄今十餘年士民一心素稱勁敵元江地多烟瘴普洱地濱車緬以此得全而鎮沅附近景東遂并於

賊此迤南一帶之情形也東道所轄曲廣開東激廣昭通等處惟激江一府屬賊曲靖自馬連升伏誅餘黨盡歸尋甸開東兩廣西素鮮回民雖有竊發亦易爲力衆而且強者其爲昭通乎昭通乃滇蜀之通衢故大關鹽井渡向設釐局以商賈往來必由此道也回民之多不下萬餘家其爲首者悉受杜逆封號自搆釐以來附近漢民房產盡爲霸佔條糧地丁概不上納官府莫之敢問首逆李本忠阮雲忠鎖三等擅設釐局卡房燒殺奸淫種種不法難以枚舉曩者鎖三趁機煽動經前署總兵楊盛宗剿辦正法李本忠狡詐求撫立功迤西兵至定遠公然與馬鳳等開城竄降遂令西逆猖獗長驅圍省按律定罪百身莫贖今歲三月提督唐友耕統師援滇兵抵昭通彼已陰受杜逆僞詔糾衆堵截是時唐欲迂道赴援則四面皆賊昭圍且不能解何況省圍將進兵攻勦萬一省城有失則援兵不至罪有攸歸延至九月督撫始令相機勦辦遂由龍硐汎進兵連破賊營二十餘座兵抵八仙營餘黨畏服投誠者千二百餘家近攻魯甸所屬巖硐此乃賊首李本忠之巢穴兵練鄉團四面雲集指日就擒昭通既平川滇大通矣此迤東一帶之情形也省城附近十一州縣經岑中丞馬軍門日夕攻打陸續克復大兵進攻激江激江既得即可併力向西撥亂世而反

之正此其時也明公以旋乾轉坤之才運沉機觀變之識當此之時若能籌辦鉅餉按臨滇界指揮諸將授以方略檄委唐軍門統帶援師由昭曲楚雄進取定遠檄臨元梁鎮統進南兵練由元江鎮沅進兵控扼其上一面移知岑中丞馬軍門火速進取激江新興等處統領大軍分道進剿使彼首尾不能相顧一面移知川省駐兵會理防其奔竄乘勢進取永北絕其歸路誠如此則諸路兵甲雲屯霧布杜逆雖強尅期授首矣然後以得勝之兵先平黔匪次定陝甘非常之功萬世一時夫國家大計小臣何敢與聞第以桑梓情深故敢妄爲揣度明知明公入川別有密詔願朝廷縱未有其事而小臣究不妨存此心即或事有專責任難旁貸籲懇仁恩於回京面聖之時希將滇省現在情形據實陳奏明公爲民請命自可造福一方面全滇士民已沐更生之慶矣開仁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尊嚴無任悚惶之至

復下午橋郡守書

蘇寶生

午橋公祖鈞鑒勸捐一事昨於面諭時已力言其不可矣詎謂不聽其言反令僕親其事也僕窮弱多病影隻形孤今之李令伯也塵視軒冕淡於名利惟安貧樂道四字是僕安身立命之區素不干預公事向來長官亦從無以公事見委者蓋諒其拙

亦所以全其介也間有急務相需不過慮所用非人望僕稍爲勞來匡直之耳公祖乃以不願爲之事而強僕以必爲乎既自嘆還自笑也夫民果殷富國果不足則損有餘補不足亦君民一體之常今日景東之民尙有餘乎哉鋒鏑餘生瘡痍未起又困於今取民無制之政者蓋不啻十面之網矣自條丁歸入地畝粟米內已兼力役之征近又加以夫錢一甚而再稅外加厘則析秋毫士厄工窮農怨商憤本年洪水爲災積陰傷稼都非佳兆仁人君子縱不能行損上益下之政忍又從而魚肉之乎僕亦聞衿耆中有爭先應命者矣此輩果急公乎果仗義乎公祖視此輩爲何如人視僕爲何如人乎探香逐臭人與人殊若欲比而同之過矣非不知國帑空虛當道者或不得已而出此剜肉醫瘡之令公祖或不得已而爲此奉上行下之謀抑思孔子嘗去兵食而急民信勢豈弗危方今外寇窺邊民心日散爲叢驅爵所爲寒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嘆此闖賊之所以藉口而煽亂者也一夫發難明社爲墟當時卿大夫必有任厥咎者覆轍匪遙可無稍慮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亟收其散亡而安輯之正今日有司之急務也爲民即以爲國也士君子讀書謂何寧惟是富貴其身而置斯民於膜外哉僕於景東桑梓耳雖切悲天憫人之念實非官守言責之身以

視公祖爲民父母好惡同之者則有間矣若以其言可採慨然爲民請命豈特景民之幸仁言利溥陰惠實多若事必不可中止則乞別酌其可者而使代庖焉僕非其人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趙良曰千人諾諾不若一士諤諤此區區之心也知我罪我是在公祖矣伏維鑒察不宣

與貴州學政陳小圃論文書

施有奎

小圃足下辱賜書詢以爲文之道其詞甚高其語甚下其願甚切其嚮甚殷以足下之才僕之謏陋似不應乃爾而乃爾者豈孔文子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耶何其謙也僕往以論文取罪于時關其口而結其舌歷有年年矣然猶恨不時淺露以翹怨謗自溷跡商賈以來下流躬親衆所不伍此患遂稍息不意足下又欲啓之使言其母乃重僕之罪與弗敢然弗敢然吾聞諸夫子曰不可以言而與之言失言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失人足下其可以言者乎既蹈失言之警宜凜失人之戒敢爲足下略陳之文天也非人也人人心中具有之失學者衆遂皆汨沒而不見耳然匹夫匹婦目不識一丁字而容止有度言語有章皆文也而近世文人華士日從事于其間或垂死而不得其道率皆錦心繡口不務其實而務其華梘蠟其外而敗絮其中

自欺欺人爲獻媚貢諛之具譬之鮮仁之夫巧言令色取悅于人自有道者視之知其僞也此皆習俗之差心術之壞也非生而致然也故爲文者必不漓其本心以真寔無妄之人行真寔無妄之事而後能言真寔無妄之理非苟焉已也然而有法焉非我之所能預期也因題以製局觚之必肖其爲觚不可使爲斛也斛之必肖其爲斛不可使爲豆登橐囊也無定而有定而無定變化無窮若夫鈞之播物無有復局焉其寔亦皆吾心自有之裁制今人與古人異曲而同工者也雖然不可以不集夫義也上而天下而地中而民物其義不察不知察亦未必知必集焉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歷在在體認日日考索由一以及萬因萬而見一旨趣旣明善惡攸辨可以言矣如是而後言言雖多各有體要非同泛響古人之文如日月光景常新以此也足下孝弟不衰忠信不懈樸質不飾謙讓不違其于本體無稍欠缺矣第恐脈法未精且于萬物之情狀或未盡體察也大學平治修齊本于誠正誠正本于格致學者學此行者即行此言者亦言此而已豈有他哉

答趙月村書

施有奎

辱箋不鄙其文詞之淺近乃重譽之至比于昌黎僕何昌黎之比哉昌黎無書不讀

金版玉匱之閒赤文綠字之牒無不巧探冥索撮要鉤元故其爲文其引義也燦乎如列宿之經天其行氣也浩乎如江河之行地其聲響之切如鈞天之奏鳳凰麒麟之出郊藪以來游也其詞藻之備如滄海之中鼉鬪蛟龍隨波濤而上下也其積之厚也如山之生物金珠寶玉枝草之奇無不備產也其氣之盛也如水之浮物舟楫木石糝糠之末無不畢舉也如山之有起伏也如水之有波瀾也如園之有亭臺池榭花鳥樹木也如屋之有廳堂甲第也有門戶也有鎖鑰也易之奇書之質詩之華贍春秋之簡嚴禮之精核公穀左國之瑰偉史記之俊快莊之跳脫騷之峻絜悉兼有之故曰雖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非虛語也夫以一人之才智而兼衆古人之長其資學識有大過人者僕獨學無友所讀之書不能昌黎十分之一又性善忘遭多事之時未能博學彊記總學其詞遂出爲衣食計學殖淺薄荒廢尤多以故僕之不如昌黎亦時勢所宜然不待自鏡而後形也明矣獨因文見道之志不讓昌黎耳孔子曰當仁不讓于師足下以爲何如有奎頓首

覆李鏡若書

施有奎

鏡若足下五月杪玉姻來遞到手書猥以顧亭林相况獎藉甚盛慙愧無地得書



後即欲裁答乃以家亮卿兄久無出京消息情緒甚惡又年來感時憂事無審畧心志荒矣闕如久不報幸無見怪北直之亂宮廷之變出於不幸僕之淺短何足以決此然僕知其事之不濟也君處嫌疑之地臣介猜忌之間指亂黨爲義民視友邦爲敵國排讒論而信妖言廢人事而仗神權在太后暨端邸之心以爲天生拳民用相我國家福利及乎後嗣子載一時之遇也亦可謂不智之甚矣昔宋欽宗朝京師戒嚴有妖人郭京者自言能施六甲法可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遺拜京成忠郎於是不軌姦民劉孝竭輩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天將大率效京所爲金人已臨城下戰不利京與張叔夜坐城樓觀之謂叔夜曰吾試下作法下自樓出城遁走京城破金人挾兩宮北行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天下冤之今之大師兄即昔之郭京也僧普濟普法即劉孝竭輩也披髮禹步即六甲法也神兵十萬即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天將也神來時口祝指畫令砲不然刀槩不傷居室自焚無殊於京之作法也剛毅徐桐之篤信無殊於何臬孫傳也列強聯軍之入更甚於幹喇布尼碼哈也君臣上下皆憂危無比而太后與端邸等諸兒戲謂雪恥強中國在此一舉決意主戰董福祥軍虎神營兵從義和拳急攻使館月餘不能下其術不靈

而崇奉轉虔有論諫其妄者輒戮辱及之至於洋艦已集天津北倉紫竹林挫劔時聞御史徐道焜希旨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報紙宣傳騰笑人口於乎今日尙堪言哉從前所懷之志所欲行之事所欲白之言不得行而日冀其行不得言而日冀其言今何冀耶已矣計唯有爲替爲體借書史排悶而已古者不朽之業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立德尙已立功次之而立言嘗居其後然嘗謂古來立言之人未必非立功之人至功之不得立而僅以空言見要亦生命之不振而不獲已者也顧不能出其學以與當世事猶能明其學以爲後世帝王之師故立言常得以立德立功並列不朽足下充三局差使尙能時時著書溯源探本以國計民生爲重此其志類非今日之當官者所能甚善甚善勉旃以觀時局書不盡言有奎頓首

覆李采臣書

施有奎

有奎白采臣足下正月十四日人至得書謂詩文何用若讓僕以役心於無用之地者僕固好此然出於不得已僕少懷大志長而不克遂憂悲宛悒無所宣洩藉詩文以寄意爲之既久覺舍此不樂其實出於不得已未嘗欲以空文見也足下辱教之

亦不諒僕之心已且詩文之爲用宏矣儒者生羲農後文字之功爲多而至於今則  
彌覺可貴請爲足下言之昔者聲詩絕響人欲橫流孔子筆削春秋以繼詩書之不  
作而人道賴之以不泯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司馬光編通鑑歷代因之猶是孔氏遺  
法而各家私著如楚詞杜詩韓文朱子悉爲箋註亦欲俟後聖刪述竊比於詩書之  
列與史乘相輔而行近代史無疇官充是役者徒據其人章奏及其親屬門生故吏  
所爲行狀潦草塞責易姓之後以二三儒臣修纂其誰能詳究其實此姦惡之所以  
不懼而善良之所以不勸也然人心之得以不死而名教之終於不敝者則以有草  
野之清議在也公是公非之理具於人心而欲言難言農不識字工商識字矣而不  
能文士能文矣而不克厠制作之列克厠制作之列者其惟知道者乎斯人也天靳  
其富貴而與之以文章將使之各即所見各就所聞或發之爲詩歌或著之於言論  
以彰公道明是非而代表欲言難言者之心思哀集搜羅亦得失之林也恨能此者  
少耳果能矣其爲有用孰大於是若乃粉飾塗澤務取悅於人不顧義理之安此華  
士苟且者之所爲誠無取焉足下吐棄詩文以半生精力殫於音韻之中豈以音韻  
爲遂有用與抑出洋後之思想固自與人不同與不然何唐突乃爾也孔子曰道不

同不相爲謀願足下勿復多言

與樹五書

張舜琴

樹五賢坦如晤昨承撰寄墓表一道亡室有光泉壤琴當再拜銘心曾緘謝即時並請書寄棉紙一幅將來琴自監工勸石以垂不朽是函計當早日到屏矣又念寄坪第一函內意思恐未透澈曾祈令兄三世台府報轉言之然猶恐轉言有未透澈者茲又特具一函重言之蓋念此次賢坦由任回里是誠近來仕宦大員中所無比擬者准以三月此三月中當以千金一刻視之與其用一刻以應酬不如多一刻以待奉設因琴未見面賢坦遂欲來省則因此一念之紛歧必有酬酢需數日者此數日之酬酢只宜移之堂前問視多幾次萬不肯以千金一刻之時光而浪費之數百里外親舊處也琴意奏假有期如期回任斯爲臣子之道兩全此外如有遷延則有負增中丞厚愛之意亦非鄙人期望之心也千乞千乞琴屢欲飛馳還鄉以聆雅叙惟回顧家中冗累當前有不能一朝離去者而去鄉十餘年游子老矣一旦言旋非流連月餘斷不能舍之仍入客路兩面著想賢坦切不必來琴亦勢不能往留此因緣來年琴當到浙一晤回任日說與女兒外孫輩聽之自然可以釋念琴叨蒙上台及

各朋好相待甚優勞雖不能効食俸等於能員一切均望開懷但如琴所囑切勿晉省依限回任力盡教育之職現奉縮期宣統五年開議院學臣應行籌備事件自較從前尤宜加緊所以祝望賢坦回任如期之意亦加倍懇切時局艱難循職分而報効之是謂真解非至此而猶情綦富貴利達也聞賢坦提學彼都爲邦人士所悅服還轅返旆勸其如期假期內省視勿曠時刻是匪獨琴所盼禱矣專此敬頌侍祉并候潭祺不一庚戌十月十九日

與南陔二弟書

張舜琴

南陔二弟如晤日昨接到手書知弟已委重慶轉運事而且到差有日同事相宜慰甚因念此是入官第一次試驗權量由人勉勵在己循分盡職專心任事積久自有分曉至於事之勞逸薪之多寡無計也兄一身自信得力處在於勤慎二字兢兢業業不敢告勞事不假手於人惟恐受過是悔習慣自然了不嫌苦歷數十年如一日遂爲人所信任此弟所親見者也望即觀感興起爲要傅芷青先生墓在涪州東鄉去重慶不遠得便躬親致調以明兩重知過緣分不淺泉台有知慰何如也少凝姻世講任所近在東道往來晤談見弟如見兄一樂也李觀楓賢弟係舊相識其父以

慮厚待人老成典型故舊不棄客邊相與周旋所謂因不失親亦可宗也近來尤癯體少強久不服藥不覺困憊日行事件辦畢猶有餘力私心自喜遠道勿以為念安民由學步至於穩走氣體較勝於前胃部少弱乳猶未斷其母能耐劬勞甚善三姑孃之母狀類偏枯輾轉床褥得伊二孀左右扶持不惟小女感激兄亦省却操勞多也伏暑天氣在川尤甚飲食起居珍重是囑此即問近祉

代參議處擬呈都督府書

李文治

為呈請宣示事宜參議處原訂章程及政務會議更訂參議處權責草案載有參議有建議之權復有獻可替否之責均經遵行在案八月廿二號本處為公園對過建屋開辦公娼大傷風化呈請改為工廠經軍府政務會議決定辦法二條一將娼妓完全禁革一本取締之意切訂手續均由司擬訂公決等因並經鈞府函達孫參議光庭辭旨無異仰見鈞府惟善是從改過不吝之盛心無任感佩特是辦法第一條主激進主義參議等亦知非常之原愚民懼焉此義姑暫置弗論其第二條本取締之意切訂手續詳取締二字與提倡成反比例本其意者不唯其名唯其實自宜抱定宗旨著著進行庶幾得達目的而進日忽聞公園對過房舍公娼名目雖已取締

而上等姿色娼妓強萃於中中下等姿色娼妓力屏於外款項由公籌備物品由公購製其他穢說不堪瀆陳靡靡從風大有登高而呼之勢謂非公娼其誰信之不知該司所訂章程是否如此迴憶聞命以來迄今兩月該司所訂手續本處未得與聞且政務會議停止三次而事已實行不知鈞府政務會議及鈞札所云取締之意與夫擬訂公決之語究竟公決於何時公決於何地與取締本旨有合與否因念前此會議時民政司傳鈞府命有公團對過不復用作娼寮並飭巡警局長將大門外所榜娼寮二字即時刮去今又如此則前此命令實為虛誣出爾反爾不知成何政體參議等職在參議本無執行之權然茲事係由本處建議關懷桑梓實具苦心既不得知取締之主旨復不得聞公決之餘論想我鈞府設參議處之本意必不如此應請將民政司不待公決遽行開辦理由宣示本處以符原議臨文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呈都督府辭職書

李文治

竊文治于本年四月內曾請解去議長之職以避賢路未邀允准既迫嚴命復為義務所驅不敢固辭冀竭心力以圖尺寸之效稍酬夙昔乃今半載建白毫無雖偶貢

愚誠又迂濶而無當於事。承文治之志，傷執事之明，伐檀之詩，不堪卒讀。昔燕人徒市駿骨而自致名駒，今執事以文治為郭隗而朽株為梗，去德滋遠，抱疾滋深。況近年來精力益衰，疾病漫作，遇事率多瞋眩，倘再尸位使文治失社會之信任，固不足惜。使參議處蒙病夫之名，大可懼也。務懇開去現職，另簡賢能，俾無廢事。而文治得自休適，遂其山水，則感德靡涯矣。臨呈，悚切伏惟鑒察。

整理財政意見書

陳介

竊維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源不能開，自惟有節流之一法。然節流須務其大者，乃可期收支適合。俾司財政者，供足劑求，不至視為畏途。無人敢問，否則收入方增，少數而支出轉增多。數日日籌，疑日日憂，貧甚非久遠之計也。吾滇財政向係收不敷支，十餘年來，無非架漏度日，而挾其病本不患在收入之少，而患在支出之多。自二六政變以迄，軍興餉需浩繁，支出幾無限度，而省外各征收機關，又強半為他人佔據，解款不至，收入寥寥，勉力撐持，始得將難關渡過。今以軍務肅清，新政府成立，特開整理內政會議，財政一項實為亟待解決之一問題。惟議者多以籌款為言，若烟燈捐、若房舖捐、若營業稅，若所得稅，若加糧，若丈田，若收現金，歷舉名目，一似生



財有道鉅款可以立籌價職掌度支未嘗不思索及此祇以吾滇地瘠民貧不可與  
腹省富庶之區相提並論頻年繁征厚斂歲入之款竟達一千萬元以上人民負擔  
已苦太重精髓既竭即再多方敲吸恐所獲亦屬無幾萬一操之過蹙即生變端則  
邦本動搖何堪設想价亦滇民一分子故不忍不為地方稍留元氣也第財為辦事  
之母必須求其足用雖未便削足適履而要宜量體裁衣愚以為吾滇有此鉅數之  
收入而猶不敷支出實惟用途無定之故當軍事方殷之際固不敢議裁即議亦難  
辦到今幸軍事可望收束自應量財力而分別汰留現就吾滇固有之收入計之如  
全省地方盡能恢復原狀商旅暢行財權又能統一逐加整頓則歲入之款當可得  
千萬元以上假定除去三分之一供支政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悉數供支軍費其數  
亦約在七百萬元以上應請鈞會通盤計劃究竟每年軍費約需若干制定預算明  
白公布如同有收入足敷支用自可不另籌他款重累人民即今尚有不敷亦祇儘  
不敷之數籌足為止此後不能再增以免牽動預算如是則利用有節軍費既不難  
應付政費亦不致拖延百廢具興乃得有所藉手抑更有進者整理財政固屬廳長  
之責而尤賴上有廉潔之政府毅力主持事必公開款無濫費至委任徵收官吏則

慎選廉能勿藉為調劑私人之具俾主管者得以照章考核分別獎懲若手有方而  
貽政乃可言整理倘行將去位本不必多此嘵嘵特以財為萬事之母關繫非輕用  
敢抒千慮一得之愚聊貢忠告懇直之見是否有當伏候鈞會採擇公決施行

覆哈密沙親王的商開龍王廟荒地函

楊增新

來函叙及哈密龍王廟草湖地段招墾窒礙情形此案前據向知事擁光詳請招民  
承墾聲明係歸龍王廟管理產業該住持執有印契為憑比經批飭照鈔契照並繪  
詳圖賣核旋據該縣鈔繪到署細加核閱其中證據頗為詳明增新所以於新疆南  
北兩路極力提倡農業者因新疆財政困難不從實業入手再無挽救之方至於哈  
密為新疆門戶不能不駐兵隊而縣民性情浮動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墾民國元二  
兩年迭與貴親王反對經公家派兵收撫始就範圍現在時局變遷尤不能不駐兵  
以資鎮懾每年所需兵糧甚多不能不就地籌辦若皆向纏民採買又恐纏民食糧  
缺乏反致喫虧轉不足以示體恤擬請於縣城附近如有可墾之地不妨量為籌撥  
作為營屯或派兵屯墾或招民墾種即以每年所收之糧添補兵食公家能可墾種  
一分民間即可少採買一分於兵於民兩有裨益此全為幫助貴親王保衛藩封起

見並無不美之意存於其間該龍王廟之地既經明欽差與人民發給執照如果可以招墾開闢何妨暫行試辦以盡地利而裕兵食如貴親王以為果與下流有礙亦不稍涉勉強惟欲保民必須養兵欲養兵必需足食究竟縣城附近何處尚有可墾之地應請酌量指撥以資屯墾前袁撫台過哈與貴親王籌商開墾事宜已蒙慨允增新亦同此意無非注重邊防求於地方有益諒賢王必以為然也

致周道尹論阿山宜注重墾荒開鑛函

楊增新

逕啟者阿山邊遠膏腴前清歸塔歸科爭持不決經長少白將軍以緊連強國留此科塔距離二千里間之大卻大窳恐被外人乘虛強領奏准另劃為區設立長官計自清廷以至民國事歷十餘年官經六七任均未措意民政經營如法致啟隣邦覬覦愈起直追派駐其領事遷移其農民擴張其商務調紮其軍隊喧賓奪主交涉大難反不知未劃區設官以前僅僅由塔恭贊委駐哈巴河一營務處治理其間之足以相安無事也言之實為憤惋今者政府議以歸併新疆改長官為道尹防務關重兵事固須整頓惟既新阿之統一可即彼此以量移已非前此拘守一隅無活動餘地之可比第邊固藉兵以防而兵實資民以養為今日蒙阿山有輔兵事而宜舉者

莫如民若夫曰殖之則必招之然招又豈可相強哉必聽其的以悅其耳目美其心思而後民赴其的如蠅附羶如水趨壑有欲遏之而不可制止者其的維何蓋墾荒與開鑛是語去千里運糧士有飢色又云百里不運麤以阿山距新在千數百里外歷年來新糧運為倉勞費不資正如秦人起負海之粟以餉河北三十鍾僅得一鍾卒至民貧士饑公私交困而後已殊不知阿山河流或出地質沃衍實可大資耕種早若集民開闢非惟地方儲峙豐盈無事因糧於遠道抑且我有室廬人不得而居之我有田疇人不得而取之何至俄農插足其間致今日聽之不可驅之不能以難於措手乎亡羊補牢已嫌其晚及今不辦益滋後虞此墾荒之所宜舉也五金之產天地自然之利久而必宣亦天地自然之理阿爾泰山者蒙語譯為金山也山之陽屬中山之陰屬俄俄自劃界得此山陰鳩眾開採出金極旺收課甚豐載諸中外報章斑斑可考同此一山而我國前則任令美利章置於地無人問津後雖經各長官從事於此聞祇計較得課之多寡而在廠金夫有被搶者不問也有缺食者亦不問也且在官人役益肆其欺凌搜刮之毒遂致若輩畏而裹足愈開採而愈式微為此鑛計欲求其利必除其弊弊除則利生利生則人趨若鶩將見阿山金穴搜羅不盡既

可得寶物而資以流通復可納游民而免為姦宄非獨增國帑之收入杜外人之窺伺已也此開鑛之所宜舉也以上兩端固為阿山殖民之要素亦為阿山切己之利害規畫興作未可置諸緩圖而尤以並務兼營乃為得當蓋有農而無工食寒則農傷穀賤有工而無農粟貴則工難身安是農與工兩相因亦兩相需果使墾荒開鑛並行不悖漸圖進於有效則農有民鑛有工即可寓兵於農寓兵於鑛一旦有警招之即是無待外求豈不更於治軍防邊大有裨益哉應由台端特予注意將阿山全境詳細勘明若者為鑛區產金若何能否容納多人若者為墾地水潦如何能否安插多戶並如何著手進行方能日起有功望即體察情形妥籌趕辦繪圖貼說條具以陳將來告此成功邊民利賴無窮則執事功著一時名在百年增新實有厚望焉

覆馬提督論國防外交函

楊增新

密函悉現在邊防喫緊伊犁塔城阿爾泰烏什各處均由省城派兵前往固不止喀什一處馬繼武年紀尚輕不明條約不知公法不可使之赴前敵邊卡萬一從中干涉稍失機宜惹出交涉事關軍事外交不可不慎是以本督軍不許馬繼武赴烏魯

克恰各卡者即是此意不許前往正是厚愛成全之心現在外交情形與二十年前大不相同光緒年間與法國在安南打仗那有外國人監督中國軍政如今什有英俄領事有日本調查員有中國參謀部調查員有邊防處調查員軍界政界一舉一動事事被中外調查員監督稍有差錯受累不淺所以一切機宜不能不由本督軍主持以免失敗致使大家一齊受累至於俄兵一敗必以中國爲退步如何對待純要依據公法所以一切事件均須由本督軍直接主持貴提台彈壓地面數年來地方安靜即是大功至俄國亂事如何應付本督軍當通籌全局照依公法而行楊慶明人甚穩當不要因他是漢人便不放心本督軍敢放胆用回族貴提台亦要放胆用漢族方好現已寫信告知楊慶明隨時聯絡感情至閒話一節本督軍向來不聽閒話且從來無人說貴提台獨立惟兵額應極力整頓爲是本督軍對於貴提台向來深信函中破壞諸說何從提起現在官極不好做近來有內地派兵來新之說本督軍亦覺進退兩難若不爲顧全地方計亦想退休田園矣

本督軍覆布爾津河魯知事報告俄敗軍入境情形函

楊增新

阿山蒙哈苦於歷任長官魚肉苛派久矣今得周道尹一掃而空內政修明漸致人

心固結阿出領土從此可以保存甚慰仍望該知事加意拊循相助爲理蒙哈心非木石斷無不知感而向化也俄新舊兩黨戰爭劇烈影響於我邊界數千里警報頻仍年來已爲司空見慣近則波什伊犁塔城無一處不喫緊即無一處不籌防在我總抱定不加干涉主義無論該俄兩黨有敗竄入界者先以兵力在邊境阻止萬一阻止不住即按照公法解收武裝暫爲擇地安置其避難逃來之人如能阻止不令入境固爲上策如實難阻止亦祇得暫爲收容免傷人道俟俄邊稍靖仍令回國或伊塔均係如斯辦理尙無不就範圍之事齋桑旣爲新黨占領該處緊與阿鄰敗隊難民逃竄到阿勢所必有應由該知事稟商周道尹查照所示辦法相機妥爲因應原不在全恃兵力施以強硬致啓釁端至俄舊黨男女八人乘車四輛由塔走阿回國齋桑旣難前進塔城亦不可回可令由布爾根河入科布多或者尙有一綫之路可函達布爾根河軍隊放令前進否則即令暫居該處俄商家內候路通再行該知事委赴布爾津河原爲因地擇人何得因任重勢危遽萌退志即就邊事艱危而論莫甚於塔城霍爾果斯兩縣塔與俄屬葦塘子祇隔四十里霍與俄屬薩瑪爾祇隔六十里俄新舊兩黨在彼旅進旅退舉足即已入界該兩縣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

中年來各知事均已對付撐持過去若布爾津河距齋桑在數百里外較之塔霍尙非過緊即令俄兩黨如何惡鬪亦不過如塔伊塔經過之事實該知事不必過慮緣該兩黨均與新疆向無惡感決不致危及阿山也况阿山糧料柴草無不困難原是絕地俄國逃難多數兵民亦不肯輕率入境惟據稱軍隊單薄不足建威自係實情應否酌派隊伍前往駐防已電周道尹體察情形酌辦矣

覆裘委員大亨報告俄新黨社會主義函

楊增新

來函報告各節均悉查俄新黨勢力日益擴張其社會主義日益傳播中國民窮財盡人心思亂此等邪說尤易被其煽惑且俄屬西土耳其斯坦纏民倡言獨立中國僑俄回纏暨喀什一帶纏民未必不大受影響應即加意防範而根本之計舍却整理內政固結民心而外再無第二法門仰即知照

覆什朱道尹稟報英阿作戰情形函

楊增新

呈據寶知事所轉纏民色耳地丁由印度朝汗回蒲報告英阿雙方豫備開戰情形暨該道尹窺測阿富汗勢力恐難敵英之意見均悉查英阿戰爭不論誰勝誰敗於新疆政治地理均有直接關係蓋英在歐戰期內所受損失急欲取償於遠東新疆



西藏密邇印度則其陸地發展之地必不舍此而他求英果勝阿不獨阿屬爲英割據新疆西藏定然以次相及阿爲回教國此次醉心民族自主之說復受塔什千俄新黨政府之協助起而抗英領土雖小而回教勢力之團結則甚堅固且英之強點全在海軍其陸軍之駐印者爲數應屬不多益以山路之險進取爲難遠道運輸亦有難操勝算之處萬一不獲勝利凡屬中央亞細亞方面及其他相距較遠之回教各國如土爾其波斯俾路芝阿刺伯埃及俄屬之高加索土爾其斯坦總計其人數不下一億四千餘萬必將受阿之迫誘聯合以謀一致之進行勿論散居我國各省之回教屆時是否受其煽惑而新疆一隅勢必先被波及英勝非我之福阿勝亦非我之利此就英阿勝負早決言之也如或勝負不能早決則中央亞細亞一帶不幸而爲巴爾幹之續兵連禍結永無寧期新疆又豈獨能安枕此中密切危險雖曰我國政治不修亦緣宗教種族與地理過於接近有以致之茲有防範之法數端應即妥爲實施一在愛民凡屬回纏急宜結之以恩如查有地方官存心剝削殘刻者准予嚴加懲處以固民心一在密防凡屬外國入境人員及由外國遞寄函件報紙均應分別偵察檢視以防勾結煽惑一在慎於對外現在英商對於阿人既處於戰爭

地位自有不能兩立之勢我國於雙方均宜妥爲因應不即不離不可偏聽一面之辭致招一面之忌蓋我國領土雖大譬之紙虎全無活動機能阿富汗壞地雖小譬之豺狼總有噬人能力不拘大小事件務期出以審慎以免發生枝節牽入漩渦一在勤於偵查凡屬英阿戰事勝負以及一切動靜一經探明均應隨時具報以消息靈通藉資應付所有上開四種辦法望即飭屬照辦勿稍疏忽

與顧仰山論父妾之無子者服書

倪隆德

承示詢父妾之無子者於父歿後從適子就養而以壽終律於此條未著明文應如何服制方協於義具見虛懷下采殫精禮教敬佩奚似案禮曰適子於父之妾皆稱曰庶母在宋以前之制皆服緦自明以來之制皆服齊衰杖期而律又著明若庶母無子則無服釋宋以前之制在嚴適庶之分釋明以來之制在篤兄弟之親何以謂之篤兄弟之親如庶子於適母既服斬衰脫令適子不有以答之其何以慰庶子耶故降而服期此其所以篤親也今於庶母之無子者如仍服期則與有子者何別若遵無服之例則其就養數十年不無恩誼於其間一旦歿而即忽忘之非惟於心未安反之於禮亦未得是以律有八母之異清徐健庵更廣爲十三母同一庶母中間

又有慈養乳之不同若養母與乳母於此項無關姑不具論至於慈母可即以互證之據律所載慈母本指妾子無母父命他妾養之者清會典注云或生母子多或係有病父命他妾養是謂慈母然此皆謂妾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爲母子者言也若不命爲母子者則禮又有服庶母慈已者之制小功章云君子爲庶母慈已者義疏引敖氏曰此服固適妻之子爲之而妾子弗與焉清會典又云庶母慈已之服典禮所無古爲庶母總故爲慈已者加一等爲小功今爲庶母期則已無可加然是謂有子者無可加若無子之父妾又將何以處之故清會典又載惟無子之父妾本無服者或以乳母之例推之查乳母之例古今皆服以乳推而加一等則服小功如此則庶母之無子而有恩誼者應服小功反之禮經既已符質之會典亦有據按以孝子仁人之用心求所以酬其恩誼者亦無不周而宗廟立祀之等殺仍不紊淆有過與不及皆非者知禮之君子其審諸若夫先王制禮原準人情故有禮經所無恩誼可通之訓心喪之制本無所限若從其厚則在乎其人之用情而已然亦未敢以爲當否緣某學殖荒落三禮之學不過涉獵慨邇來禮教掃地而吾子猶欲講明而切究之故本愚者之一得以質博雅君子倘蒙摘而教之則學之幸也生之幸也並頌箸社

不一  
覆廈門道書  
李增霽

敬覆者奉到來示飭將起出美孚三達公司被劫洋油白蠟等賊查照所開價目分別變賣解交等因奉此增霽再三籌思如此辦法頗多滯碍竊維交涉一道有關主權如以一時私交委曲遷就恐將來得寸進尺羣起效尤失我主權自我作俑防微杜漸當不其然查洋商在中國被劫追賊拏犯責在地方本官至拏獲正犯追出原賊則地方官之責已盡今該公司報劫洋油六百連白蠟五筒業經如數起出自應飭傳具領再將所獲案犯劉橡等照中國法律嚴行懲治以重邦交此外別無辦法若竟聽其要求必將原賊變賣勿論該公司所開數目浮於市價竊恐此端一啓浸假而捏報搶案者有之矣失少報多者有之矣勒令官員賠償者有之矣要挾政府壓制者有之矣種種弊端何堪設想先生主持外交當亦見及於此幸無碍於情面致失主權迅祈照會美領事轉飭該公司來泉照將原賊具領以免周折至所獲案犯容即說明詳辦以儆後來是否有當仍祈示覆遵行

上李仲軒制軍書

周宗麟

竊維自治之道在乎開民智育民德實民力作民氣而已我國三代之治尙矣秦漢以來有實行專制之主往往利民之愚利民之弱非假神怪以炫其耳目即逞其威力以敝其精神生斯際者幾若四界之中有千百鬼神時臨監視九重之上有萬鈞壓力莫不服從積敬生畏積畏生諂一似神州數百兆人民之財產生命皆爲鬼神主之君長操之而媚之則吉逆之則兇者洎乎今日風俗人心愈形頹敗寡廉鮮恥靡所不爲推其原因固甚複雜而其毫無自治能力惟知聽命於神聽命於人者實原因之原因也欲除其弊端自上始列爲三事請詳陳之一祀典之宜釐正也自古在昔民智未開科學未明凡宙合間驚耳炫目之端靡不稱爲神怪上之人因民之所畏而畏之有所謂神道設教也不知太虛之中所謂天者積氣耳神於何有地球一行星耳日月南北斗牽牛織女文昌魁宿等亦恒星與行星耳他若雷電風雨山川城隍水火土木門竈等等乃地文地質中物供人之需用者耳神於何有今國家典禮歲復舉行在開通士夫以爲世界日進文明不宜仍奉多神動致外人之非笑而在野蠻村婦又誤以官府猶然崇信縱經百般勸導未免踵事增華綜計此迷信歲出之數官私當不下千數百萬矧自治前途妨碍尤甚乎應請釐定祀典當罷者

歲出之數官私當不下千數百萬矧自治前途妨礙尤甚乎應請釐定祀典當罷者罷之其他若迎春禱雨祈晴等類當援救護日月蝕之例一律停止以爲民倡一忌諱之宜捐除也華人之多忌諱自媚神之心理而推衍之蓋由自信不定亦由析理不精不知世界之歲月日時地球之轉旋也歲月日時之有干支中國人爲之符號也夫地球之轉旋何殊於汽輪之轉旋如謂汽輪此轉爲吉彼轉爲凶雖三尺童子未有不啞然笑者矧全球陸地中國僅居十三之一若謂忌諱爲可憑當溥全球爲一例何彼數十國則海闊天空凶邪不敢侵犯而惟此亞州東偏之地則人人束縛事事拘攣華人何辜甘受此無形之桎梏乎試爲撫衷自思諒亦有不能自解者今請於時憲等書諸凡禁忌概行刪削以定民志一舊習之宜禁革也立憲國民無論官士農工商兵人人有應負責任即人人有應享權利官爵廉俸薪工凡負担責任者應享之權利也故人欲無愧享此權利祇須實力盡此責任假如責任已盡縱享若何優渥之爵祿乃國家如分以相償者既無所謂恩又何謝之有耶此義不明每以爵祿俸薪視爲非分之物故得一官爵則謝之得一差委則謝之不曰受恩深重即曰蒙賞飯吃窺其卑諂情狀無所不至極欲於上官之前顯其幹練至其心以差

缺爲傳舍以小民爲肉魚庸者惟知素餐黠者但工粉飾其不負責任之處較之木石等工盡一日之力受數錢之值卷懷而出不稱謝亦無愧色者其賢不肖誠不可道里計矣今如欲國民共負責任要自內外臣工始自茲以往請將所有謝恩謝缺謝委等舊習概行禁除即加恩施恩受恩等名詞亦一律禁用養其廉恥高其人格凡事但課其實力無徒責以虛文庶幾人心風俗歸於高尚實踐一途則鑽營賄賂之風由是漸息天下事始可爲也右列三事其於自治一道驟觀之似屬膚廓之論細繹之始覺種種妨碍皆出於此海通以還黃白競爭愚明柔強相見益絀自今以始人人務宜掃除舊迷信啓迪新知識澗洗舊汚俗扶植高品格力圖自治乃能自立苟上行下效因循不變俾廿一行省之大多數人日趨於茫昧卑賤一流勢不至蠢若鹿豕賤如犬馬不止乃無識者方將疊變章程議行強迫津津然誦教育普及是南轅而北轍也彼日智我日愚彼日強我日弱其不歸於劣敗滅亡者幾何耶所有擬請禁革舊俗以期利便自治各情請求代奏謹呈

致臨時省議會請願書

周宗麟

竊維我中華國數十年來各省志士之所以捐室家拚性命耗金錢而不惜者望共

和也數百兆人民之所以望風聲謀響應樂助力而恐後者望共和也今者共和之名成矣而共和之實則十無一二茲試問半載餘之改革有異於滿清專制時乎抑非有甚於滿清黑幕時乎此不特有乖於志士之初心實甚違數百兆人民之大願然此皆由於真學力未充惡習慣未盡即如滿清時之學子當其草茅誦讀靡不志切愛民見有爲民利者則頌之有爲民害者則疾之一旦得志前後究如出兩人忽而爲菩薩低眉忽而爲豺狼變性乃如之人爲問今之民國新人物其能免於此者有幾耶吾滇此次光復雖稍用武力稍有劫掠直不可謂之軍事苟政府諸人物終守初志無僅爲一己權利思想在在與民更始將見破專制而叙共和揭黑幕而放光明又何至使千七百萬總總林林其愁苦怨歎之聲仍然不絕於耳乎蓋此救同胞之言昔嘗騰之口筆之書而今日儘可見之實事雖民國新立一切設施有待中央議會議定而臨時約法五十七條已於元年三月十一號公佈施行滇則僅一紙之空傳也其他若財政若命令若習尙若軍隊往往貽人以口實者謹具直陳以備壞流之一助焉一實行約法以紓民困也查革命方畧先行軍法次行約法次行憲法蓋方略初意以爲革命軍起攻城略地動需時日必委派都督鎮撫其間奉行軍



法茲滇南旬日之間九十餘州縣全體贊成兵不血刃雖土匪稍有不靖旋即帖服與流血多數延宕日期者迥異無所謂軍政時代也倘速通過約法俾滇人早受共和之福寧非大幸不意遲之又久寂寂無聞迨至中央政府臨時約法頒布猶未見切實之履行官權仍似雷霆人民仍如草芥有委派密查凶類虎狼輒入人家百般訛索致使婦孺驚啼雞犬不甯者有軍人神聖馳馬傷人損命殘肢一錢不值致使平民百姓吞聲飲恨者有夫婦勃谿究非鉅案致將其夫拘禁囹圄議罰二千金者至若軍隊之騷擾一夕數驚衛民者反以害民散勇之搶掠十室九空執咎者毫不任咎又如搶匪會匪固屬不法然至斬首已足蔽辜乃竟剖心拔舌剔肝出腸借左麼以示威實自形其不武昔洪楊一役共嘗曾李殺戮同胞茲所殺者非同胞乎哀矜勿喜乃見仁心若此慘毒實虧人道然此僅就近地所見所聞言之也而乃竟若此無怪無知愚民往往詰問共和之有何益或怨望光復後之更不聊生者誠非無故務懇軍府飭下各府廳州縣文武官吏實力奉行臨時約法毋得再行藉口軍政時代違者從重懲治如律一布告度支以釋民疑也滿清末年亦漸知仿西例凡衙署堂局公所每處各有預算決算每月登報布告蓋取之於民者不能不使民周知

也去秋倉猝反正倉猝建設預算一事勢固難行然至今九月以來自軍府以至司局校所其入出款項儘可按月補行預算決算蓋府司等處減費減薪原相率以省約然道路傳言有謂某軍官娶妾某局長生子其宴會演戲及一切費用係支公款者如此之類不一而足雖悠悠之口未盡可憑然入出久未宣布人言亦不可謂之無因應請將府司局校所等處預算決算自舊歲九月反正起按月咨交臨時省議會審查追認並彙登報章俾知民國一切度支較之前清加倍樽節加倍明晰庶幾滿腹羣疑渙然冰釋一慎出命令以使民信也語云令出惟行又云慎乃出令誠以發號施令四方之觀聽繫之使朝令而暮更焉昨興而今罷焉將使萬衆惶惑無所適從其於民國前途影響甚大今試略爲舉之如改革之後屢承電催速辦民團副忽變方針飭令停止一也撤銷城鄉議事董事等會另設正副董名目未及一月旋復飭令取銷概行仍舊二也愛國捐章程並捐冊業經頒布各屬查此項捐冊紙印諸費爲數必鉅乃未及一月旋復取銷三也本省稅契通章頒布各屬業經地方出示旋復奉文取銷四也變賣積穀業奉文矣嗣因未經交臨時議會核議遽爾頒預施行旋復取銷五也議開協議大會通知各屬選舉人員訂某月日至省等語今雖

無取銷明文竟爾杳無聲息六也設儲材館煌煌文告四處張布今閱新聞紙各屬人物到省者已不乏人然竟無開設日期諒又作罷七也調查戶口表業頒式樣每戶爲一篇各屬已將表式刊就繕造將畢忽又來文更爲兩戶一篇是雖細事然以通省計之此一變更又有數萬金無謂之糜費矣八也民國元年預算以陽曆正月一號至臘月三十已通行各屬旋復改爲辛亥九月至臘月爲一期壬子正月至四月十五爲一期陽曆六月一號至臘月三十爲一期九也右如稅契等項經臨時政府訂定本省擬章理應取銷似也餘則何所見而定章何所見而頒布何所見而取銷袞袞諸公經綸大業諒不至如里巷兒戲隨事可以任情務請先事審慎再三勿致復蹈前轍一崇尚省約以惜民力也今日之中國財力枯竭至矣盡矣而吾滇尤甚通省各界之人應如何力節無益之費作爲有用之需苟未能各體此意以節流又未能開財之源而徒持積極主義一宴會也必曰西餐一席之費有至銀幣數千百元者一衣服也必曰歐製一襲之費可製華衣十數件者一屋宇也必曰洋式十間之屋可造華屋數十椽者又如一學校也以學生爲主體管理如何改良學科如何完善始可謂之整頓彼堂室等等末焉者也而乃不此之務今年更一管理則曰

某光綫未合也某建築未善也某操場未宜也將前所有者悉改作之明年更一管理則又如前此之云云又將舊所有者悉改作之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又聞省垣近日風會以戲妓兩館爲上中兩社會消遣之所昔孟軻氏有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夫閒暇且不可今則何時乎一般改革新人物諒無俟下走之贅詞矣且即以金錢論其擲之虛牝者又不識幾許矣如其放任而行不爲限制則驕奢淫佚伊於胡底應請妥訂崇簡規約頒布內外以期實行並乞嚴訂罰章以杜破壞一整飭軍紀以奠民居也民納賦以養兵兵受饑以衛民此古今中外之通義近年以來綠營既腐敗不堪巡防亦緩急難恃始仿西法加重餼糈徵練陸軍以前駐榆一標觀之其整齊嚴肅雖未及西人之半然較之其他卒伍則差勝矣光復以來軍人自以有改革之功大都踰越防閑不受約束日流連茶坊酒肆強賒惡買之恒聞藉搜查軍器鴉煙訛索騷擾之特甚甚至駐永城者人民財產則焚掠無遺駐江橋者客商往來則劫殺任意此風傳播於是則駐榆一軍涎垂三尺又適有退伍之信紛紛擾擾一夕數驚蒼洱人民之生命財產其不爲永城之續者實屬萬幸爾時軍人名譽掃地殆盡人之言曰省城光復洵得軍隊之力外府光復反受軍隊

之害若無軍隊則太平無事何至紛擾誠確論也今舊軍業已退伍所招新軍習染未壞應請軍府飭下統兵將領以前車為鑒整飭軍紀嚴加約束無再貽地方之害則軍人名譽藉以恢復而養虎之謠可以不作右列五事實為近今滇省切要之圖而實行約法一條尤為切要中之切要者苟非實行約法則偽共和真專制為民國之民而黑闇如此無寧死之為愈且約法第五十六條云本約法自公布之日施行又袁大總統三月馮號致參議院電有隨時約法既經議決公布自為今日辦事唯一之依據云云此實為取銷軍法實行約法之確證惜滇處天未民智否塞民氣薄弱以故任人不遵法律橫施壓力而仍不敢哀號可悲可憫孰過於此相應具詞請願即乞公決

致友人書

楊炳炎

某某足下前月接讀大函故人如見不勝雀躍閱至菊如棄世轉為慘惻本擬即函復以交卸事冗稽遲良深抱歉近想起居安善為慰炎竊以足下以英俊之姿凌雲之筆自是吾鄉之傑出者當策馬入燕京時跌宕豪雄興采飛烈同鄉固嘗以顯達目之而乃落魄困頓二十年至今猶不免辛勤戎幕何也嗜富貴有前因升沉不可

問足下云假令僕生長大江南北或洛陝中原其困頓當不至此炎竊以爲不然試觀大江南北中原歷來之以庸庸享厚福者曷可勝數至英奇卓犖或終身不遇甚至流離轉徙僦佹而死如徐文長者又豈止一二人哉炎謂假令足下生其地而見其人當亦援以自寬而勿庸抑鬱牢騷之自傷也足下又謂假使家境遭際不如是艱苦拂逆層見迭出則心胸稍闊學問造詣當亦不止此炎更以爲不然蓋嘗論之膏粱文繡庸人一時之頑福忠義文章賢豪千古之事業不值國家之變則忠義不生不極身世之窮則文章不奇炎以爲人生之大患莫患於終身逸樂無困苦以激發志氣此統袴子之所以爲大不幸而孤臣孽子畸士騷人乃能光爭日月氣作山河也孰得孰失奚待言哉以足下詩詞之清亮不蕪倘因窮而益工焉其樂又豈淺鮮也足下前者遺疾刻瘥安否身世多艱凡在友朋孰不傷之然君子愛人以德亦望足下以讀書增道心以淡泊養精神不然以聰明絕俗之資一生爲境地所播弄摧折寧不誤哉寡欲養心養心愈疾足下其勉之炎交卸將竣即可旋歸榆城小住約中秋前可抵省垣把晤匪遙餘俟後叙專復即頌時祺愚兄某某白

致桂百鑄主政書

楊桂清

竊維毀不危身禮經垂爲明訓孝原至性史冊載有芳名故緹縈上書以代父曹娥投江以尋尸古有孝女聿著芳型然非經大筆之闡揚亦終如朽木之漸滅恭惟百鑄仁兄閣下才綜鴻秘學紹鯉庭學部分曹副四海文宗之望花封侍養釀一堂太和之春臨風企慕曷勝頌揚茲敬啓者先父純臣公諱國梁母趙氏生桂清及二舍妹長妹已適人次即乘玉生於光緒甲申年幼即孝謹淑順先父忠厚純和篤好存養之學尤喜談古人嘉言懿行因果報應以化人舍妹稔聞之暇輒讀列女傳女四書自是知古來孝女貞婦之爲人而心竊慕之以清無他兄弟自負笈從師及設帳教讀皆遠館四方疏於定省遂矢志養親守貞不字屢次議婚者至輒拒命泣跪父母牀前至終夜父母強之不可乃聽之辛丑清倖領鄉薦壬寅北上不第癸卯歸里乙巳館士官村距家二十餘里丙午仍舊館正月間清赴館開學二月中旬先父染痢疾篤甚以清遠村教讀恐曠館禁不令通知妹憂之朝夕奉湯藥衣不解帶伺父寢焚香叩天乞以身代而疾卒不減二月十九日亥時夜深人靜妹乃沐浴即家堂焚香禱祝將割肝以愈父病刀自胸下剖開數寸探手至背脊不得肝禱數次卒不可得乃舍之以口嚙左股割塊肉入厨煎湯二碗一進先父一進生母問之當時不

覺痛苦進湯後就寢恍惚若有人撫之創遂漸合既而先父病旋愈月杪舉鄉飲邪  
康強預晏此事妹終不以告人惟小女文英與同寢處稍知之仍受禁而不敢言於  
是遂長齋禮佛尚視愈度三月間創稍發胸腹痛甚既暈絕若有憑者先父及母聞  
之詳詢小女始知其故而清仍不知四月初清由館赴省習師範八月畢業九月歸  
先父染痢疾清日夕侍疾先父嘗囑清曰汝妹乘玉宜從其志俾盡孝全貞言之若  
有隱痛者清叩之乃稍言其故嗣呼小女詢之始得其詳不幸祈禱無靈醫藥罔效  
先父竟於是年十月初十日棄養妹痛哭瀕死欲以身殉諸親眷以母在慰之乃驚  
悟而止今其胸下創痕長三寸有餘左股創痕長二寸有餘至親詢之終羞澀不言  
強詢之以爲父命不延皆女誠心不至引以爲至痛云此事毀身救親行出至愚稗  
官傳記間亦有之事屬人情所難例爲旌典所不及然清以家貧親老友教四方不  
獲晨昏定省親疾不知又不獲躬侍湯藥而割肝割股之事乃出之一弱妹撫衷何  
以自安而家庭有此瑋異之行幸遇大君子蓄道德而能文章尙秘之而不求一言  
以紀實亦非所以盡爲子爲兄之道用是不揣冒昧謹具事由敬懇揮毫叙爲傳略  
綠窗小節敢扳吏部文章黃絹妙辭快觀中郎著作志乘有光心銘無既桂清頓首





書牘類七

上熊總理第二書

席聘臣

北京國務院熊總理鈞鑒頃讀政府大政方針宣言規模宏遠策畫周詳敬佩無已獨慮行政區域太大不能統一廢省制設州尹破壞崩離與二次革命無異革命一次民已不堪尙堪二次革命乎今之主張廢省設州者多就廢省設州之利益立言於廢省設州之弊害曾不一顧聘臣心所謂險不敢不言今將愚管慮及者畧舉數端仰塵清聽中國地面寫關交通梗阻地方觀念發達異恒光復以還省界尤極斷斷今破除省制分爲數州竊恐此界彼疆益助長其部落之思想可慮一革命以後全國財政雖未統一而一省財政又未嘗不統一今一省析爲數州則財賦之區將截欸以供揮霍貧瘠之地又何術以資度支山西河東鹽欸之爭即其殷鑒可慮二中國幅員太廣地方官制不能不於各縣之上再設一監督機關以省爲監督機關則機關簡單用人少而經費亦寡今一省析爲數州州設諸司分曹佐治縣如州制又設諸科則一省政費所需較之今日勢必驟增數倍全國計算勢必驟增數十倍

此項經費非呼籲於政府必搜括於人民羅掘既空勢成瓦解可慮三省會服務人員全國不下數百萬其間智勇材辯豈乏其人省制一旦取消數百萬人一朝失職勢必隴山輟耕東門倚嘯指天畫地大亂以生可慮四省會之官衙局所學校公司等偉大建築皆數百年積累而成一旦廢省則從前費數十百萬金錢艱難辛苦以構造之者頓成無用之長物而各州草創伊始又不能不另行籌款從事興修棄舊則可惜修新則糜費可慮五省會之電燈電話自來水公園馬路皆合全省財力以經營之省制既廢則此項文明設備勢難以一州之力始終維持從前所耗之金錢一旦歸諸泡影可慮六省制既廢則前日聚居於省會者勢必散而之各州一供給需要之原則推之則省會之田地房產其價格必生非常之低落省會人民之損失全國不下數億小康之家頓成貧民社會秩序因以大亂可慮七一經廢省則省會商務不能不遷徙於各州省會商家所存儲之商品除折價銷售而外更無他法推其結果則金融恐慌商家倒閉全國破產即在眼前可慮八就以上種種可慮觀之則廢省設州談何容易倘不審慎從事其弊害曷可勝言夫今日主張廢省設州者命曰省沿前清稽察內治財政自爲風氣難收統一之效一也省之區域遼闊官吏

之指揮監督不能迅速敏活二也殊不知全國之統一與否不在地方區域之大小而在政府權力之強弱中央政府之權力果其積弱不振則一省可以反抗一州又未嘗不敢反抗中央政府果挾有偉大之權力抱有強固之決心則統一全國原自易易湖口倡亂以前各省都督極稱跋扈然中央一令免官則雖梟悍如李某頑強如胡某亦不能不勉就範圍掛冠遠徙況今日海內大亂次第削平東南半壁咸遵聲教欲求內治財政之統一視中央政府之爲不爲而不必慮其能不能也乃觀今日中央政府對於各省長官總總焉惴惴焉尊之如神明奉之如驕子因循敷衍不敢稍拂其意則內治財政之不統一亦固其宜譬如富豪之家坐擁廣大之田畝佃人耕種歲收租穀年終偶不得租彼富人者並不行使權利嚴加催促俾其如數完納惟召集家人婦子日夕討論擬將所有田畝分爲數區另招佃戶庸知所有者庸懦無能則雖千分其田畝百易其佃戶恐不完納如故耳中央對於各省棄其固有之統治權不知行使惟日以區域廣大爲慮何以異是夫國家之統治權善用之則鞭撻六合而有餘不善用之則指揮一邑而不足世界領土最廣者莫過於英全國面積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六平方哩較中國之四百三十七萬六

千四百平方哩者已多三倍乃觀英人設官加拿大則設總督以統治之澳洲則設總督以統治之印度則設總督以統治之未聞加澳印三殖民地以區域廣大之故其內治財政不受英政府之統治也中國二十二行省比諸英國已覺狹小况聚處亞洲並未散居海外統治管理未見甚難設並此而不能統一之適足見政府之無能力而已光復以後日人之野心家如大隈有賀諸人對於中國留學生咸謂中國版圖太大恐難統治不如放棄各藩屬專心整頓本部之爲愈中國人聞之多憤其言之無禮乃今者日人之言不幸而中中共政府果以各省區域太大不能統一爲慮何恠乎日人之放言無忌何責乎外蒙西藏之背我獨立也至謂省之區域遼闊官吏之指揮監督不能迅速敏活亦非完全之理由夫指揮監督之迅速與否敏活與否以交通機關之完備與否爲斷果其交通機關毫未發達則雖一縣之小指揮監督亦覺甚難果其水有汽船陸有鐵路電綫橫若蛛網郵局密如繁星則雖一國之大指揮監督亦覺甚易今者各省鐵路次第興修南北則有京奉京張京漢粵漢津浦各路東西則有正太滬寧蘇杭甬鐵路其他如隴秦豫海鐵路浦信鐵路刻皆息借外債尅日興工二三年後南北東西當無隔閡之懼况中國有揚子江巨流橫

跨千餘里中外火輪往來如織東西交通無虞梗阻雖西南如黔桂西北如陝甘交通稍覺不便然於郵電兩項力求進步則行政上之指揮監督亦不難日進於迅速敏活况黔桂陝甘僅居全國中少數更不能以少數之不便而起全國中多數之紛更又况指揮監督以地方長官之賢否爲斷地方之長官果賢始有指揮監督之可言否則彼將舉指揮監督之職權而亦放棄之遑論迅速敏活乎執此以觀則省制州制於指揮監督之迅速敏活與否初無重大之關係彼據此以爲廢省之理由者可以廢然返矣憶自武漢起義以來中國廿餘省大半城郭邱墟瘡痍滿目人民所受之損失有逾恒沙今之執政者自當以生財節用息事安民爲上策譬如有人焉大病之後百體皆虛爲醫生者告之以休息加之以調護則病軀或有復元之望設庸醫不察乃令新愈之身犯冰雪履崎嶇負百斤而奔百里匪惟病人不堪必起而反對之也即病人迷信醫言勉強就道竊恐行不數里喘汗作而大命傾矣故廢省設州事體重大推行之先不可不詳細研究設中央政府酷慕歐西之治以地小民寡爲最善宜先就直隸一省畫爲數州以試驗其治理之成績果其成績優良則推之全國可也果其弊害叢生則取消廢省設州之議可也乃或掉之以輕心出之以

武斷舉數百年相沿之省制一朝廢棄之舉毫無把握之州制一旦實施之吾恐州制之美利未收海內之大亂已起政府紛擾之罪固無可辭全國人民之痛苦豈忍言哉新莽師禹貢分天下爲九州卒使人民流離盜賊蜂起隗囂斥爲逆地之大罪執政者當知所警矣

上劉景韓中丞言兵事書

楊觀東

頃聞三門灣事意人強索不遂用兵迫脅電旨決計於戰以張國威中丞臨制閩外遣將籌策焦勞實甚覲猥荷青垂有日弗敢以越俎之嫌自安緘默謹貢愚計唯中丞俯覽焉請先言敵情茲有偵探某自三門灣歸者據言意僅停有兵輪一艘現已開往吳淞竊料意人此舉不過襲去年冬法人故智未必果於戰也當法人之索我四明公所及十六浦等地也曾以兵輪二艘進泊下關連日測量水勢並貫注鎗炮彈藥而聲稱必戰矣迨劉峴帥檄調長江水師將領授以戰守之策堤防日加嚴法人見我軍屹然不動未可恫嚇又恐阻長江商務於是停輪兩月而去今意大利越人之境而遠來犯我亦虛張聲勢藉以要挾耳然防之則不得不力焉案浙省長江既在境外浙西之壤無以自固浙東之險亦不足恃錢塘江之水波濤浩瀚雖可扼

要然祇爲境內自守之地不足爲邊陲禦侮衢州之常山水陸交衝溫州之秦順平陽處州之龍泉慶元山谷深阻似亦可以扼要矣然不過控馭江西福建之資無與於中原之形勢計其全局一旦用兵必北守太湖東防大海而後可今意人以三門灣與我爲難則挾全力以防大海夫人而知之矣唯是寧溫台諸郡皆濱海而居如沿海而設防焉則力薄而不能繼查三門灣海面介寧台兩府之間以車澳港爲界東隸寧之象山縣西隸台之寧海縣設防以健跳石浦南田爲扼要而定海一縣屹立中海爲四明屏蔽明季倭屢犯境民無子遺尤戰爭屯聚之區也爲今之計莫如屯戰艦於健跳定海兩處健跳遏之於近洋定海以通洋面之呼吸更以重兵嚴守石浦南田諸隘遏之使不得進岸其台州海門象山寧海復分兵以駐之以健跳石浦南田爲前茅定海爲中權寧波爲後勁溫台海門象山寧海等處爲左右翼以陸軍接應水師以水師遙顧陸軍聯絡一氣自爲起伏主客之勢成斯勞佚之效著孫子曰不知山林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道者不能得地利鎮海一面吳副將杰久於其地威望素著足資捍衛前雲南鹽法道鍾厚堂觀察機警有智略李慶堂軍門鄉丈驍勇敢戰聞皆徵調來甯在中丞決勝千里自早有成算觀無官守之責



於軍國大事例不應涉愚以爲天子憂在四夷中丞指揮三軍動策萬全賢者宜各奮其材力則國威可振而外侮可禦也芻蕘之獻唯冀采擇幸甚

再上劉景韓中丞言兵事書

楊觀東

昨晉杭垣親炙慈暉瞻潞國公之精神天錫難老私衷忻慰距躍三百祇承垂詢各節彌欽好同察言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觀八月十日到石浦與慶堂鄉丈咨籌一是務以振刷精神整頓部曲求副大中丞委任不疑與憂國防患至意案三門灣距石浦三十里許登高憑眺形勢瞭然石浦倚山面水地甚狹隘且石多於土掘地製營之法均不能用惟已就船艘必由之處扼要添修砲臺三座其一爲石浦之西山高可二丈方三丈許踞山之巔壁立千仞棧道明礮具焉其西南爲葛杞山距南田可六里又其南爲南匯山與銅瓦門老東門逼近俱據巔創設砲臺以成鼎足之勢營規則隨時操練每哨派有巡丁晝夜嚴查並由兼帶之中營派差弁二名互爲巡邏兵民相安地方便之其部下員弁左營管帶黎天才英銳猛鷲敢於戰鬥唯武人多不矜細行大葉粗枝未可律以繩墨次則副中營管帶李廷才貌近木訥膽實勇悍亦敢戰之士也大抵趨避太熟專工酬應者不可授以兵事而自來衝鋒

破敵奉旗斬將半屬不深世故之人至出虛伐謀料敵制勝又必任諸智略權變之材雖然奇才不世出其用之也亦與尋常異昔漢高之於樊噲每勝增其爵級其子韓信一見即拜大將其故安在資格之說所以待中人而國士不受其縛束也我朝同治初年沈文肅李傅相皆以道員擢爲巡撫左文襄則以舉人部員賞三品卿督辦軍務劉霞軒且以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陝西巡撫用能各展其材力克佐中興詎才盛於昔而今獨乏哉在用與不用也嚮使沈李諸公不遇毅皇帝其成功必不若是速且鉅左劉兩公亦老死荒邱終身一草茅寒賤而已矣謂人曰我能經邦我善兵事聽者將掩口胡盧非笑之不暇而誰信之中丞專閫馭外進退人才實操其柄升之則在青雲之上沉之則在黃泉之下願於此垂意焉觀觀石浦阻山而與水逼守地也非戰地也然敵人登岸亦未易獲利山險峻陡絕其後多邱壑利伏兵以待也定海屹立海中四面受敵利水戰而不利陸守禦之難實百倍於鎮海何者鎮海砲台林立堅利可用又虎踞輪船往來之咽喉一夫當關萬夫難入也鎮海守甯波不守而守矣其溫台兩府足跡未嘗經目力未嘗逮弗敢以故紙陳篇道聽塗說之言進頃見張香帥密電言法在粵德在齊與意密議共圖舉動是說也雖不敢

盡信爲實然前事已有明鑑矣津門戊午之事發端於英軋牽三國而來者懼三國之議其後也庚申之事得當即已者亦懼俄米之議其後也今意大利越人之境而遠來犯我其初意不過虛聲恫嚇聊試要挾云爾旣而我皇上赫然震怒詔政府嚴拒不許中丞遣將集兵星列棋布防禦周匝彼前進則恐失利直罷其事又貽笑於泰西諸邦積日累月游移鮮據於是牽他國以厚其力而腹心之患亦藉以潛消夷情狡逞所聞與法德合謀云云究不可無備也若專就意言向固道其無能爲矣要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浙省兵力薄弱即以陸戰非集精兵萬人不可若統籌全局則又非熟商福建船政大臣置戰艦於海上不可奚以言其然也陸兵畫地爲守勢難遙顧船則往來遊弋可彼此互應也使當日者創兵輪數艘雄峙於海上意釁之啓又何至紛紛招募糜國家百萬之餉敵已遠去我猶疲於戍守不敢離海邊一步哉每念時艱良滋浩嘆玉泉三叔自杭來敬詢起居並譚中丞於意事極意經營因就管窺所及獻愚者千慮之一得七月以來同鄉偏裨員弁自河南累足駢肩聞風而來者指不勝屈石浦人浮於事位置綦難問其人滇中回逆之亂與越南之役類皆身經戰陣險冒矢石竊以爲

意戰果成此種屠狗輩因其窮蹙而用之較坐擁厚賞者當更得力也抱病強起肅  
泐詞多荒誕字尤不莊尙從待命無任主臣

與某軍門書

楊觀東

頃在寧聞執事求退甚切未得其情病中強起詢幼卿直刺始喻辭差之意在畏某  
公之復來吁此計左矣夫執事之所畏於某者以前之多方挑剔也人謂兵額不足  
吾足吾兵額以待之營規不肅吾肅吾營規以待之軍裝不整訓練不勤吾整吾軍  
裝勤吾訓練以待之人嚙其口而在我無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既無懈之可擊就  
令天子親臨細柳之營亦森嚴而少顧忌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物必先腐也而後  
蟲生之人必先自歎也而後風行草動皆覺其可畏吾兵額營規軍裝訓練果不足  
不肅不整不勤耶是負上官委任也人即不言而於職已忝吾兵額營規軍裝訓練  
果足且肅整且勤耶又何畏乎某某今執事侍從之言曰將辭此以求統省垣之營  
耳咳誰爲畫此策而誤乃公事者何也某固督辦全省軍務者也畏其復來而辭差  
然則得差於省垣獨不畏其耳目之尤近乎何明察秋毫而不見與薪也况乎景帥  
於執事與某上下其議者數矣當是之時執事不思盡忠竭力以報景帥者報國家

其何以塞誹謗者之口而樹滇軍之幟也計不出此而沾沾規避以自全是嚮所聞兵額不足云云者於此幾疑爲不認威聲頓失自命安在執事勇者也勇者不懼而竟懼焉者是必有二三小夫作弄之以速觀下場耳雖然君子之仕也知其不可而退辭官以歸田執事固自有說矣然上有信任不疑之景帥時未嘗不可也幸當前敵而功名不立對滇中之父老能無愧乎儻辭是別有他圖也萬一更有某某者出而與之爲難又將悵悵其何之天下事但求在己患得患失甚非君子之所爲願執事熟籌之

致李厚安庶常言學務兵事書

陳文翰

地球各國之戰爭野蠻時代以兵文明時代以農工商而農工商戰所由勝敗則恒視學術之發達與否爲正比例吾滇利源素少開通近來卮漏又日益加大中等社會以下均皇皇於生計問題不急爲謀生活源泉我所本有已不足給求養欲外人復百出其手段以吸吾精髓不待十年外界雖無一鏃之加而吾滇已成待死之象是今日根本之解決斷非振興實業不爲功承示滇中絲業萌芽之盛甚幸若能擴充此點次及於茶次及於森林牧畜旁及於煤鐵鑛山諸業五年之後必有可觀新

大陸以農業立國其勢力所澎脹且及於東半球吾鄉從此力振農業再多派學生學工業專科以興起一切實業既有所恃以爲生活復有所抵制以塞尾閭之洩瀆事其可望有轉機乎雖然兵備亦不可不同時注意聞之云兵有屬於形式上者有屬於精神上者屬於形式上者如增砲台修營壘練師團等是屬於精神上者新學界謂之兵魂日本謂之大和魂又謂之武士道即所稱尙武之精神是也形式上之兵不必急而精神上之兵不可緩文翰此來以考察小學教育爲義務於此邦小學校教法稍有所參觀查日本小學約分三級一幼稚園一尋常小學校一高等小學兒童四歲入幼稚園二年而入尋常小學校四年畢業此四年謂之強迫教育無論何人皆須就學十歲而入高等小學校亦四年畢業亦有少至一一年者

苟有高難就學理由可不入此

即生

此十年間每一來復功課中必有體操三四時音樂三四時其教體操強半皆

兵式雖不令手軍械而隊法步法進退縱橫法莫不嚴如軍令無少參錯其教音樂皆教師以手按風琴令兒童和之以歌其歌多係軍歌如吾國從軍樂塞上曲等自餘或叙本國風土人物之美以養成其愛國思想或叙各國種族之殊以養成其禦外性質其他種類不一要皆以養成兒童活潑勇敢之氣爲主每遇休息日教師率

兒童旅行郊外按隊徐行左右轉折皆如所令嘗當課餘之暇散步村落斜陽綠樹間三三五五按節行歌音瞭以壯佇聽逾時令人遐然有與韓彭輩競鞭爭先之想聲音之感人深入腦髓况漸漬之於最初之時訓練之以最長之日哉此邦兒童別有一種勃勃生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十二歲後入中學其教法視小學不無更動而禮操音樂仍列爲一科二十歲後非在學及游歷者悉編入軍隊隸陸軍者入聯隊日練習種種戰術隸海軍者擇性所近各習一門爲豫備海戰之用年四十乃免故日本人自四歲至四十歲三十餘年間無日不在軍國民教育陶鑄之中無貴無賤皆具有軍人資格一旦有與他國戰爭事父母勸其子妻勉其夫皆以戰死相勗

日本人被調爲兵者皆勒作鼓舞親友送之行則贈以旗書曰祈戰死

敗歸者婦孺不齒之國民一般風氣如此此所以十年來

兩勝大國區區三島旭旗且雄飛於太平洋也日本人嘗自謂死盡太和民族方許他族主此土否則三神山一寸土皆日本人所以死守之者此雖由其土地有限更無可退步處其實皆愛國之思想與軍國民之精神有以鑄成完全無缺之國魂故也今日吾國各行省幾無不在列強勢力範圍圈中而不即瓜分者非有所不足也強硬手段瓜分不若平和瓜分之滅人於不覺也色勒特族在吾滇之野心日有

迫不及待之勢徒以鐵路工程未竣故其作用尚未一一暴著耳將來此役告成則其汽笛聲所至之處即其勢力圈所及之處始則接通商之約以吸吾脂髓繼則借保路之名以集其兵力待其勢既足以扼吾吭而制吾死命然後乃一變而為干涉主義再變而為鉗制主義至是則雖欲稍稍整理實業苟毫末不利於彼彼且出而阻撓之况欲修兵備以圖抵拒哉聞之十九二十世紀之世界種族競爭最烈之世界也有限之六大陸既不能任各色人種之繁殖而不為之裁制造化小兒乃出其最神妙不可思議之手段促起種族競爭之風潮使血戰於天演界中俟其優劣既決然後因物競以行天擇初非有所偏護於何種族也至於今日紅黑棕三色人種將盡入於天演淘汰之旋渦中矣人種存亡之競爭點只介於黃白二色人間耳彼優勝則我劣敗即彼生存而我滅亡西人嘗謂地球上將來必不許二色人種混處聞之汗下實則天演公例必不可逃也德相畢士麻克曰天下所恃者非公法黑鐵耳赤血耳蓋處有強權無公理之時代捨此更無保種之策也就吾鄉目前情勢而言財政問題寔切於兵而陸軍預備似亦宜漸次擴充滇中雖派陸軍十數人而將卒畢業回國為用亦甚有限燕見以為將來所派出洋學生於種種實業外每年應



增派陸軍學生十數人逐次畢業回國即逐次增辦陸軍學堂五六年後每年可得陸軍教員十數人不及十年可得陸軍畢業生數千此等學生皆具有普通學識使充兵官必遠勝於舊時各營管帶更於小學以下一切學校皆仿日本教法寓尚武之精神於種種學科中使一般人民皆具有軍人資格其畢業家居者仿民團法令諸士官逐州縣以時訓練之使不至因積久而生疲玩如是則無人不兵即無兵不出於學無事則各執其業不至有野蠻暴動之虞萬一英法相見雖不敢信其必能抵抗然愛國之思想果彌綸於三迤苟不死盡國民未見其遽能印度我波蘭我也

敬告全滇父老繳款贖路意見書

梁嘉珍

余號呼於衆曰滇事亟滇事亟不急謀自救滇將非吾中國所有人必不信非惟不信抑且不知蓋吾滇僻處邊徼為內地屏障祇以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以致聲援隔絕一任英窺法佔而內地各省若無聞焉政府則向以英法互忌為得計今英法協約已成英築滇緬法築滇越近更加工趕築嗟嗟路成而滇亡矣夫內地各省以形勢論與吾滇有蜜切關係其亡則吾滇亦亡其存則吾滇亦存陰受屏藩之福而不知則無怪其熟賭不聞吾鄉父老兄弟則生斯長斯宜如何奔走號泣共謀自救者也何亦寐寐無聞則

大可怪也列國之以商權路權為滅國要法久矣路綫所及之地即兵商兩權所及之點彼所謂勢力範圍者此也今法之築路其虐待工人及附近居民我父老兄弟所親見親嘗者胡不自救耶或曰己奏設滇蜀贛越鐵路公司矣如無款何或曰聞集款已將千萬矣奈無人何索謂此二大問題皆非吾滇目下所急蓋款雖難籌可公推聲望素著者親歷南洋群島華僑內而各省士商或附股或息借事當有濟人則選聰明子弟留學比美鐵路專科則才不可勝用吾所謂目前之急為一刻千金萬不可緩者則贖回滇越一路也此為吾全滇生命直絕所關之絕大幸福亦全國間接所關之絕大影響也若不及早利用此時機同謀挽救否則機會一失御電莫追是宜朝野一心全國一致以赴之今敢請我父老兄弟一面選舉代表至外郵兩部與法使議贖路價一面催繳已認各股以作贖路之資若吾能贖此路則滇緬一路英必讓步亦可廢約自築故不妨移滇蜀贛越路股救此眉急也鄙人少小離家壯遊各省茲旅浙八年目覩浙人集款辦路其熱心毅力直可為吾鄉好模型撮拾一二貢獻於吾父老兄弟之前以便採擇而效法之夫浙之廢蘇杭甬路約而自辦也始由學界倡議各府商學界響應之相繼演說遍佈傳單於是人之挽回利權心

風起水湧澎脹遂達極點先集優先股六百萬元雖婦孺亦節廉費以購股經營只一年現第一段江干湖壘幹路四十里已於今年七月開車載貨塔客行李稱便第二段嘉湖綫路基已築至嘉興不久鋪軌便通蘇州矣現又測築紹興甯波一段自工程師以至各工無一外人材料除汽機外均購本國者其保公益心可敬也英人挾外部勢力強公司以借款各府縣村鎮開拒款會千餘起認股二千萬小學堂學生至減膳金以入股乞馬頭亦認十股娼妓亦集會演說認購巨股其愛鄉心較吾父老兄弟何如故欲免吾全澳萬世奴隸牛馬非無術也愚畏難苟安而不力行耳吾父老兄弟其勉旃倘熟耆而速行之全澳幸甚全國幸甚

致峨生五弟書

陳國璜

人當優游暇豫之時與其徵逐酬應從表面上用功不如珍重此最可寶貴之光陰汲汲看書以取益宜乘此時速購呻吟語曾文正公家書勤勤披閱以收砥礪身心之效又如閱微草堂筆記及東萊博義等書皆確有見道之言可作格言觀並可作國文讀於以上諸書勤求有得後宜再取曾文正胡文忠等諸巨公全集留心探討則道德文章總齊皆在予是幸而得位乘時措施始有把握不幸命運終窮亦卓然

為一品節詳明德性堅定事理通達心氣和平之儒者在行己立身上我已加人一  
等彼儻來之富貴不過過眼浮雲原無足加揭於我毫末也乎心論之當今世變亟  
矣需才亦孔殷矣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如米確有真才則隨時隨地皆可如囊  
錐之脫穎反是而急求進取無論不能得也即幸有所得亦無本之水澗可立待欲  
求錯節蟠根以見利器益受受乎難之此外如欲馳騁詞筆以備記室之需報館之  
用則宜取才子文像之專集閱之如侯方域姚姬傳尤西堂袁子才諸人之著作分  
別瀏覽縱觀以植根柢而又參以新思時事以應潮流亦一致力之道以上所叙不  
過就個人之境遇及現時所需要者而言若欲為根本之造就則科學宜習專門即  
今自修國學亦宜精研經史及左國班馬諸書然執此以繩饑驅奔走偷閑求學之  
人則迂遠而不切於情事故不敢閉目高語也又朋友為五倫之一人非朋友不惟  
學問無所取資即事業亦無所相助是在我之知所取益耳論語言見賢急齊見不  
賢而內自省夫學言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此四語最有理趣急宜體玩庶人於  
所相善之人而能知其人之劣點所在於所不相善之人而能知其人之優點所在  
則辨別是非已有分曉而又能見人之賢冀己亦有是善見人之不賢恐己亦有是

怠則時時警惕德業日進而不自知矣如遇有道德學問之老成人尤宜隨時親近之晤對之下自覺妄念都消獲益殊非淺鮮也

卷金謹菴書

袁丕鈞

古文雖大小篆之分自來論者眾矣推其原則在於不能以作書之筆辨之而已自秦以前書多於竹木故用鈍自秦以後書多於縑素故用筆以鈍書者著漆塗之故其形中麤而外細在古人目相習焉初未嘗以其形為似蝌蚪也晉太康元年汲郡氏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始有蝌蚪之名蓋自漢以後習隸已久古人字形知者已鮮遽爾見之謂之曰蝌蚪文緣當時之見如此非於古文大小篆之外別有所謂蝌蚪文也梅賾既作偽古文又偽託其序於孔安國故尚書序中因之有蝌蚪書廢已久之言賾惑於當時俗見習焉不覺而不圖遂為後世攻擊之一隙也自孔穎

古文作正義而後朱子始疑其文不類由漢魏晉書古文疏証出而其偽愈著後王羲之史籀大篆既與古文或異曰蝌蚪文乃晉人里語而孔安國故尚書乃有蝌蚪文字之稱其為偽同顯然可見

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則知孔安國壁中所得之書亦古文耳尚書本百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於二十九篇之外得多十六篇蓋自篆恬造筆筆之用既廣即以筆書古文亦不復成中粗外細之形漢沿秦後相習已非一日雖有篆文其貌已與鈍書

者宜

春因官獄多事又古詩書得書有收碑非以毛筆書之不能就以是知當時用毛筆之廣也衛恒言八分起於秦漢懷

雖謂八分從大篆出辨而如疾工謂隸書為官司刑獄用之隸而小篆以此推之則八分者多於隸即當時以毛筆

所書之文也毛筆書於石出碑而漢隸書盛行亦因毛筆盛行之故也蔡邕始鑿石乃作八分蓋亦以毛筆書之故不

能為三代之古文字必既曰漢古何不直書古篆乎自來論者於秦之八分與蔡邕所復之八分多不能辨所皆不解以毛筆

書之故孔安國之不能盡識壁中書與晉初人之不識汲冢書其理一也孔安國能

以今文讀壁中書與荀勗之能識汲冢書其理亦一也若夫許書所載之古籀本以

毛筆模倣其形自與鍾書者質同而形異孔安國當代大師焉有不知之理若謂初

學皆知許書古籀則薛<sub>切</sub>郭<sub>忠</sub>之所載莊<sub>存</sub>阮<sub>元</sub>吳<sub>大</sub>孫<sub>詒</sub>之所考亦可謂夫人而知

之乎又况古人文法語簡而意深書之所載又多故訓太史公問故於孔安國而史

記五帝本紀所載如象工皆與即尚書之庶績咸熙合和萬國即尚書之協和萬邦

其訓故一依乎爾雅其文之難在當時已可想見豈得以今人童馬習之遂謂之易

假令果易則太史公何不竟采其文而必期期以易其字乎總而言之文字之變遷

有古易而今難亦有古難而今易是在其所學之如何耳阮伯元謂閣帖晉人尺牘

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啓事彼此何以能識研經室三集北碑南帖論此則知與不知

一因其時不特古籀有不易識即今隸亦有不易識者矣

與李星槎書

袁不鈞

星槎足下承示楊林兩隱君合稿披閱既竟已將詩畧及拾遺所未登者登入雜誌足下留心故鄉文獻將事之勤人所應佩惟有為足下商酌者數事茲略陳之於左馬別集之行蓋始於漢魏之際後人採前人之文而為之如建安七子其既沒後魏文帝錄其佚文因謂之集而隋書經籍志亦謂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馬名之為集是也自晉以降陸機陸雲始自為集

三國時吳錄自錄所著賦詩及雜著十首銘曰此我此亦本人為集之始但不

名集

耳梁世王筠則一官一集近人則凡號曰集者無不自本人為之其於採集古人著作或反不稱之曰集而稱之曰遺稿遺集此實名不正而言不順也尋是則足下所輯蘭胃兩君文正當正其名曰楊林兩隱君集而不當名之曰合稿耳枕上詩成書

不勝七絕一首據詩畧載為蘭廷瑞詩

足下以為正庵之集不若此詩畧小序似亦若若其說 今收齊列朝詩集亦同云

中人出楊用修集拾遺不悟詩畧已載又復採錄已為重複

惟題目作書及一作各夜百句此上二字作重耳 而又

誤屬正庵之詩竊謂用修去正庵甚近所見當較今世為確足下今此所輯亦毋寧

從用修耳又正庵元壺集自通志謂其近於二世之說疑非正庵所作真詩拾遺雖

從其說而仍存其文竊謂宋明儒者本多雜通二世之學朱子自謂少日弱於釋氏

戴東原書列辨王陽明之學凡三變亦出入於佛老者久之

見卷六

可云志非宋明儒者之

說耶明季漢中文人如李中谿集中其雜釋氏之言尤衆又皆可悉委之後人所僞託乎蓋通志及拾遺之說本皆無以自立者也足下既集兩隱君集也竊謂元壺集不宜獨遺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耳

徵賜諭忠愍侍御趙公詩啓

張漢

趙鎮所先生勝國遺忠吾鄉宿望衆文星於丁卯得雋名科殄明祚於甲申不忘故主龍泉奏最計翦白蓮之妖烏府騰聲直引青蒲之諫旁搜信史常想孤貞綽有賢能之聲久入忠良之傳効三百年養士之報致命不殊同十九人殉國之心易名獨缺特允台臣之奏乃蒙聖主之恩於是遵彼城西重書碣石拜諸墓下更展堂封謝疊山絕粒之區捐生此閭愍忠寺招魂之地瘞骨茲邱嗟乎西門豹之卜阡合依田豫梁伯鸞之宅兆應比要離彼尙有擇以成隣此乃無心而得類龍拔韝以偕去何求身後隆稱驥附尾以尤章且說生前軼事喜托青雲之士重增白日之光聲施至今爛焉神往於茲久矣天水賴表忠之記積恨曾消

趙吉士繼表忠記謂殉難二十人俱得益獨公無人誌請爲之惋惜

文山傳正

氣之歌同聲則應論每百年而定諡以兩字爲真頃奉玉音還揮金管讀展書以照顏色恍如劍起虹光史載筆以誦清芬不事香熏篤禱請共揚我朝之盛德榮生華



貧之褒乞泝寫前輩之流風辱惠錦囊之句

約五華同研籛金送谷西阿夫子靈輿歸里啓

張鵬昇

西阿夫子品重圭璋心清冰雪壯遊三島觀四庫之寶書歸講五華馨一山之桂樹  
程明道之居汝穎四座春風朱晦翁之在建陽南州闕里凡執經而講藝恒論秀以  
書升登賢書者盛於癸卯丙午之年成進士者迄於辛酉壬戌而後人皆砥節以伯  
起爲宗師士盡明經奉康成之通德其造就也廣矣逮夫子重遊京雒泮歷台垣傳  
諫議之清聲有師儒之矩矱白雲亭畔終老一官綠楊城邊遠游千里名曰作客向  
梅花嶺以卜居賢主留賓開孝廉堂而課士問字萃大江之彥鈔詩集歷代之儒信  
古傳今斯無愧焉無何梁木蚤摧文星夜掩箕騎天上遺百年玉檢之書鶴化揚州  
隔萬里蒼山之路藐孤泣血寡髮椎心可哀也夫茲擬於本年秋師母率世兄扶夫  
子櫬自維揚回滇安葬凡我五華同人教澤均沾光風久被或臺省簪筆或郡縣分  
符昔共分藜火之輝今勿吝麥舟之助庶令威早返焉知故里之非溫序遄歸不至  
殘魂之餒謹啓

覆吳制軍書

黃琮

辱荷賜書示以欽奉聖諭達變通權而以安民息事爲務並令勸導百姓等語申明利害指示機宜如聞辰鐘如聽仙樂焚香與禮盥誦迴環仰見大人德教及人公忠體國遠紹屯田充國振旅而歸近擬渡瀘武侯攻心爲上籌億萬姓安全之勝算握千百載保艾之宏謨愧涕交縈欽佩曷極敝省不造屢遭連災在漢民則謂回逞其兇在回民則謂漢激其變將明曲直幾爲漢儒之解經欲辨是非有似明臣之議禮人持一說聚訟不休凡係漢民處嫌疑復何置喙惟是身家之念漢民獨深正賦之供漢民獨急顧此失彼晝夜跋前以致墟里生烟流亡殆盡今所存者省城中僅數百戶其餘各州縣城內蓋僅有存者漢民之零落若斯誠有如來諭所云省城圍練號六十萬今竟安在之說乃尙不度德不量力不思引頸受戮妄集團練苟延殘喘又復誦天誦教重煩兵力大類赤子呱呱雖家無晨炊尙思待哺亦可笑亦可憐也琮等或讀禮家食或賦拙居敢云爲善於鄉惟求寡過於己以省城被禍之後奉旨辦團練有命自天欲辭無路力小任重德薄望輕既不能如柳下之閭遠卻吳寇又不能如茅津之役力避秦師委蛇年餘沸騰物議遂若鼂錯不斬必難罷六國之兵岳飛尙存無以堅金人之好積毀銷骨負咎如山茲蒙不棄驚駭加之鞭策自當

祇違台命候委員到日隨同往各處勸諭由親及疎由近及遠但期首俯何憚唇焦幸而獲濟朝廷之恩也大人之功也生民之福也如其不濟仍屬琮等表率乖方化導無術惟有待罪而已夫復何言敢布腹心伏乞鈞鑒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上宋臣灣師書

戴綱孫

綱孫啓睿風別浦愁緒千條夜雨空庭心香一瓣每懷提命無任瞻依臥閣餘閒伏惟萬福綱孫距遠左右兩易弦朔久慙孝先經笥之名漫擁子厚皋比之坐拊心滋疚抗顏爲師惟主人既不怪此粗疎即弟子亦相安於恪謹自非曩尿可就繩約果時日以無荒亦教學之相長也去年承教示以續昏昨奉來書復申前命竊惟夫子以父母師保之心進綱孫於祥覽淵濶之次飲食教誨無已有加獎厲陶淑至深且厚况復閱其失所壽以膠續揆彼今情參諸昔禮不惜勤勤之誨爲開恣恣之愚小子何人尙違斯旨願嘗私悰自返永夜難安恃愛之深請白其志綱孫先大父亦娶宏農先大母二十四而誕先君又越六齡而即世先大父凜高宗孝已之懼奉華元曾子之言箴靜簾垂繩牀經案四十年間如是而已詳釋家乘仰慕先德願說者曰是其已系宗祧無妨行義若乃猶艱似續何祇言情夫宛若曼倩小妻枚舉乘之學

子李家絡秀且誕伯仁阮咸胡婢會生遙集但祇宜男之慶自有護蘇如感燕姑之徵非無蘭夢豈其振振宜爾壹歸卜鳳之妾肅肅宵征不兆祥熊之子斯續娶之未安者一也亡婦之歸綱孫踰八載矣同心地勉式好德音共命艱虞使我心瘳一旦鸞孤而鏡割百年鴛寡以琴摧地北天南魂來歸而黯黯養生娥死恨結久以絲絲况申永世之盟未了他生之願當年比翼雅愛雙飛此日孤根真慙獨活昔尾生抱柱之信固逾中行而在莊叟拍盆之歌亦薄倫理負心非義棄信不祥剩未補之補天有如白水待平填夫恨海請見黃墟猶有鬼神無媿魂魄斯續娶之未安者二也論房室之周旋男女之欲一爾別禮文之同異嫡妾之分嚴焉載考春秋聿昭名義夫秦致成風之襁豈難上匹乎莊王歸仲子之贈奚爲下屬之惠奉神靈之統則澗藻溪蘋乖理義之宜而綠衣黃裳蒸肅恭錡釜妻原以比德而儷於夫而夙夜衾裯妾不能體君而鑿諸子尊父親母式紀常經並妻匹嫡皆由未造我之懷矣取例於茲則又有說者曰若夫具有嫡男良殊衆子此固名之繼室豈蔑元配且子欲辨其名於子之妾也將子亦別其分於子之子歟既爲子也妾者維子可以妾之故而降於妻而爲妾也子者恐子不以妾之故而卑其母也則斯曠舉豈非虛位今夫跋行喙

慧生人者委媿之餘谷下陵高大地者微塵之衆了諸緣於夢幻就住非虛守一念之痴頑無乎不實况既之媿者虛也而妻之繼者實乎等此空名從其彼善斯續娶之未安者三也詩小序之言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好色人之情也淫則性之欲也古今真好色之人其於情也常厚人世多行淫之子其爲好者不篤何者情守已而不遷欲因人而屢變也細在洽陽窈窕無忘寤寐之思逮彼周道艱難始愴二三之德物猶如此舞鏡傷鸞簪若之何遺簪委燕去日多而來日少遂有親疎別時易而見時難况經生死且夫浣紗溪畔不少佳人種玉田中頗饒美婦苟忘情於舊愛已移志於新歡再訪元霜玉乞神仙之杵重圓白月錢賒天帝之鍊豈其句奪春華端資謝女况自神傷夜永久類荀郎是知死亦猶生生而愚那若生而慧生皆有死死於目而未死於心蓋納妾則伉儷之義仍虛而繼妻則夫婦之名已定蠶縛繭以絲長蠟成灰而淚冷斯續娶之未安者四也綢孫生十一載而喪親及十九年而娶婦孤同童遺僅餘一弟之存貧過邴原並少半椽之覆舉伯通之廡不固已齊眉王仲宣之樓頭何能回首此蓋逢外舅姑治比獨深拊卹備至枚術洗馬之婦翁雖非樂廣彭妻參軍之妻父或是韋託推乃赤心加之青眼從來峻賞久難求諸一閱之塵即

此深前已早銘於五中之地方期永永緇我懿親豈意蒼蒼奪吾良偶今若別牽繡幔重下玉臺縱宿草之孤墳猶懷故婦而條桑之舊館已換新人政恐茂族姬姜已無情於蕉萃高門許史誰有意於寒微在生人既已心酸即死者安能目閉斯續娶之未安者五也生原險釁長更畸零自顧薄植敢萌奢望徒荷祖宗之餘慶過蒙師友之誤恩不揣疎慵亟圖報稱庶幾一戰而霸灑耻王官乃復三敗之羞貽譏堂阜鄧仲華封侯之歲已踰五齡潘騎省悼亡之年未及三載墮頽至此尙何言哉去秋反里之餘友人中有談五行家言者嘗謂綱孫刑克頗重如仍續配兩年以內復見死亡又綱孫歎逝而還積憂未減眼枯見骨長畢愁根心死成灰時耽禪定雖曰春秋方盛正復蒲柳先衰似此餘生曠能永日夫由前而論則不時即睹摧敗之傷由後之言則他日不免媼煠之懼然則人之愛女孰不如余而乃委向溝中眎同膜外致令道蘊恨天壤之王郎反教令嫻諫哀傷於徐排揆之人理亦匪達情斯續娶之未安者六也嗟乎宓妃永去羸女難歸絲續命以空纏結同心而不解自緘小啓且謝縫紉試遣悲懷但營齋奠豈假王昌之西舍必諾宋玉於東隣緣乃六事之未安其以一心之獨是白太傅之文采欲替左司李王孫之生平難忘崇讓伏望克全始

志賜宸前言庶使今日空床不爽重泉之誓他年拱樹無違共穴之情甘俛處以終身禱芳緣於再世至云息嗣以待姬人事在緩圖心惟曲鑒用恃恩優之禮敢逃違命之誓干冒尊嚴不勝惶灼綱孫頓首

此道光四年甲申作也其後五年己丑綱孫成進士官水曹先顧南雅師復以續昏事再四諄迫綱孫即持此書呈教先師曰子誤矣子若竟以鄉舉終吾不復強勸子今既官都下子之不能事事吾所知也買妾即能生子能佐子內政邪吾與子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比子其聽吾否則請不必相見矣綱孫曰誠若是如此書之曾梗師命何先師曰昔芷灣先生之得子此書而即中止者亦猶吾前意也子悼亡而不娶且八年吾前此曾勸子邪今使芷灣先生猶在其意亦必與吾同子勿疑綱孫此時重違師命遂負前言今編稿至此書書之心痛不徒於師友之間對之輟頽也道光辛丑十一月八日綱孫記

纂刻郡誌徵事實啓

王佩璋

蓋聞吳越儒雅曾傳斷髮文身荆楚風騷猶配蠻音缺舌蠶叢魚服揚雄與司馬同興桂嶺珠江馮盎共陳元並蒼人金馬碧雞之界人欽忠壯文襄過蒼山洱海之間

家頌敦夫震父地閱歲時而孕異天開文運以呈祥我廣南夙隸沙儂雜居苗獠元  
明之代既乏傳人邊徼之區訖無作者今沐聖朝善莪之化黨庠術序肇其規又蒙  
大吏經籍之頒法令典章宣其教艾男葉女咸知孝弟力田獯子熨丁漸識詩書執  
禮雖名儒碩彥繼起者未之或知而奇節孤行伏處者頗有可採幸逢何太守纂修  
郡誌欲爲我荒陬表鄉賢綜千里之幅員遺逸必備開百年之風氣盛事須傳如  
有菽水承歡繼宗笏祥麟之異棣華式好媿田荆姜被之休慷慨輸財誼篤嫺睦任  
恤匍匐救難情殷水火饑寒其或著節疆場馬革無妨裹體亦有清修環堵猪肝不  
以累人文成繡虎雕龍不求聞達學究瑯函寶笈未免沉淪似此瑰奇允宜記載又  
如鹿車共挽和少君閭掩堪師鴻案齊莊孟德瞻闔儀可則和丸畫荻抑有前徽續  
史聯詩非無桂話青衣待字偏羞賣絹牙郎紅袖什鳩甘忍受笞圭父馳閨閣之令  
譽標欽釧之香名又有射必穿楊力能扛鼎醫卜星象技也通神奴隸庸流心乎慕  
道沙門飛錫而證佛羽客餐霞以登仙倘綴簡篇都光梓里瑋等學慚測繇術愧雕  
蟲供編輯於莎廳敢稱博士殫梓譽於梅閣止類鈔胥所望里閭聞人鄉閩俊士探  
奇訪異俾潛德苦節之畢彰索隱窮幽庶匿跡韜聲之咸顯或裁爲記序或譜入詩



歌無妨文言以道俗情幸勿諛詞而沒實行上請使君抉擇下糾工匠雕鏤此日郡  
邑流傳聊紀一邦文獻他時國家採取自是千載權輿謹啓

大觀樓落成徵詩啓

劉中鶴

目極荆山玉粲有登高之賦情移漢水張衡多懷遠之思置身羣玉峯頭琅函帙啓  
退舍浣花溪畔鏤管聲新彼名勝之來遊自錦章之足繫若夫渙之異境樓號大觀  
湧月臺空王中丞經營伊始水雲鄉遠沐國公別業同新虛堂遙峙於林端紅牆掩  
映傑閣半浮於天際碧瓦參差梁州發此殊觀演會留茲侷勝此固巴陵岳陽之景  
朝暉夕陰南昌滕閣之奇落霞秋水者也以平陂代燔剝復相尋來縣亘之烽烟  
阿房焦土剩迷離之禾黍故國憂心金谷銅駝既曲館高臺之不見津陽沁水惟新  
蒲細柳之猶存滿汀飄墜粉之紅鴛鴦灤冷獨夜咽殘花之紫螞蟻墳空雖有舊遊  
都成昔夢且夫有廢不興未免山川見笑得人而治焉能簡陋相因乃續宏規爰恢  
舊制爲體崇卑之撰積德積刑敢濟仁知之胸樂山樂水經綸木石抽黃扉補袞之  
餘絲丹雘棟榭出白屋耕桑之薄積繼前修於斯土不稱貸以苦民惟心自安斯人  
無累以故四方和會儼崇洛邑之觀庶民子來若有靈臺之樂雲霞飛棟際重修而

宸章閣煥日月當簷經再造而聽瀑樓新且多紺綃縈迴不少清湍漱激峯都峭蒨  
既碧雞金馬之交輝水盡淪漣更青草紅蓮之分派穿渠決溜翠競黏天架壑支峯  
蒼俱拔地嵌此臺榭歷亂丹崖絳嶺之間被以房櫺安排雁子冕雛之側景仰芳蹤  
而步武別開生面以成文乃知畫閣凌空非虛幻海中之市關梁渡遠好斜看天畔  
之槎簷前應白鷺名洲窗外亦青猿有洞付託在耕夫漁父無非此地之主人總管  
則山鳥溪花何異一方之家督相逢野老都許登樓但值高人何妨載酒聊成故事  
敢云來者之無賢大有逸情竊幸故人之知我伏冀披襟岸瀆遇彤管之文人把酒  
凌虛來彩毫之才子弄月吟風之概繡園披雲澄波止水之思沙隄過雨衆山一覽  
豈無東岱杜陵皓月三更不數南樓庾亮關懷蜀道峯挺千尖下視齊州烟橫九點  
編之珠貝千章謝眺之吟遣以瓊瑤滿架徐陵之筆庶幾峯名太華振狂歌而峻嶺  
生光水勢倒流染醉墨而昆池溢譽

致杜鶴泉表兄書

吳志郭

鶴泉表兄同年足下別方不定重繼絳於河梁長無相忘鎮摩娑於漢甕離合之際  
古有同悲况復哀蔡密親范張勝友一日不見采葛將吟千里相思拏舟待訪履綦

方印古落又青座香尚薰狂絮遽白送涼風於天未墮明月於杯中對酒當歌積懷  
成瘴雖然勞燕其跡叩駟其心黃耳不來素忱相照遙想起居曼福動靜多豫焦華  
之瓜感誠而入夢到洽之竹凌寒而並矯鸞噉方新鳳雛將引況山水大好風月無  
量貫虹認米氏之船弄水壓李生之笛即君勝覽緬我舊遊波迎蘭漿縹碧若空山  
擁蓬窗奇青亂落桃探洞口儻遇幽靈正擷沅瀨助其馨逸五溪極目應憐烈士之  
暮年二酉鑄蹤試檢仙人之墜簡紀晷浴鶴汀之軼事討繡梁馬尾之源流不尤風  
雲鬱其壯思江山助其佳句乎弟食字難仙撫塵易邁叅望推移米鹽凌雜笑稽生  
不堪者七殆有百同問叔孫不朽之三將無一得未嘗不睇雲馳遠臨波軫近幸蘭  
滲加餐善簪安櫛飽曹交之粟猶可兩孟然顧歡之松每盡二寸第德非招愁門衰  
鍾恨今春小兒病天舒祺愛子方望黑衣衰師驕兒遽沈黃陌命也如何悲哉恹矣  
弟雖制西河之淚難效東門之達矧此子併命實由庸醫熱深厥深一誤再誤遂致  
穿齷等睢陽之怒時淡悶非右軍之輕病弟痛定咎往憂切追來細繹靈蘭之篇補  
誦長桑之傳嗟乎上池之水莫逢明堂之圖難瞭此雖憤激之所爲殆亦葆生之一  
術也前承渥惠代假多金原期天桃之始華不辱懸藜之返趙豈意數道上之齒宋

竄劍然市主君之義馮生休矣人實負我我敢孤君還賴緩頰以須臾不忘息壤之  
在彼紀綱來湘謹悉一切甚慰甚慰憑信寄聲如龍乍見呼童長跪無鯉可烹心路  
鬱以長馳肩繭因而載結固知臨川政事元澤分勞陸雲書聲士衡迭和然而朱齡  
石龜草八十函貫酸齋日書三萬字表兄方之彼未云捷何難播其蘭訊牖我蓬心  
知己之衷纏毫端以相映故人之面躍紙上而可呼豈僅郇公之體若飛陳遵之牘  
可棄也耶側聞孟冬將棹湘水佇申良覲重拾墜歡拚百罰之深杯奮三尺之長喙  
次公醒而能狂司動言之無罪雲將拊髀河伯釜口更挈創獲擴我恐聞將見思道  
新篇劉松覽而不識王令才進靈鞫何容輕擬致足樂也固所願也心期既重夢憶  
爲勞書不宣意無任主臣